



邪女 VS 歪男

内容简介

“……给他吃点可考因，在他家放点小动物，气跑他女友，散布谣言，说他是同性恋，有 AIDS，还有……因为我心情不好，所以就咒他倒霉一个月，却没想到他合伙人卷款潜逃，害他住贫民窟又出了点小车祸，差点被当成纵火狂……这有什么了不起吗 这个男人好奇怪，我又没整他，只是整他最头痛的老哥，没什么大不了吧！干嘛说要娶我！妈呀！有鬼！”

“谁说撒旦是男人，我一定是疯了，白痴老哥不争气，看来只有我搞定这个坏巫女喽，喂你们别那么崇拜我，我没有牺牲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蝶. 第6辑/琉璃等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1. 4
ISBN7-80607-779-0

I. 花... II. 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420 号

花 蝶 (第六辑)

主 编: 杨 丹

©作 者: 琉 璃 等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帅 云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联系电话: 0756-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64

印 张: 120 字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80607-779-0/I·313

定 价: 180 元(全 40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和联系: 广州市石牌邮局 055 信箱 邮编: 510631

E-mail: hdbook@china.com

花蝶网址: <http://www.pearlbook.com>

1

“哇！有没有搞错！让我鼎鼎大名的上官圣武跟这个小瘪三、二百五住在一起。‘狂徒’乐队是难民收容所吗？这种货色也照单全收。”上官圣武歇斯底里的怒吼道。就算如此，他生气的样子还是帅得没话说。

“你这个三八男，骄傲的死孔雀、自恋狂、神经病。不就是吉它弹得还能入耳吗！就这么自大，看你能嚣张到几时，小心我拔光你的毛，让你再骄傲不起来。”王翔双手叉腰，怒视着上官圣武，没好气的回骂道。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啊，就不能让人省点心？一对大孩子。”

“是啊！一人少说一句就好了嘛，吵什么吵？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对哦！”

在一旁谈天的三个人不得不批评他俩了。实在没办法，在他们的概念中，上官圣武 + 王翔 = 火星撞地

球，如此朝夕相处，不知他俩谁先进医院，有这种朋友真是丢脸。

如果你现在对这几个人很好奇的话，那就容我来介绍一下“狂徒”乐队吧！

“风信”唱片行，“狂徒”的家。

罗倩云：“风信”的老板，同样也是“狂徒”的经纪人、宣传、化妆师、造形师、秘书、清洁工……没办法，穷啊。

主唱：王翔。现年 19 岁，身高 182cm，O 型双鱼座，自称阳光男孩。

鼓手：席慕风。现年 21 岁，身高 180cm，AB 型巨蟹座，曾经做过一个地下乐队的鼓手。

贝斯手：林枫。现年 21 岁，身高 181cm。B 型双子座，家庭不幸，自闭，与席慕风是同班同学。

吉它手：上官圣武。现年 22 岁，身 186cm，A 型狮子座，自恋，开口必骂人。

他们五个人，在一间小型会议室内，等着罗倩云请来的实力人物，一个是专门的经纪人，还有一个是音乐制作人。

“喂，倩云。你到底请动了哪两位大仙，要我们足足等了两个钟头，搞什么飞机，你以为我很闲啊。”上官圣武有些不耐烦的叫了一声。如果是以前，他早掉

头走人了。这次，因为好奇会有什么样的实力人物乐意加入他们，所以才一等再等。可气的是倩云，好像成心与他过不去，一点内幕消息也不透露。

“我想一会儿就该到了吧！说实在的，我好紧张哦，不知道你们几个创作的歌曲，制作人会不会喜欢，有点可笑是吧！”罗倩云兴奋而又紧张的说道。

“你别搞错，是我、慕风、林枫的创作结晶，与这个二百五毫无关系。还有，我管他什么实力人物，什么天王制作人，敢改我的曲子，我就杀他全家，烧他房子，哼。”上官圣武没好气的骂道。

“你才是二百五。”王翔叫道。

“好了，好了，上官、王翔你俩个别叫了。真糟，万一让制作人听了怎么办，你就不能斯文一点？”罗倩云苦着脸道。

“抱歉，我已经听到了。”说话间，一个长相酷似上官圣武的人走进来。没错，他就是天王制作人上官欧文，别怀疑，他就是圣武的亲生哥哥哦。

“该死，该死，妈的。你这个同性恋患者，没得AIDS死在欧洲吗？又回这里做什么，你成心和我做对是不是，妈的。”上官圣武大发雷霆的对着来者叫道，然后一转头，又对着倩云叫道：“喂，这就是你说的天王制作人，让我等了他两个钟头？！白痴，你上当了，

他根本就是个三流的肉脚，你听清了没有，他是个三流肉脚。”

“老弟，别慌嘛，我们兄弟在这里重逢，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吗？”上官欧文用一支胳膊搭在圣武的肩上，很从容又很深情的说道。若是旁人，一定会以为欧文是个好哥哥，其实，他真的只是想看看圣武发狂的样子哦！

“耶？！其他人都看得一头雾水了。”

“你别碰我，滚开。”上官圣武挥开上官欧文的胳膊。

“嘻嘻，对不起，让各位见笑了。我呢？是这个不良少年的哥哥。当然，也是你们的制作人。有我就没问题，听说，你们自己写了词和曲，拿来让我看看。”欧文一本正经的道。

罗倩云马上起身拿起一叠纸，递给他，然后又道：“拜托您了。”

上官欧文用手指顶了顶眼镜，道：“交给我就行了。可不可以让我和他们的经纪人谈谈，看他对这个乐队有什么打算，准备什么时候录音，还有，准备何时进入宣传期。”

“没问题，不过，她还没有来哦，能不能请您等一会？”倩云很小心翼翼的问。

欧文一皱眉，很显然，他没有等人的习惯，又不好拒绝只能说：“不会很久吧！”

“不会，不会，您先坐，我给您倒杯茶来，好吗？”倩云陪笑道。

“好吧！”欧文看在这杯茶的面子上，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

“哼，终于有人比你更大牌了。”圣武暗自高兴的道。

此时，其他人也在对这两兄弟品头论足的窃窃私语。

“砰”门又被打开，走进来一位绝世大“霉”女，至少，欧文心中这么想。

“天啊，”欧文怪叫一声。

“嗨！欧文，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见到我是不是很开心，哈哈，你们好，倩云你好，各位，我就是你们的经纪人，东方邪神——名字有些怪，不过，你们可以叫我东东。不过相处久了，或许你们会叫我邪女，无所谓啦，你们呢？”东方邪神真象一位快乐天使，而她的记录却让人刮目相看。

她，一个谜一样的女子，生来一张亦正亦邪的妖媚面孔和火爆身材，真是天生美丽难自弃啊；十六岁，就在欧洲大大的有名了，作词一流，摄影一流，化妆

一流，又有一套外交官的本领，可谓是才貌兼备。

“你好，二小姐。”倩云小心的打招呼。

“你好，我是席慕风，鼓手。”

“林枫，贝斯。”

“王翔。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还有人叫你邪女呢？奇怪！”王翔道，表情是一脸好奇。

东方邪神微微一笑，却把目光投向上官圣武，她走上前道：“圣武，还记得我吗？你没这么健忘吧！”

“原来他们三个是旧相识，真是无巧不成书。”王翔在倩云耳边小声道。

“你小心，别说错话，也别多问，二小姐随时会让你好看的。”倩云正经的道。

“有鬼。”王翔低喃一声。

上官圣武一直笑看东方邪神，好似在回忆曾经种种，什么也没说，只是拉住东方邪神的手，再把她搂进怀里，然后才道：“我很想你，你好吗？”

“耶！”大家无不惊叹一声，上官圣武什么时候从良了，居然没有骂人，不禁怀疑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的。

“我很好，也很想你。”邪神任他抱住。

“圣武，圣武，你别这样，这个女人是妖精魔鬼，你忘了她做的好事了。”欧文在一旁又跳又叫，他口中

说的妖精、魔鬼正是邪神。

“好事？”其他人又糊涂了。

“对哦！”圣武放开邪神，解释的道：“像她这种美女，我上官圣武见过便不会错过，两年前在医院，她美丽的鲜花攻击，让我和这个同性恋、变态、神经病老哥在医院放了两个礼拜的假。”然后甩甩头发，摆酷的道：“其实，我不反对你整欧文啊！干嘛也要害我中毒呢？像我这种世纪大美男，要陪那个呆瓜住院，太没天理了吧！”

“那我怎样才能赎罪呢？”邪神问。

“把你整欧文的过程说来听听，或许，我会原谅你。”圣武开心的说。

“不说可不可以？”邪神问。

“不行。”圣武拒绝道。

其他人，除了欧文，都兴致勃勃的竖着耳朵，等着听故事，他们对这位美女的事迹实在太好奇了。

“好吧！两年前，我认识了这位自称大牌的制作人，一次合作中，还敢让我等他，所以就略施薄惩。给他吃了一点可考因，在他家放了一点小动物，气跑他女友，散布谣言，说他是同性恋有 AIDS，还有，因为我心情不好，所以就诅咒他，说他会倒霉一个月，没想到我还真了不起，一说就中，第二天他的合伙人

就卷款潜逃了，害他在贫民窟住。”邪神边摆弄手指边不在意的讲着，其实，所有人的表情都尽收她眼底。如果这时候不让这几个家伙怕她，那以后就难驯服了。要不然，她才不会只为好玩而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你就请他吃饭当道歉，谁知又害他出车祸，然后在他住院期间看望他；只为你一时兴起，又送他一堆怪花，所以我们双双中奖；这还不算，因他出院埋怨了你几句，你就因此又顺理成章的烧他的狗窝，再心安理得的嫁祸给他，差一点判他是纵火狂，而被送进疯人院。”圣武接着她的话儿往下说，他实在不明白，这个小妖女脑袋是什么做的，装得下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招数，而最后，看起来又让人觉得很喜欢，真搞不懂。

“原来你对我也蛮了解的。”邪神开心一笑。那样子看起来就像什么都无所谓，其实呢，一切尽在掌握。

“谁说撒旦是男人的，我看他一定搞错了。不过你就像传说中的坏巫女美杜莎一样，真是太可爱了。知道有你这样整他，真是开心死我了，哈哈，哈哈……”上官圣武真是毫不客气的说笑了一通。

其他人也渐渐明白了，不禁对这位“霉”女刮目相看，对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无不备加关注，生怕恶运会降在自己的眼前。

王翔，眼巴巴看着圣武和邪女小姐这么熟，真的开始后悔为什么要和圣武斗嘴了，万一，这个神经病在邪女耳边说几句坏话，那后果可真是……转念一想，哼，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怕呢！

“好了，好了。我们也算认识了。我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成为你们的经纪人。第一，我的姐姐是倩云的学姐，自然，倩云请我来，我才不会拒绝。第二，回国发展是我原本就定好的计划。第三，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创造奇迹是我的专利，你们的成就便是我的战利品。综上所述，我对你们还颇为满意。”邪神的这套说词仿佛高山流水一般，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说服力。

上官欧文也正经的道：“我和‘风信’有约，会为你们打造三张唱片。如果成绩好，我会考虑续约。”

“太棒了。”倩云高兴的道。

“你说得还真有模有样呢！我相信你的每一句话，美杜莎，我要驯服你这个坏魔女。”圣武在她耳边轻轻的说着情话。

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自从两年前的一面之缘，便对这个女人念念不忘了，原来真的有种感情叫一见钟情啊。

“那你试试看好了，想征服我的人总是被我征服，

除非你没有心，我是专司掠夺的邪神，会把你当做最美的晚餐。”邪神邪媚一笑，踮起脚尖，在他耳边道。

“喂，你们两个神神秘密的咬什么耳朵，有话大声讲出来嘛，真是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嘛。”王翔怀疑的叫道。

圣武很认真的说道：“白痴不能听。”

“你说谁白痴。”王翔叫嚷道。

“干嘛，干嘛，我踩你尾巴了吗？”

“你才有尾巴，臭孔雀。”

“你没有尾巴干嘛这么抓狂，白痴，记住我不是孔雀。”

“哈哈。”大家听得一阵大笑。

就在这一阵的欢声笑语中，他们这几个昨天还是陌路人的人，好像早已认识几百年的老友似的，哪还有一点拘束，缘真是奇怪的东西。

“对了，倩云，听说你们要住在一起啊！有没有客厅让我睡啊。”邪神可怜兮兮的说道，仿佛她无家可归似的。

“当然，如果您愿意，只怕地方太小，你住不惯。”倩云乖巧的回答。

“怎么会呢？让我再去住酒店还不如杀了我，讨厌的记者，就会查人家住哪家酒店，住你们那儿还方便

些。”邪神厌恶的皱着眉头，做了一个鬼脸道。她看着眼前这个温柔淑静，清秀的几乎有些可怜的女孩，当真跟姐姐形容的一样，看来要把她培养成一流的经纪还得下点功夫呢？我不能陪“狂徒”一辈子，她在心中默默计划着。又偷眼打量圣武，突然撞上两道热情的眼神，她不禁想，如果和这个人一生一世，看来也不是件坏事。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拍宣传照，还有，欧文，我打算让他们先在各大校园中客串几场演出，然后再到酒吧里面唱一阵后再出专辑，所以，曲子、词，你慢慢看。还有，制作的所有员工，你要找齐，我会再联络你的。”邪神从容的安排着任务。

“OK，没问题，那 MTV 呢？还有，是不是先让他们出几首单曲。”欧文问。

“不。中国摇滚乐的大门是关着的，要先让别人认可他们才行。”邪神回答道。

“也对。”欧文道。

“走吧！各位。”邪神对其他人道。

“走？去哪儿。”大家问。

“拍照啊！我都租好场地了。”邪神笑着说道。微笑，可是她最致命的武器。

“那再见啦，欧文。”大家说道。

“再见。”欧文笑道，其实他打心眼里想让邪神早点离开他的视线。

路上，几个人一直对邪神问东问西，弄得她哭笑不得。

终于，摄影工作室到了，她道：“几位，你们可不可以少说几句，现在要工作喽。”

进了摄影室，几个人又变成了好奇宝宝，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好吧！这儿有空调不会冷，脱衣服吧！”邪神拉出背景衬布，调节灯光，一回头，看见几个人都呆掉了似的，又不耐烦的道：“你们傻啦，要我拿一桶水浇醒你们吗？”

“不用。”几个人道。

“那为什么还不行动。”邪神怒声道，转念一想才记起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对她还不了解。而且，也没有哪个女孩子，才第一次见面就命令人家脱衣服的。

“喂！我不是色女，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别这样看我嘛，任何一个摄影师都想把摄影模特儿拍到最好啊！”邪神笑了笑，解释的说道。

“怎么，你们害怕啦，如果怕就滚蛋吧！”圣武冷笑道，边说边解着衣服。

林枫，席慕风在他的刺激下也开脱了。王翔却先

抓起倩云的衣服把她给“扔”了出去，方认栽的开脱。

说归说，做归做，想归想，他们四个不禁再对邪神刮目相看，想着，这个女人还不是普通的色哦。

邪神看他们脱了衣服，就从一个盒子中拿出些瓶瓶罐罐，打开后，又从其中各抓出一些闪光的粉样东西。

“闭眼。”她说了一句。

然后，就把这些粉往四个大男孩身上扔，再喷了一些不知名的雾样东西后，她才满意的点头道：“看来，相对青春健康的外形，你们更像流氓坏蛋。哈哈……”

四个人不敢出声，只好强颜欢笑，只因为他们的形象尽在邪神一念之间，万一这个魔女再有什么突发奇想，倒霉的可是他们自己。

“不准笑，呆瓜，你们看过哪个坏蛋笑得像你们这么天真啊。”邪神骂道。只要她工作起来，就一点也不顾淑女形象了。

“气势、气势，我允许你们把自己想象成黑手党的老大。”邪神补充道。

“好，别动，拍啰。”她说道。

不知不觉间过了两个小时，在不断转换的背景、造型，灯光中，大家也学会了沉默，第一次不再有听

见争执。这其中因由，或许，只因为有了邪神。

“好了。”邪神放下相机，高兴的道。

“万岁。”王翔叫了一声。

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倩云也进了来。

“我真是太伟大了，就算死掉也没有遗憾了。”邪神陶醉的道。

上官圣武走过来，搂住她的肩道：“美杜莎，你要振作啊！怎么能有轻生的念头呢？”

邪神邪邪一笑，然后用手肘狠狠的给了圣武的肚子一下，笑道：“啊哟，阿武，你也要振作，打痛了吗？”

“哈哈……”几个人大笑起来。

“活该！”王翔道。

而圣武呢？只是捂着肚子，痛得说不出一句话儿来。

“二小姐。”倩云叫道。

“东东，什么二小姐，我都要寄人篱下了，这个称呼我可当不起，别忘了，现在你可是老板哦。”邪神开玩笑的道。

“你是前辈嘛。”倩云道。

“这样吧！你们先走一步，我要去酒店拿行李，让圣武陪我就好了。”邪神取出胶卷，又道：“还有，我

要把胶卷送到朋友那儿，让他们尽快冲印出来。”

“好，那我们先走喽！”

“要快哦。”

几个人边走边道。

“一会儿见。”邪神挥手道。

待人走光了，圣武便说道：“你不是一直在美国吗？怎么这儿还有朋友？”

“那朋友的朋友不行吗？”邪神问。

“我敢说不行吗？”圣武做了一个鬼脸说道。

“你的表情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哦！”邪神回敬给他一个鬼脸道。

“你真是个好巫女、磨人精。”圣武道。

“谢谢你的赞美，孔雀。”

“我不是孔雀。”

“……”

两个人说笑着走在大街上，吹着风，心情好的没话说。

“我们并不是很熟啊！你看，这才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感觉上还有些像约会。”邪神挽住圣武的胳膊，像个小鸟似的。

“什么有些像，明明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了。”圣武顺理成章的道。

“我哪有同意？”邪神不快的道，还小孩子似的把嘴嘟得老高。

“为什么？”圣武听到这个结果反而有些不适应。他有时，比如这个时候，他就不知道这个美杜莎脑袋里想些什么。

“至少你应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你不尊重我，我也不会答应你。”邪神认真中带有一点孩子气的回答。

原来是这样啊，还以为她有别的理由呢？圣武在心里想。问道：“那美杜莎小姐，你同意做在下的女朋友吗？”

“好啊。”邪神笑着道，她想了一会又道：“虽然我们在彼此证明谁会先征服谁才在一起的，不过不要紧，我对圣武你有信心，再说，我做你女朋友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什么，证明谁会先征服谁？”圣武刚要解释事情不是那样的。

“到了。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出来。”邪神说了一声，走进一家摄影馆，把圣武一个人晾在大街上。

圣武两手环胸，又觉少了什么似的，从口袋中摸出烟和打火机，点了一支烟叼在嘴里。想着刚才美杜莎说的话，再一次感叹女人想象力的丰富。

不一会儿，邪神就出来了，在圣武背后猛的一拍

他肩道：“在想我吗？”

然后盯着圣武的表情，又大叫一声“猜中了，哈哈。”

她看见圣武手中的烟，情不自禁的拿过来。

圣武不觉厌烦的以为这个美杜莎也会像别的女人一样，要求他不要再吸烟。他最讨厌这种女人，以为可以左右得了别人。可惜可惜，他看着邪神把烟放到嘴里，很老到的吐了一个圈圈，不由得佩服她的本领。但他还是把烟拿回来道：“女孩子别吸烟，样子就像个太妹，古里古怪的。”说着，他随手把烟扔到垃圾筒里。

“好啊，不吸烟，走吧！再去酒店，拿完了行李，再到超市买点酒啊，零食什么的，你说呢？”邪神问。

“随你。”圣武道。

“计程车。”邪神招手道。

去了酒店，拿好行李，他们俩又到超市买了许多种酒，还有一座小山那么多零食，回到倩云的住所已是入夜。

“我们回来了。”邪神很有精神的对他们几个人打招呼。

“啊！回来了，马上开饭了，啊！你们买那么多东西干嘛，不过正好，我们小喝几杯，就当给你接风

啦。”倩云接过邪神手上的东西，埋怨了几句。

圣武把皮箱放回自己的屋里，然后才到餐桌旁坐下。

“菜做得很简单，东东，也不知你爱吃什么，这几道小菜是我最拿手的，别的我不敢说，要说做菜，我可拿过全亚洲季军哦。”倩云边为其他人倒酒边说。

邪神惊喜的说道：“是吗？真是太厉害了，一提到做菜，我就发抖。”她边说边夹了一口菜在口中慢慢的嚼着，放下筷子说道：“哇！棒透了。真有国际标准呢！”邪神的样子真的有勾引倩云的嫌疑。

“真的，东东也觉得不错吗？只要你喜欢，想吃什么，尽管吩咐就好了，来，多吃点。”倩云满脸堆笑。

“哇！1720年的拿破仑，真好！我要喝个痛快。这种好酒可不多见哦。”王翔也开心的道。他真服了这个邪神，对酒也是这么有品味。

“我们为明天干杯，祝我们天天有个好心情。”席慕风道。

“对，为明天干杯。”大家笑道。

“还有，我们祝‘狂徒’乐队一炮走红。”王翔又再举杯道。

“对，干杯。”几个人一起再次举杯，一同祝福。未来种种，一时间哪说得完，只要这种祝福的心情不

变，做一切都会是快乐的。

“喂！王翔，你不可以吃辣的，你想让你自己真有一副破锣嗓子。真受不了你这种三流的做法。”邪神拿起筷子打掉王翔夹起的辣味十足的菜。

王翔有些不开心的道：“吃一点都不行？真是，我哪是三流啊。”

“我现在还有些不敢相信，东东会跟我们几个小浑浑在一起搞音乐。”席慕风放下筷子，有些紧张的道。

“你们是很幸运，不过，也要有实力才行嘛，何况，还是那句话，人情因素。我姐和欧文。”邪神边吃边说。

“那个死变态，有什么好的，真搞不懂他为什么没被你整死在美国，或者病死在美国也好，一回国就净扯后腿。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好看！”圣武气冲冲的低吼，铁青的脸还真有些吓人。

“不会吧！你跟欧文先生……”席慕风不解的看着邪神。

“什么啊！你别想歪了好不好，我们只是朋友，或许连朋友都不是，只怕他这辈子最不愿意见到的人非我莫属了。再说，我已经是圣武的女朋友了，欧文哪有圣武可靠。”邪神发现圣武有些不对头，忙忙的称赞他几句，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不然，天知道他又要说

出怎样“动听”的话来。

“对哦。”圣武满意的道。

“这么快？”倩云道。

“恭喜恭喜。”林枫道。

“圣武，东东可是美丽与智慧兼备哦，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慕风道。

“来，为幸福干杯。”王翔道。

“干杯。”大家共同祝福道。

“啊！饱了，真是太满足了。真是愉快的一天。”邪神道。

“我也是，你们慢用。”圣武道。

再看邪神，她已走到阳台，拿了一瓶酒，一个酒杯，自酌自饮，又欣赏着良辰美景，让人看了便有一种轻松和愉快。

圣武望着那个亮丽的背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牵引着他的心。他不由自主的拿起酒杯，也走到阳台，站在邪神身边，仿佛这样自己的心才不会有失落感。倒一杯酒，饮了一口，盯着无边夜色，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才足以表达心中的情感。

已是入秋，天已转凉。此时的夜风吹得特别缠绵，仿佛有人在不远的高楼上放着抒情音乐。月光，却显得很朦胧，也没有多少星辰，倒是不远处一片灿烂的

灯火光亮，显得特别美丽绚目。

圣武解下衣裳，披在了邪神的肩上，再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万般柔情，无从说起，又何必说起。

倒是邪神，打破了这份沉默。她倚着圣武的肩，一缕秀发在风的吹拂下，无端的戏弄着他的脸。

“是不是，我们之间，错过了好多好多呢？”她轻柔的发问。

“去责怪曾经的自己，不是一种很傻的事吗？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珍惜对方就行了，对吗？”圣武捉住那股逗弄他的发，玩弄着回答。

“如果自从那次见面就在一起该多好，可惜我们执着于各自的空间，谁也不再向彼此多靠近一步，因为我们太年轻吗？”邪神话语中略有些伤感。

“傻瓜。”圣武笑道。他把邪神的脑袋按向自己的心怀，又道：“谁说我没找过你呢！自从我出院，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一再找寻，一再伤心，心灰意冷后就回来了。没想到遇见了这几个家伙，更没想到的是，老天怜我痴心，把我做梦都在想的那个女子又赐回了我的身边。我发誓，我再也不会让她从我身边溜走，用生命来证明，我没有说谎。”

“是啊！如果不分开一下，又怎么明白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呢？”邪神笑着回答。

“不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游戏了。”圣武开了个玩笑。

“那要看你^啰，我无所谓。”邪神道。

“你这个坏巫女。”圣武喝了一口酒，然后勾起邪神的下巴，迎上那一双热情的眸子，读到那久违的迷醉。四目交接，勾留出一段似水柔情，圣武略带征服的霸道，吻上邪神转后的红唇，两情相悦，情意缠绵。此时的风，吹得特别撩人，它轻轻的告诉云，云为相爱的两个人舞起一道纱帐，再悄悄的与星月低诉，在他们共同的夜幕里，留下一个略含酒香的吻。

2

翌日清晨

罗倩云已准备好了早点，有土司有鸡蛋饼，有点心，有牛奶有红茶有咖啡，真是美味又丰富。席慕风、林枫，还有大懒虫王翔也乖乖坐在椅子上吃早点，独不见邪神与圣武，不禁有些好奇。

“喂！他俩呢？”

“不知道。”

“搞什么鬼。”

三位男士私下议论着。

卧室里，上官圣武和东方邪神，正在床上坐着聊天，好像没有人觉得早上起床应该吃早餐！

“天啊！我完了，我完了。”邪神抱着枕头又咬又打的叫道，她的样子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好像受了很大委屈，或许是谁欺负她了。

“什么啊，搞不懂你。”圣武不解的问。

“我一觉睡醒了，突然发现脑袋里面一点鬼主意都没有。惨了，我可是个魔女耶。本来打算要在今天大显神威的，看来要延期了。”邪神苦着脸道。

圣武听她这么一说不由大笑几声问：“小姐，拜托，你回国后就积点德吧！你整天想这些做什么，就不能想些别的。不过，我这么说好像也有点假道学哦。哈哈。”

“你才发现。”邪神娇媚的道。她跳到圣武怀里，搂住他的脖子。

“你会一直做我们的经纪人吗？”圣武问。

“或许吧！”邪神有些失神的回答。她不禁想起她曾亲口答应自己最爱的爷爷，要继承家族的事业。那时，恐怕不得不离开圣武了。要知道，爷爷对门户是

十分看中的。虽然上有个姐姐，却只有她才可以成为总裁。

“有你在真是太好了。”圣武道。

“你不是对自己的实力相当自信吗？难道还要靠我这个小经纪。”邪神撒娇的道。

“聪明加自信且魅力十足就是我上官圣武。我才不会理那个二百五一样的主唱。等一开演唱会，我一定让所有人记住我东方的吉它之神。”圣武自信满满的道。

“啊呀！亲爱的，到时候你千万别丢下我哦。”邪神夸张的道。

“唉！看表现啦。”圣武道。

“去你的。”邪神骂道。

“哈哈……”两个人相对一笑。

“好啦，快起来吃早点去，你不觉得饿吗？美杜莎。”圣武站起来拉着邪神的手说道。

“你不说还不觉得饿，那我们出去吧！”邪神也站起来道。

“早。”邪神对外面的人道。

“起来啦。”

“哇！起来啦，真不容易，我以为你不到中午不起床呢！”王翔道。

邪神绕到王翔身边，敲了他一个响头，道：“白痴，你不知道开我玩笑的人下场通常是很、很、很惨。”

“天！”王翔低叫一声，开始后悔刚才的话了。

“哦，对了，王翔从明天开始，吃早饭前要慢跑一个小时左右才行哦！”邪神接过倩云递过来的土司和咖啡，甜甜的笑道。

王翔把土司咬在口中两手抱头，皱着两道浓眉，痛不欲生地道：“为什么只有我。”过了几秒钟又怀着一线希望的问：“倩云，你跟这个家伙签了几年的约。”他别有深意的看着倩云。

倩云猛一抬头，怔了一下才道：“只要东东没异议，我们便合作到底。”

“不会吧！”王翔好像中弹了一样的惨呼一声。

“白痴就是不可理喻，赚到了还不偷笑，抱怨个屁啊！”圣武不理解的道。

“喂！你在说谁。”王翔火大地道。

“白痴哟。”圣武喝了一口牛奶道。

“你……”王翔气得找不到词儿了。

“好了，好了，一人少说一句吧！吃了早饭都不能安静一会儿。”邪神边看报边道，不一会儿又问：“你们吃完饭练几首曲子给我听一下如何？”

“好啊，好久没活动了，我们最拿手的便是《枪与玫瑰》。”圣武高兴地道，他看着邪神一大口、一大口的喝着浓浓的咖啡，不禁又皱起眉头道：“你别大清早就喝这么多咖啡嘛。”然后拿走她手中的杯子。

“啊！”邪神疑惑的看着他。

“倩云，给她一杯牛奶好吗？”圣武问道。

“嗯！”倩云递给圣武。

圣武又把牛奶递给邪神，略带命令道：“早上喝牛奶好些。”

“知道啦。”邪神笑着道。

几个人吃完早饭，锁了门，到对面的练歌室中准备练习。

王翔调好麦克风，试了试音，便道：“枪与玫瑰。”

“OK。”其他人道。

邪神歪着头，仔细打量着每一个人，听着这一段歌。

王翔的声音很特别，不是特别柔软，也不是特别高亢，而是有一种张力。一听便不会忘记，属于一种不完美的独特。再一细听，圣武的吉它弹得真是出色，几乎优秀得要超过主唱的魅力了。随着贝斯、鼓的声音，仿佛像一叶小舟，载着每个人的梦想，飞入天际银河，去体验一番幻梦的乐趣。

一曲下来，大家都还处于兴奋中，独有邪神还在深思着什么似的。

“美杜莎，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你觉得我们配合得如何？”圣武兴奋的问，他看着有如一尊优雅的雕像似的邪神，眉宇间，总有一段忧伤的韵调，沉思的样子也似有万般心事，难道，她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苦闷。

“很好啊！不过，你们好像不是很默契，王翔在高低音的转换上还要勤加练习，你们三个伴奏的时候别只照乐谱来弹，要照顾到王翔有时情绪太高或太低来不及变音这个问题。”邪神一支手抚着头道。

她一席话，把几个人说得心服口服，一鼓作气，反反复复的练着。心中涌动的，只有对她的感激。

几个小时就像流水一样匆匆滑过，如果喜欢做一件事，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四个人越练越卖力。

“很好啊，你们真是进步神速啊！‘枪与玫瑰’都让你们唱活了。”邪神赞叹道。她轻轻一笑，又把心中的激动情绪稳了下来。如果现在得意忘形，就会阻碍他们未来的发展。现在的“狂徒”像一块海绵在不断的吸收着知识，她要告诉他们的还有很多、很多。

“啊！唱歌，我越来越喜欢了。在以前，当一名歌

手是做梦都梦不到的，第一次，我可以让我的声音如此自由飞翔，我叫王翔，飞翔的翔，看来我老爸老妈没给我取错名字。”王翔兴奋的大叫一通。

“好了，休息一下吧！中午了，也该吃午饭了。”邪神抬腕看了看表道，再环视其他人，兴奋是真的，但多少都累了，她想了一会儿道：“我们休息两个小时再练吧！”

“不要，再唱一会儿吧？”王翔道。

“两个小时后。你多喝点水，少吃味道重的东西。”邪神道。

“圣武，我们出去散散步吧！”邪神又问圣武。

“好。顺便在外面吃好了。”圣武道。

“嗯，走吧。回见！”邪神对其他人道。

“回见。”其他人道。

圣武牵着邪神的手，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坚实，邪神对于他，只有顺从的依偎。她心里这样想，圣武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大男生，只是总用傲慢来掩盖罢了。他有一颗好善解人意、好温柔的心，充满了正义感的执着，像一颗渐渐复苏的火种。

“我想去扎耳洞耶。圣武，你要不要扎。”邪神抬头看着圣武。

“做那种危险的事情干嘛。”圣武摇着头道。

“怎么会危险，我都十九岁了耶，你看看，大街上哪个女孩子在十九岁的耳朵上会没有一副漂亮的耳坠来打扮自己呢？”邪神娇媚的摸摸耳朵问。

“你还用打扮？”圣武做了一个很意外的表情，又道：“你非迷死天下男人才甘心吗？真是个让人发狂的小东西。”他又做出一个大色狼的表情。

“去你的！”邪神缓缓的挥了一拳在圣武脸上，又说：“大色男。”

“哦！”圣武假装晕倒，便很满足的赖在邪神的肩上。

“哎！你是个大男人耶，赖在我这个小女人的肩上做什么？别人都在看啊！真丢脸，你再不起来我叫‘非礼’哦！”邪神拍着圣武的背，威胁的说道。

圣武才不听她这一套呢！别人愿意看那就看好了。他——上官圣武，几时在意过别人的看法了。当然，这个“小女人”已被他视为自己人了。他更得寸进尺，双手环在邪神的腰上，抬起头，对那些侧目的人吼道：“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人拍拖啊！”

“上官圣武。”邪神气得几近于抓狂，但又没有办法。

“好嘛。”圣武不愿耳朵受伤，乖乖的站好，撇撇嘴，一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样子，突然又搂着她的腰

继续往前走，若有意又似无意的道：“你的声音还真蛮像你的人哟。”

“什么意思。”邪神不明白的问。

“什么都比别人大一号。”圣武嘴巴这样说，眼睛的余光却瞄向她的胸部。

就这样轻轻一瞥还是被邪神发觉，“上官圣武，你找打，别跑！”邪神追着圣武满大街跑，口中还念念有词。

“你来追我啊！”圣武边跑边说。

邪神跑步相当快，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圣武猛的一跳，就骑在他身上道：“快啊！快啊！往前飞。”她一只手在拍圣武的肩，另一只手就一直指着前方。

圣武被她吓了一跳，回过神来才道：“那我们就飞喽！”

两个人现在也不理会是不是被人看，像两个小孩子一样。

跑了一阵，圣武停在一家餐厅外边，道：“报告小巫女，我们先祭一祭五脏庙吧！”

“准了。”邪神从他背上跳下来道。

就这样，两个人拉着手，走进餐厅，被随之而来的道道目光看得有些狼狈，便匆匆的选了一个较隐蔽的角落坐下。

“今天不喝酒。”圣武道，他伸出食指在邪神的唇边晃了晃。

邪神张口欲咬，服务生却翩翩而来，她道：“便宜你了。”

服务生彬彬有礼的把菜谱双手递给邪神，笑看这一双俊男美女的恋人，心中不禁连连的赞叹。

“我要一客蜜汁鸡排。”邪神把菜谱递给圣武。

“黑胡椒牛排，要七成熟。”圣武看来对吃很讲究，他高傲的样子倒真的有十分的王者气度。

“两位喝点什么？”服务生接过菜谱问。

“两杯咖啡。”邪神道。

“那两位想吃点什么甜品吗？本店特色茶点是巧克力酥心卷。”服务生问。

“不用了。”圣武道。

服务生退了下去，不一会儿就送来两杯咖啡，不久，牛排和鸡排也好了。

“你以前做过模特儿吗？”邪神问。她打量起圣武来，黑中带黄的头发很有型的梳着，光洁的额头显示着他的智慧，两道霸气十足的眉毛，皱也皱得很有魄力。高高的鼻子，微眯的眼，不大却有点薄的嘴巴，总是撇着。如此深刻的五官，让人一见便不会忘记，结实的身体上加了一件高翻领的灰色毛衣。他很幽雅

地执起咖啡杯。

“没有啊！怎么，想拍我裸照去卖吗？”圣武从容的问。真让这个丫头给气死了，怎么会有这种歪念呢？

“你就知道。”邪神气愤的看了他一眼，撇着嘴对他做鬼脸道。真讨厌，只是问问而以，干嘛非说穿了人家的念头。

“你想什么坏主意我会不知道。你以为我是那个笨蛋加三级的上官欧文吗？秀逗！你啊，吃饭吧！”圣武道。

“你老哥可比你成材多了。”邪神道。

“他有什么好，变态、有病、多事、滥情，真搞不懂他为什么没死在美国，一回来就跟我做对。”圣武又是这一套说词，这话不知被他重复了几百遍了。

“哼，他可是在帮你耶，不知好歹，不知感恩的家伙。”邪神气愤的道，她用力叉起一块鸡肉，填到嘴里用力的嚼着。

“他会为我着想？他会来帮我？嘿嘿，那才有鬼呢！我看是他在美国呆不下去了，回来正好看我笑话才对，那个变态、同性恋！算了，我们不提他好不好。”圣武强压怒火，还算心平气和的问道。

“你还真不是普通的固执！拿你没办法，我真想多了解一点你。”邪神没办法的道。

“我？有什么好说的。”圣武笑了，他边吃牛排边道。在他心里，这个时候，徒然发觉，原来自己对自己也是这般陌生。

“你的吃法好奇怪，你以前学过剑道吗？而且，还是个高手吧！”邪神脱口而出的问。

“是啊！我妈是日本人，我祖辈一直是开武馆的。怎么，有什么不对吗？”圣武把最后一块牛排吃完，抹抹嘴道。

“难怪，总觉得你身上有点不对，原来是个中日混血儿啊！不过话说回来了，日本人的大男子主义精神在你身上，可谓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邪神半开玩笑地道。她也放下刀叉，用餐巾擦擦嘴，两眼直直的盯着圣武。

圣武看她盘里还满满的，只略动了动，不禁责怪道：“你吃这么少，又猛喝咖啡，身体怎么受得了。”

“没关系，可能是早上吃得太多了，现在反而吃不下。”邪神喝了一口咖啡道。

“我父亲从小就在日本长大，成绩很棒，和我母亲在高中就是同校生，到了大学又在同一个班里，久而久之，便在一起了，他们的故事很平淡，没有波澜，一直处于半幸福的雾里，直到结婚，才发现彼此的重要。”圣武很淡然的说着。

“还是平淡的好，太戏剧化的爱情，让人真的受不了。”邪神有些忧伤的道。

两个人并不是特别了解对方，也各自有着对爱情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两个人都确定爱着的是对方呢？或许让相逢，再更深刻一点，或许让重逢，更浪漫一点，或许让离别再遥远一点，他们才能真正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爱。

“你觉的 BAB 公司的‘摇滚男孩’的实力怎么样，还有，他们的影响力如何。”邪神不再嘻嘻哈哈，而是一副正经八百的口气。

“音乐世界，无与争锋，他们简直称得上是当代的传奇人物。我看，如今能把音乐玩弄于股掌的，也只有他们了。”圣武道。

“我同意。告诉你一个内幕消息，他们几个与 BAB 公司的约，马上就要结束了，BAB 公司苦留他们不住，所以，就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邪神邪媚的挑挑眉。

“什么主意？”圣武道。

“找人代替‘摇滚男孩’。”邪神道。

“废话！‘摇滚男孩’走了，他们当然要找别人签约喽。”圣武笑道。

“我当然知道，啊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们会派几名专业人士，到各地去选拔人材，层层选择后的精

英份子，便会和‘摇滚男孩’到各国演出。你不认为这个主意很棒吗？”邪神用手支着下巴问。

“原来这样。嘿嘿。你怎么会这么清楚 BAB 公司的内幕计划呢？”圣武问。

“因为我就是‘摇滚男孩’的经纪人，因为我就是 BAB 公司的王牌宣传啊。”邪神无所谓的冷冷一笑。

“难道这个计划就出自你手不成？”圣武很好奇的问。心中不禁赞叹邪神的能力。

“对！”邪神开心一笑。

“嗯！这是个一鸣惊人的好机会，不过，你就这么肯定‘狂徒’的实力？”圣武不禁有些怀疑的问道，不一会又补充道：“而且，我们的知名度等于零耶！”

“知名度为零有什么不好的，年轻就是本钱，说实话，‘摇滚男孩’唯一的缺点就在于年龄，他们太老了，引不起歌迷想入非非，如果这样，迟早会失去市场的，难道你不这样想吗？”她有些俏皮的看着圣武道。

“真服了你了！来，张嘴我看看，你舌头是什么做的，竟这么会说话。”圣武心服口服的开着玩笑问。

“讨打啊你，油腔滑调的！我跟你正经的，你却在那边开我玩笑！对了，你先别急着让他们几个知道。不然啊，他们又要放松了。”邪神告戒道。

“你以为我真的是三八男？”圣武有些不开心的反问。

“不是最好。”邪神道。

“你这是什么口气，好像我在说假话似的。”圣武生气的问。

“别生小孩子气了，我可不是王翔，没时间跟你这个孔雀男磨牙！”邪神道。

“孔雀男！什么跟什么？！算了。”圣武大度的说道。转身打了个响指道：“买单。”

两人出了餐厅，走在路上，看时间还早，就手拉手，慢慢的走着。从背后看去，就像一对相恋多年的情侣。踩着细碎而闲散的步子，彼此有意无意的依偎，那温馨的感觉，像一幅画，一段风景，那么别致而美丽。

“如果这样走了就不回来，放手一切，停止追逐该多好。”邪神用手在空中画下一道弧，那双动人的眼眸出神的看着远方，不久，手也就疲惫的垂了下来。或许，每个女人，在幸福的时候都会说一些伤感的话儿，就算是邪神也不会例外。

“傻瓜，在哪里不是一样，难道你要躲进深山中修行啊！就算要飞，也要等我功成名就，轰轰烈烈风风光光的走。你说对吧！”圣武拉起她的手，在唇边吻了

一下道。

“等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日本洗温泉好不好？我还没洗过温泉呢！”邪神回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心中却苦苦的想，爷爷不知何时会召我回去，到时如果被发现我和圣武的感情，不知会怎样反对。或许那个时候，就是我该离开的日子了，我会把与你共同拥有的时光，好好珍藏在心里。我要亲眼看着“狂徒”一步一步，走向事业的顶峰。

“好啊！不过第一次洗温泉的人，一般呆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热气蒸得晕倒，你会不会呢？哈哈！我看你长这么大还没晕倒过吧？”圣武也开心的笑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心里想的事，只怕终难瞒过情人的眼睛。圣武把她一点开心，一点忧伤，一字一句，都小心的收藏起来，更十分期望，有一天她可以打开心扉，让他分享她的一切，无论喜忧。

“过分，我现在就快被你气晕了。”

“要不要我把肩膀借你。”

“好啊！”

“哇！你怎么咬人啊！”

“哇！咬你怎么样，不服气来追我。”

“你以为我追不上你吗？”

“试试看啊。”

就在追逐中，他们嘻闹的回到练歌室。看到大家都到齐了，便认真的开始了练习。

邪神也只好和倩云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儿，打发时间。

“倩云，走吧！陪我去摄影室，我朋友应该把照片洗出来了。”邪神问道。

“好啊。”倩云道。

两人又回到另一边，倩云拿了点东西，就同邪神出去了。两人先去了摄影工作室。邪神看过照片，又与朋友约定某几张拍洗成大画报。接着，又到一些街头的酒吧联系演出，这样，整整一下午都在车上。

“东东，你真能干，刚才那个酒吧的老板好厉害，如果是我，一定不知该怎么应付才好。”倩云吐吐舌道。

“那我教你好不好？”邪神问。

“真的？”倩云有些不敢相信的问。

“当然！我说话算话，再说我也不能陪‘狂徒’到解散的那一天啊！我也有我的事要做，所以，你是最能帮他们的了。”邪神缥缈一笑道，用手拢了拢头发，神采飞扬间，总有一份落寞。

“嗯！”倩云认真的点点头。

“不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不可以告诉其他

人哦。”邪神道。

“为什么呢？”倩云问。

邪神笑而不语。

晚上，几个人吃了晚饭就各自干自己的事去了，邪神和圣武也躲在房里，享受着私人空间，交流心情。

“过几天，等你们把几首歌练熟了，我们就到酒吧和夜总会练习练习。”邪神坐在椅子上，右手乱弄着头发。

“你今天和倩云出去就因为这个吧！我当然想快一点了。夜总会，哈哈，我们就算出不了名，在夜总会赚几个钱倒也不是坏事嘛！”圣武在她旁边的床上坐下道。

“什么话，夜总会可不比星级酒店，那个地方什么事都有，我还担心你们会害怕呢！”邪神还在弄自己的发。

“害怕，我只怕两样东西。”圣武道。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个美杜莎，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的头发呢？他拉住邪神的手，用自己的双手来抚摸她的发。

邪神顺从的停了手，起身走到他身边，坐在地毯上，上半身倚在圣武的腿上，道：“说来听听，原来你也有害怕的东西呀？”

“当然，第一，我怕失去你。”圣武看着她，充满

深情的道。

“那还有呢？”邪神妩媚的笑了笑，心满意足的样子真是漂亮。

“还有，第二，我怕平淡。或许你会笑我神经病，但事实如此。”圣武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何必以别人的眼光来评量自己呢？只要自己认为对，就大胆的去做，有了目标而不想奋斗的人才有毛病呢！”邪神斯文的道。

“对啊！美杜莎，你这个善解人意的小宝贝。对了，你为什么反对我叫你美杜莎呢？”圣武笑着问道。他好喜欢这种感觉，仿佛两个人的灵魂也在交谈。

“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也喜欢。我去开灯好不好。”邪神正欲起身开灯。

“不要。”圣武又把她拉到怀里，紧紧的抱着。迷醉的吻着她的发。

“你说我为你们写一首词怎么样？”邪神笑问。

“嘘，别出声。”圣武道。

是不是一种无言的浪漫，这只有两个人心里清楚了。世俗人伦，总把沉默当作无言的反抗，而此时相偎的两个人，却在享受沉默的乐趣。或许在这个时候，了不了解彼此，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了，不是吗？

不久，圣武已熟熟的睡去，邪神却难以安眠。她

温柔一笑，拉过薄被，盖在圣武的身上，再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轻声道：“亲爱的，祝你做个好梦。”

她轻轻坐到椅子上，打开她带过来的手提式电脑，再打开台灯，带上眼镜，俨然一个白领的事业型女子。

思绪，没有边际，此时的她，想的大多是未来的种种，对于这个地方，她已不再陌生，对于“狂徒”，更多了一份亲近。不久前，她还只是个孤单的游魂。现如今，竟然有了一个家，有了更多的好朋友。

轻轻一笑，她便在电脑上打下这样一首歌

《不碎的梦》

孤单走在异域街头，爱让彼此伤害却无以解脱。相对只会换来冷漠，为何你我总将真心遗落。每当辛苦的品尝寂寞，我便会有一种冲动，想对你将真心表白，可是这是一种更傻的折磨。

岁月无情走，青春已逃跑。再回首又见依如昨日的你，还是站在曾经分离的角落。这么多年，没有交隔更无权占有，我一直追求不碎的梦，却发现你才是我生命的奇迹。轻笑年少无知，如今我心甘情愿，为你留下美丽誓言：我爱你。

邪神满意的看了看，就再也难以抗拒梦的诱惑，趴在桌上睡着了。

圣武朦胧中爬到床上，发觉不对劲，好像少了点

什么似的，抬眼一看，他的小巫女居然趴在桌上睡了，不禁一阵心疼。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邪神身边，解下衣服披在她身上。不想，这样轻的动作也惊醒了她。

“哦！你起来了，怎么搞的，我怎么睡着了呢！”邪神拿下眼镜，揉着眼道。

“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圣武道。

“你就知道骂我。你看，这首词好不好，我专门为你们写的呢！”邪神想起来道。

圣武望向电脑，读着那首《不碎的梦》良久，才道：“是不是太沧桑了。”

“不会啊！我觉得很深情呢！曲子就拜托你了。”邪神道。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不过得找找感觉。”圣武笑着道，他搂住邪神，亲了亲她微赤的脸颊，和耳朵。

邪神高举双臂，搂住圣武的脖子，道：“啊，你说王翔是睡客厅呢？还是在倩云的房里呢？”她邪媚一笑。每当她要搞怪的时候，眼中总会闪耀出一种夺目的光彩，笑得那么明媚，圣武对她这种眼神特别敏感。不过，只要不是针对他就好。

“你的意思是……”圣武也坏坏一笑，心领神会道。脸上，更做了一个心照不宜的表情。

“对啊！看我的，准把王翔气得哀哀叫。”邪神道。

她放开圣武，走向自己的皮箱，打开后，拿出一些古里古怪的工具，又拿出一架相机。转个身，对圣武道：“走吧！一会儿脚放轻一点，如果我做这个手势，你就负责把林枫，慕风叫出来，我们一起去捉奸。”她伸出两个指头，对圣武一点头。

“OK！包在我身上。”圣武点头道。

两个人猫着腰，踮着脚，走到倩云的房门外。邪神拿起刚刚找出来的古怪工具，对准门上的锁眼，搞了一阵子，门竟无声的开了，原来这是一把万能钥匙。她对圣武比了个手式，圣武会意。

与此同时，传出几句话来。

“你好小气，再睡一会儿都不行，这么早就晨跑会吓到鬼的，再睡一会吧！”

“不可以的，东东有交代，要你每天晨跑的。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真是的，还是这么懒！”

“我只听过，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我今天特别给你准备你最爱吃的蜜汁火腿。”

“这样啊！让我想想。可是我一回来，蜜汁火腿就一定会被别人吃掉！”

“我给你留着。”

“真的。”

邪神在门外听得直想笑，见圣武把两个半梦半醒的人拖了出来。一看人到齐了，好戏也该开锣了，就把门一推，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巧的是，正好拍到王翔和倩云在床上热吻，好不香艳。林枫，席慕风也突然来了精神似的，抿嘴儿直乐。

倩云被这一场突袭吓得呆掉了，而王翔大骂道：“魔女，你们出去！臭圣武，讨厌鬼，管好你的女人。”

“你干嘛针对我们啊。”圣武道。

“你们看什么看，还不出去！马上给我滚出去！”王翔搂住倩云指着他们骂道。

“喂，王翔，你不想失去倩云的话就马上道歉。”邪神没好气的道。

“我为什么要道歉，明明是你这个魔女和那只孔雀搞的鬼，我还没让你们道歉你们反而让我道歉，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公理了。”王翔义愤填膺的道。

邪神从容的坐在一张椅子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手中摆弄着那架相机，道：“如果我把这些照片寄给倩云的老爸老妈，你说我会拿到多少钱呢？啊！倩云会不会被人抓回去呢？啧啧，真惨，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你，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魔女，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好吧！我道歉。”王翔有气无力的道。

“算了，你一点诚意都没有。”邪神不屑的说道！然后，转问倩云，道：“今天我和圣武早上也要出去，不用做我们的早点了，只准备些咖啡就成了。”

“好，可是……”倩云点头道，伸手指了指邪神手中的相机，脸上绯红了一片。

“哦！这个啊！如果王翔在我为他安排的几场演出中表现的好的话，就当奖品吧！”邪神很客气的道。

他们几个人从王翔的房间出来后，邪神对三个大男生瞪着眼嗔道：“你三个可真有本事，只站在那儿看好戏。”

“一直都是你在说，我们想说都没机会啊！美杜莎。”圣武拍着她的肩道。

“你嘛就算了吧！”邪神道：“你们两个！看好戏的时候也笑得很开心嘛！戏演完了，拿来吧！”她伸出一只手。

“什么？”两个人不明白。

“你们两个把我们从房里拖出来，还陪着你们挨骂，安得什么心！”慕风抱怨道。

“钱啊！再说，大家有难同当，有戏同看，当然有钱同花^啰！看戏也总得买票吧！”邪神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

席慕风，林枫两个人同时摸出自己的钱包，从里

面拿出几百块，狠狠的塞到邪神手中，愤恨的盯了她一眼。

“这才乖嘛！”邪神满意的道。

此时，王翔正好从卧室出来，他的脸色与刚才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真奇怪。

邪神和圣武异口同声的道：“你穿那么少冷不冷！只要风度不要温度。”

“要你们管，一跑就热了，真是鸡婆。”王翔还是没好气的道，转身走了。

“走吧，鸡婆。”

“你才是呢！”

他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跟着王翔出去。席慕风和林枫相对苦笑，那无奈的表情仿佛在说，破财免灾，破财免灾。

但两人又同时想不通的说道：“她已经有那么多钱了，还在乎这几百块。”同时无奈的耸耸肩，摊了摊手。

几秒钟后，两人再度说道：“女人心海底针。”

“背后说人坏话可不是君子作风。”圣武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面前。

席慕风拍拍胸口，他的动作和表情分明在说，幸好上来的不是邪神。定了定气，才问：“你又回来做什

么，我本来就不是君子，而你的美杜莎更不是淑女。”

林枫则转身走开了。

“拿东西。”圣武匆匆忙忙的冲进他的房间，没几秒钟又冲了出去。

“嗯，唉！真是！有了女人就像条发情的狗似的，唯女人命而誓从，什么兄弟嘛！我才真的丢脸呢！”慕风皱着眉头，坐到沙发上，拿起一本杂志胡乱的看着，嘴里还时不时的叽咕几句。真是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家伙。

圣武从卧室拿出邪神的手提式电脑跑到楼下，看到王翔被他的宝贝美杜莎气得满脸通红，头摇得像拨浪鼓，嘴巴一张一合，直喘粗气，话却说不出一句，只干着急。

“又怎么了，给，我拿下来了。我们去海边怎么样？吹吹风。”圣武同情的看了王翔一眼，就又围着邪神道。

“OK！车在哪儿？”邪神道。

“停车场，走吧！我们先去取好了。”圣武搂着邪神边走边道。

3

约过了二十几分钟，上官圣武载着东方邪神来到海边。待车停了下来，邪神就立刻打开车门，跳了下车。

“哇！好美啊！空气真的非常棒呢！”邪神对着大海，蓝天，做了个拥抱的动作。闭上眼睛，打开心门，用甜美的声音道：“只要这样闭着眼睛，就会觉得自己的灵魂在飘荡。事俗的一切在合上眼的那一刻，变得那么微不足道，真希望时时与海做伴，与风做伴。”她张开眼，看到圣武吃醋的样子，又忙补上一句：“与圣武做伴。”

圣武这才开怀一笑，牵起邪神的手，放在自己唇边吻了一口道：“这还差不多，算你还小有良心。”

邪神不解的问：“怎样才算大有良心呢？”

圣武接着道：“嫁给我才算大有良心啊！”其实他早已知答案，就是忍不住要问。他只知道她是个名经纪，是个可以创造奇迹的魔女，除此之外，她的曾经、

她的家庭、她的朋友、她的生活，他都一无所知，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自己在她眼前却是一目了然的，难道是因为自己还不能让她信任吗？

邪神从他的眼眸中读懂了这份迷惘，可又不知该从何说起，自己的曾经是那么可怕的一个恶梦，告诉他，让他伤心吗？自己的家势是那么的具有权威，让他害怕吗？自己的朋友，是那么勾心斗角，让他嘲笑吗？自己的生活是那么没有规律，让他了解吗？不，她还不能说。也还不知该从何说起。

“圣武我……”邪神不知怎么办道。

“我不会强迫你说什么，当你想说的时候再说也不迟啊！别忘了今天的工作！”圣武安慰的道，然后又指了指手中的电脑。

“你生气吗？”邪神问。

“没有啦！我敢生你的气吗？好了，干正事要紧，反正我有的是机会，先来个霸王硬上弓，米已成炊，不怕你不同意，嘿嘿。”圣武越说越小声，最后干脆不出声。但实在忍不住，就捂着嘴儿偷乐。

他这种王翔式的二百五动作，把邪神搞得莫名其妙，不禁道：“你搞什么花样？”

“不能说。”圣武故意卖关子，装正经的开始为《不碎的梦》作曲子，或许歌词太具有吸引力，也或许

他灵感来了，总之，在海风的催促下，正激情的演绎着一曲《不碎的梦》；而他的心，也同样渴望自己的梦不会碎，因为这是他，唯一活着的主题。

东方邪神只能气愤的看着圣武，实在是，圣武认真的样子，让她不敢“亲近”。但不一会，她就由被海吸引到被海征服了。

看着海、那层层波、卷起朵朵的浪，美得那么动感，蓝色的海水，那晶亮而又清透的质感，让人忍不住，想投进它的怀抱，与它嬉戏，多么希望，自己是海中的一方浮蒲，与海流浪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就算有无尽的忧愁，也可以伴着潮声，深情吐露。悸遇的坎坷，人生的艰难，前途的渺茫。在海的身边，你可以放下世俗的矜持，从容哭泣，泪水，打湿了美丽面庞，泪水也冲淡了满心的伤感，漫步海边银色的沙滩，晕红的晨阳，也换来了一份超脱，一刻平静。用心去倾听，似乎海也在回应……

海风，吹乱了思绪，合上多情的双眸，耳边又有风的呼唤，放下尘世、理还乱的事。如今已淡忘所想的事。灵魂在飘荡，在和风追逐在和鸟追逐，忍不住起舞，突然抬头看了一眼天“为什么蓝色的天空飘过洁白的云朵，为什么蓝色的海水卷起洁白的浪花。邪神满含幽怨，无限多情的轻喃：“不知是宿命还是缘

份，但愿情缘不老，如天似海。”她又转笑起来。

“你笑什么，啊！你今天好奇怪，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又笑得那么开心，犯傻啊！还是脑筋打结啊！”圣武用手支住头，一边不解的问。

“你欠 K 了。真是，皮在痒啊！”邪神瞪了他一眼，娇嗔的道。

“我办事，你放心。”圣武比了个了不起的手势道。接着站了起来，拍拍身上，裤子上的灰。然后把电脑递给邪神。

东方邪神便迫不及待的接过来。边看，边轻轻的哼了起来。一曲下来，神色怅然，有种即清新舒爽又缠绵温婉的感受。但其间，有些地方在高低音的转变上有些难度。

“你真的打算逼出王翔的极限吗？这曲调简直棒呆了，可是王翔的嗓音是属于直线的，这种高低音合适吗？……”邪神问。

圣武傲然一笑，用手拨了拨被风吹乱的头发，很自信的接过电脑，再看着歌词，竟有模有样的唱了起来。

邪神惊讶的看着圣武说不出话来。他的嗓音不同于王翔的欢快，却有几分沙沙的魅力，低沉而善于变幻，有一种更另类更缠绵的吸引力，那么直接的打入

听者的心底。她都分不清，圣武和王翔，谁更是可造之材，谁更能博得听众与观众的喜欢。如果论外型，圣武绝是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类型。她现在才知道，原来他的骄傲与目空一切，确实是有本钱的。

邪神抬起手，却忘了鼓掌，再张开嘴都不知该说什么赞美的话。也或许，在她所知道的词语中，找不到可以形容的词了。

圣武笑着问：“怎么，很惊讶吗？其实，这只是雕虫小技罢了，不用太崇拜我的。”他又狂病大发的道。接二连三又说出一些自命不凡的话儿。唉！谁叫他姓上官呢！如果要怪，就怪遗传问题吧！

“你累不累啊！”邪神又好气又好笑的问，但转念又想起了什么说道：“喂，你条件不但不差，还相当不错，为什么不当主唱呢？是怕王翔没饭吃吗？什么时候你也有慈悲心了，真好笑。”她刻薄的话，说起来可真是一绝。看来东方邪神配上圣武真是老天开眼。一个狂放不羁，专爱说大话又自命不凡；一个桀傲不驯又鬼灵精怪，专爱打击那些自负又骄傲的人。这不是天作之合，那又是什么？

“你这天生不饶人的小嘴就不能乖乖的说点讨人喜欢的花儿吗？真让人又爱又恨，恨不得把你一口就吞了下去，也就不需要这么朝思暮想的了。拿不起又放不

下。”圣武用手抓着邪神的下巴，既恨又爱的说，看那表情，却是十足的爱，哪来半分的恨。

邪神妩媚一笑，长眉轻挑，楚眸斜盼，美貌的神彩足以迷倒众生，用醉人的声音说道：“谁让你又爱又恨了。我狂我的，与你何干，让你又爱又恨难道是我的过错不成？你以为你是谁啊！”她用手挥开圣武抓在自己脸上的手，得意的样子，倒真让人爱恨各半。

圣武包容的摇摇头，没办法，爱惨这个小精灵啦，道：“什么时候春秋冬夏不交替，你才会说好听的吧！”

“是啊！是啊！”邪神道。

“走吧！快中午了，你也肚子饿了吧！”他歪着嘴道。

随着海边的人渐渐增多，许多女孩子都把目光投向圣武，有的还频频有所表示。这一下子，更把圣武弄得一个头两个大，眼见美人就要大发醋意，他索性叫道：“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他这一叫，邪神倒不好意思了，连忙道：“你有病啊！叫什么叫。唯恐人家记不住你叫上官色男啊！你这火爆的脾气，早晚会吃亏的。”邪神白了他一眼，转身上车。

圣武也上了车，道：“我只是觉得那些人很烦，不想让你有所误会，美杜莎，别气啦。下不为例好不

好。”他低三下四的样子真让人有些不忍再生气。可谁让他遇上了以铁石心肠为座右铭的东方邪神呢？

“哦！那些人很烦，那我这么无聊的说教，你也一定很烦啰？”邪神双手环胸，皱着眉头冷冷的问。其实，她只是故意在气他，好让他收敛收敛坏脾气。

“是你说的我可没说。”圣武可怜的道。

“哼。”邪神不语。

“喂！不会真这么小气吧！唉！现在想听听我亲爱的美杜莎的声音都不行了。想起那个声音的甜美就让人一生难忘。那个话的水准更是了得，宁听美杜莎一句话，不读诗书三百年啊！”圣武婉惜的道。比起那些书，邪神的话确实好听多了，如沐春风啊！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看你说得这么熟练，而且书上说，人不风流枉年少，虚度青春最悲哀。说，如此这般讨好过多少女孩子的欢心。”邪神笑着问。

“冤枉啊！我怎么会呢？”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啊，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用这种方法讨好过女孩子，都是她们自己倒贴的，与我无关，所以不算。

“好吧！算你还识相，本小姐决定，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去买几个汉堡，咱们回去再吃也不迟。我怕他们呆急了会出来找我们，如果走岔了，今天就浪费了，好吗？”邪神认真的说。看样子，她又恢复职

业的本能了。

“OK。”圣武道。

车子转了个弯，停在一边，他急急的跑下车，不一会儿，又提了一大包东西上车，然后开了没一会儿，就到家了。

“你们可回来了。”倩云笑道：“你们再不回来，我们可就要出去找你们了呢？吃饭了吗？看你们又累又饿的样子，先喝点水吧？我去把饭热一热。你们等着。”

“不用了，小管家，我们买了汉堡。你们谁饿了，就一块吃吧！”邪神把倩云拉了回来，温柔的说道。

“你们两个人可真行，出去玩也不早点说，让我们呆在家里等你们，还这么晚回来，乐队到底要不要搞啦。”王翔气愤的道。

“呵！死小子，你欠扁啊！我们大冷天的去吹海风，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没事干啊！还不是为了你。不知好歹，真想K得你满头包。你知不知道美杜莎昨天晚上为了写这首歌连觉都没睡，我为了这曲子都差点感冒了，你知道吗？”圣武真的有些生气了。他把电脑打开，一把塞到王翔手中，怒目而视。

王翔拿着电脑，看着上面的字，本来不屑的眼神变得又惊又喜，问：“这是？你们为了‘狂徒’特别写

的吗？”

“是啊，我写的词，圣武谱的曲。你这回可真错怪好人了。还不快道歉？就只会说风凉话。”邪神也有些生气。但大家是朋友，又要看在倩云的面子上，所以不好发作。如果是旁人，她早让那个人后悔八辈子了。

“对不起，是我错。”王翔道。

“算了。”圣武拿出汉堡边吃边说。其实，今天早上他也有不对，也没有向王翔道歉，这样就算扯平了。

“哇！真好，太棒了。”其他人看完歌曲《不碎的梦》后，一致的道。

邪神拿了个汉堡，道：“打入海外市场，成为歌坛宠儿，就看这首歌了。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这首歌，会出现在你们的第一张专辑中。”

“未来真是一片光明。”王翔幸福的道。

“我用传真，把它给欧文，让他也看一看。”倩云拿起电脑走向传真机。

“不过，在出专辑以前，你们还得练几首曲子，一个星期后，我们到夜总会演出，两个星期后在体育馆有一场欢庆圣诞的演出，再然后，就该灌唱片了。”邪神有条有理的道，想起什么又说道：“倩云，再帮我把这个计划转告欧文，让他作好万全准备。”

“知道了。”倩云说道。

“圣诞演出，会和谁同台亮相呢？一定有很多大腕吧！真让人期待啊！”慕风道。

“好了，为了圣诞演出有个好成绩，我们开始练习吧！”王翔道。看他一鼓作气的样子真是信心十足。

圣武站起来，不急着跟他们出去，反而走到邪神身边道：“你不准再跟来，到床上乖乖的睡一会儿，知道了吗？”

“好哦，听你的。乖乖的睡一会儿，但是，你不许再和王翔斗嘴哦！”邪神顺从的说道。她真的爱死圣武这种体贴了。

“嗯！祝你有个好梦。”圣武应道。说着，在邪神的额头印上一个祝福的吻，笑着拍拍她的脸蛋，才依依不舍的走了。

一个星期，很快的过去了，“狂徒”乐队的成员也都变得更有默契了。这天，便是他们到夜总会初露锋芒的日子，他们几个对这一天都充满了期待。

晚上六点，他们准时到了“梦巴黎”夜总会，邪神站在门口，提醒着他们“一会进去了，可别给我丢人，见了老板要客气一点。唱完了半场会有另一个乐队唱，你们要更有风度一点，对那些不认识的客人别随便打招呼，知道了吗？”

“是！”几个人道。

“那进去吧！”邪神笑着道。

走进夜总会，几个人就变成了好奇宝宝，这看看那瞧瞧的。

“啊呀！二小姐，你可来了，我还在这儿急你怎么还不来呢！这几位就是您的伙伴吧！真是幸会。”来者是个四十几岁的胖老头，一脸奴才相。

“啊！方老板，你好，我这不来了嘛！”邪神冷冷的道：“你们还不叫人。”她转头对几个小伙子说。

“方老板多多关照。”几个人道。

“不敢，不敢。”方老板对他们点头道，接着又笑着问：“二小姐，您看，现在开始呢？还是让几位休息一下，客人也不算多。”

“不用了，让他们开始吧！”邪神道。

“好的好的。”方老板道，他一挥手，指向一个舞台道：“请。”

几个人拿好各自的乐器，试了试看，还算不错，便商议好唱什么歌，从容的演奏起来。

邪神走向吧台，叫了一杯酒，道：“方老板，你帮忙吧！”

“二小姐如此说，那属下告退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方老板道。

“行了。”邪神道。她举起杯子，向舞台上的几个

人一挥。

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客人也就愈来愈多，夜总会就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男男女女，加之灯光昏暗，便做出各种丑态来了，邪神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一边冷笑着。

“美女，怎么一个人坐着，寂寞吗？”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歪在吧台道。

邪神不说话，还是喝着酒，听着歌，好像没听见似的，心中却不住冷笑。

那个人见邪神不说话，以为她是默认了，便色眯眯的盯着她看，一只不安分的手正伸向邪神的胸部。

邪神火大了，把酒杯往桌上一拍，“呼”的一声，杯子碎了，她拿起一个大些的碎片就用力按向那个人的胳膊。

“啊！”酒鬼杀猪似的叫了一声，而夜总会的声音原本就是很乱，他这一声也没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方老板忙走过来，有些胆怯的看着邪神，在他的夜总会里，有人敢惹邪神，那一定会倒大霉的。

“二小姐，对不起，我会处理这个人的，交给我好了。”方老板道。

“你看着办吧！”邪神道，说着，她翩然下了吧台，到舞池中跳起舞来。

方老板叫来手下，连忙把那个人拉出夜总会，少不了打个半死才好交代。

邪神无聊的跳着舞，不觉间跳起了她最拿手的舞姿。一跳，一笑，抬手，勾脚，渐渐的，舞池中的人都让开了来，只剩邪神一人，她还不知道。

一曲下来，大家都纷纷鼓掌，邪神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人跳，不好意思的回到了吧台。

“喂！你舞跳的原来这么好啊！”王翔在她背后说了一句。

邪神回头看他们几个人唱完了，便问：“感觉如何，开不开心。”

“太棒了，与练习时不同，倒是当着那么多的面唱歌，有些不好意思。”王翔点了一杯酒坐下来才道。

“刚才那是什么人。”圣武也叫了一杯酒，坐在她身边问。

“无聊的醉鬼，发狂发到我身边来了。让方老板的手下教训了一顿，也许现在还半死在后门上呢！”邪神无聊的道。不知为什么，一进这个夜总会，她心情就不好。

“是吗？真讨厌，不过在这玩一会儿倒是满不错的，乐器设备音箱还都过得去。”圣武喝了一口酒，懒懒的道。

邪神看王翔，倩云他们在舞池里正跳得开心，不禁向他们挥挥手，道：“你开心就好，我倒有些无聊。”

“那我们回去吧！”圣武道。

“不要，你看他们多开心，这么早走会扫他们的兴的。”邪神道。

“可是你并不开心，我也好讨厌这种地方，不如我们先走一步，我想他们不会在意的。”圣武讨好的问。

“你不问我为什么讨厌这种地方吗？你不是想知道我的一切吗？为什么不问呢？”邪神厌恶的说道。她好像心情很坏，真想吵架似的。

“你不想说，我又何必问，喂，你今天心情好像真的很糟。”圣武道。

“你知道吗？刚刚那个酒鬼，居然想非礼我，我知道自己不是个丑八怪。而你，也只是喜欢我的外表吗？”邪神苦涩的问。她用一种很超然的目光盯着圣武，心中也在盘算着他的答案。

“你说呢？”圣武避开她的眼神，看着手中的酒杯，似开玩笑，又似认真的反问。他心中不禁好笑，原来这个小巫女真的这么在乎自己的感受呢！

“我不知道，可是，我就好爱你现在的模样，你呢？”邪神认真的说道。

“傻瓜。”圣武跳起来，他用手弄乱邪神的头发，

开心的说道：“你这个小巫女有没有什么法宝，让我永远不老啊。”

“这是什么意思。”邪神问。

“我就是喜欢你喜欢我啊！所以我要不老，让你好永远的喜欢。”圣武解释道。

“哈……这么说，你也喜欢我喽？”邪神问。

“当然，是爱。”圣武又道。

“是爱。”邪神跳下高脚椅，抱住圣武，口中反复重复着那两个字。

“喂！你们两个要抱多久啊！”王翔他们走过来打趣道。

“要你管。”邪神松开圣武，扬着下巴道。

“走吧！天都要亮了。”倩云道。

“走喽。”一行人欢快的叫着。

几天的夜总会卖唱也渐渐进入了尾声，而在最后一天，邪神可真的火大了。

“狂徒”唱完歌后，还是照旧在夜总会里玩玩跳跳，喝喝酒，聊聊天。

“嗨，柏瑞。你怎么也来这种地方了，真巧啊，好久不见了，你还是这么帅，怎么，想不想我啊！”一个火爆女郎，手执一杯鸡尾酒，娇嗔的依倒在圣武身上。

“嗨！凯莉，你好，真巧。”圣武习惯的把手搭在

那个女人的肩上。他以为在舞池跳舞的邪神看不见他这种行动。

“你回国啦，怎么，在美国呆不下去了，人家找得你好苦哦！有什么奖励吗？”凯莉放着电有所暗示的道。

“有。”圣武把手放到吧台上。对酒保说道：“给小姐一杯血腥玛莉。”然后又看着凯莉，问道：“我请你喝一杯，好吗？”

“讨厌，你明知道人家说的不是这个嘛！”凯莉把手搭在圣武肩上道。而低胸的衣服，不用细看都一清二楚了。

“那我请你喝两杯酒好了。”圣武看也不看她一眼，那口气仿佛在谈论天气一样。

“你好坏哦。”凯莉道。

“你好坏哦！上官圣武。”邪神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身后，用零下一度的声音叫道。

圣武听到这个声音就像触电般跳了起来，转身道：“美杜莎我没有，我跟她……”啊！？他有种一个头两个大的感觉。

凯莉倒还识相，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

这时，酒保还不识相的道：“先生，你请哪位小姐喝酒啊！”

邪神二话不说接过酒，手一挥便尽数泼在圣武脸上，道：“我请你喝一杯酒，好吗？”她说完就气冲冲的转身跑了。

“美杜莎，美杜莎。”圣武也随之追了出去，他跑出夜总会，向四处一望，见不远处有个小女人坐在路边“嘤嘤”的哭。他充满犯罪感的走过去，跪在她身边说道：“原谅我好吗？”

邪神抬起头，一双含满泪水的眸子无限幽怨的盯着他，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哽在喉咙，咽不下，吐不出。只是说道：“你不是要请我喝一杯吧！”

“对不起。”圣武抱住她。

“因为我们要分手而道歉吗？”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要和你吵架，我是真心想和你道歉，你干嘛说到分手。”

“你在我面前和另外的女人亲亲热热。”

“你吃醋了。”

“我没有。”

圣武笑着看哭得梨花带泪的小女人，不由一阵心痛，他很温柔的抱住邪神，轻轻的，轻轻的吻上她的唇。

邪神起先是抗拒，慢慢的，又被他征服。迷醉的合上眼眸，泪，顺着脸颊滑落，像夜幕中闪亮的星子。

当爱，以如此的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谁又能拒绝呢！爱情，不是因为破坏性的错误而美丽在恋人的心里。它，是一种破坏后的再创造，就算已不再是天堂，也是人性最柔软的隐私。不禁想起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爱之酒，甜而苦。两人喝是甘露，三人喝是酸醋，随便喝，要中毒。

“原谅我吧！再也不敢了。”圣武在她耳边温柔的轻喃：“我发誓，此生只爱东方邪神，若移情别恋便不得善终。”

“那就请我喝一杯吧！我可喝不惯血腥玛莉，还是一杯红粉佳人吧！”邪神故意说出两种酒的名称，借以区别凯莉和自己。血腥玛莉，妖而烈；红粉佳人，淡而雅。

“随你好了。”圣武会意道。

“你们别到处跑好不好，让我们可好找呢！请问，东东，你怎么变成兔子眼了，好有趣。”王翔乐哈哈的问。

“你别说了。”倩云打了王翔一下，又道：“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圣武道。

“有。”邪神道。

大家都看着他，仿佛在说，说谎可不是好孩子哦！还是从实招来吧！别让我们严刑拷问哦！到时候，嘿嘿。

“好吧！”圣武心虚的道：“我已经被原谅了。”

回家后，大家都聚在客厅，开一个家庭会议。

邪神从圣武手中接过一杯牛奶喝了一口，道：“因为圣武行为不检，所以，我不得不改变我们的计划了。”

“你不能说得好听点嘛！什么行为不检，应该是男人不得不发生的错误，或者……”圣武喝着牛奶道。

“你给我闭嘴，一边呆着去。”邪神不耐烦的骂了他一句，心中想，男人就不应该相信，给他点颜色就开染房。

其他人想笑都不敢笑，看圣武被骂还那么高兴的样子还真有点同情他，再看邪神一脸怒气又不好说什么。

当然除王翔外。他哪能错过嘲笑圣武的机会呢！他笑咪咪的拍拍圣武的肩膀，用一种表示同情的声音说道：“圣武啊！以后要检点些嘛，不要让我们为难才好啊！”

“去你的。”圣武挥开他的手骂道：“你这个二百五

少在哪惺惺做态，我有什么好让你们为难的？白痴。”

“谁是白痴。你才是。”王翔道。

“好了，听我把话说完。”邪神威严的看了他们一对宝，道：“我把计划改为，下个星期不去夜总会了，在家练习，以免你们一失足成千古恨。”说到这儿，她看了圣武一眼。

“还有呢？”慕风问。

“嗯！王翔除外。”邪神道。

“为什么？”王翔笑问。

“因为，你要学跳舞啊！我会给你安排老师上课的，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你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累，因为这个老师特别严格，你有一个动作练不好，他会让你练上一百遍的。”邪神用一种专业人士的声音道。

“不会是你吧！”王翔苦闷无助的问。

“不，是我的老师。”邪神道。

“你已经是一个魔性通神的妖女了，你的老师不比你更变本加厉。”王翔失魂似的道。

“哈哈……”大家被他逗得一阵大笑。

第二天，邪神的老师来了，果然，王翔应了自己的“吉言”。邪神的老师比邪神更夸张，教学工具是棍子，学习时间为十八小时。学习要领为练习一百遍。短短的一个多星期，王翔在老师的训练下，就像一个

专业舞蹈演似的。随着魔鬼特训的结束，他人也整整瘦了六斤！

“不错！不错，身材也更标准了。”邪神赞叹的道。她真是有点不知说什么好了。王翔给她的感动可不是一点点哦！

“谢谢！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认识到走向成功是一条多么辛苦的路。”王翔的语气老成了许多。或许是真的长大了，或许，是他太累了，脑筋秀逗了。

“想不到这小二百五原来这么能吃苦，以前还真小看他了呢！”圣武也不得不说了表扬他的话。因为王翔的表现实在很好。

“这些日子大家都累了，后天，就是我们正式向外界宣布成立的日子，大家好好休息一下，圣诞演出不要给我丢脸哦！”邪神道。如今，她对“狂徒”乐队愈来愈有信心了。他们的心是那么的团结和渴望成功。

“没问题。”大家异口同声。

在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洋溢着无尽青春光彩，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好。或许，不必经历太多失败，成功之路就在眼前。用他们无限的激情，告白人间最美的心情。年轻的心，像火焰一样在颤抖，在舞蹈，是“狂徒”便无畏无惧，真正的人生，是从自信的那一刻开始。

4

“狂徒”由邪神带领，乘着提前准备的面包车，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点也不把出道来的首次演出放在眼里。

邪神扫视着大家道：“别得意忘形，在顺序安排上，你们是中间偏后，这可不是个好位置哦！还是与当今许多被媒体捧为实力派歌手同台演出，你们正经点好不好。”

“这是主办的单位不了解我们的实力，以后我们大红大紫了，请我们开演唱会我们还不不去呢！哼。”圣武自信的傲首而视。

大家对他这种没有来由的自信向来是用沉默来表示反抗，所以都不理他。

而邪神看了他一眼道：“你的病情是不是又恶化了。”那种深而远的目光，像一种美丽的毒让人情迷而不自知。

圣武不理她的取笑，搂住她的腰，色色的盯着她，

在她耳边轻喃了几句：“我会证明我说的每一句话！爱你到永远是其中一句。”

邪神白了他一眼，甜甜的笑道：“要想清楚哦！万一后悔可来不及了，我会认真的。”她笑得那般邪气而别有深意。不是特别温柔，不是特别在意，她的声音和眼神，却总包含了更多其它的东西。

“放心，我后悔的时候会通知你的，你会认真又不是我会认真，哈哈……”圣武笑若春花，打情骂俏的本事更是功至臻化。

邪神没说话，整个人却扑到圣武身上又掐又打，有些消气后才说道：“你试试看啊！那杯酒还没请我喝呢！”

“天啊！又来了，我们不要再旧事重提好不好。”圣武有些吃不消的道。

“什么旧事重提，我可是铭记于心呢！永不敢忘。”邪神道。

“到了。”司机说了一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邪神下了车，迎面就看到在美国就采访过自己的记者。笑道：“这不是《海外传真》的记者吗？真是久违了。”

“啊！”那记者一惊忙道：“东方小姐回国发展了，还能记得我真是太好了。那请您回答，为什么与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签约呢？”

邪神说道：“我此次回国并力捧‘狂徒’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实力。而与小公司签约也是想从头再来，不借在美国的名声打天下。对了，什么时候安排我们上封面啊！”

“当然，只要有机会。”记者道。

待几个人进入化妆室，找了个位置坐下，邪神神秘失踪，不一会儿，她出现时手中又多了一个笨笨的箱子。

“哇！你这是干什么。”王翔不解的看着邪神手上的箱子，外行人似的问。

“这是化妆箱，不然你们准备素面朝天的登台亮相吗？”邪神敲了一记响头，又白了他一眼似在说，什么笨问题。

“喂！干嘛打人嘛，人家王翔本来就二百五，这一下子铁定被你打傻了。”圣武无奈的道，又同情的看着王翔。

“死孔雀，你再说我拔光你的毛。”王翔没别的办法，很显然他已词穷了，只有“孔雀”挂在嘴上，回击圣武了。

“你说谁是孔雀，白痴……”

“你才是白痴……”

“好了，别吵了，你们两个人合作一点行不行，真是搞不懂你们耶，就不能成熟一点？你们也不用如此表现自己吧！”邪神边给林枫化妆边抱怨。

“哼。”

“哼。”

两人看在邪神的面子上谁也不多说一句，谁也不理谁，各自把脑袋昂到天上去了，不过这一声“哼”，倒默契十足。

席慕风看着他俩，心中却想，两个人都不是小孩子了，却还像小孩子争糖吃一样，什么嘛，亏他们还有东东跟倩云。为什么像我这种安份型俊男没人来爱呢！一定是老天爷也妒嫉我吧！嗯我什么时候也向上官圣武发展了。

不知是邪神化妆技巧出神入化，还是别的什么原故，三下五除二，林枫和席慕风就搞定了，接下来她正给圣武梳头发造型。正在这个时候，身边就来了人。

只听“喂！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没看清这是林美琪小姐的位置吗？你们好大的狗胆，要想在歌坛上混饭吃，就赶快给我滚开，也不打听打听林小姐是什么身份。”

圣武听得怒气冲天，拍案而起，话也不说一句，就拉起来人的衣服，把他给拐了出去，踢了一脚方才

解恨地回到座位上。

而此时化妆间的人都看着圣武一群人。想看看这些人到底多么神通广大，能扳倒林美琪这个娇气又没水准，下贱无聊，只靠绯闻和她老爸的钱走红的艺人。

这时，远处一个女人等得不耐烦了，走过来道：“叫你们让开你们听见没有。”她便是林美琪，她不怀好意的盯着邪神，凡是比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她都不会放过。

邪神只消轻轻一瞥，便把林美琪的俗态尽收眼底，心中不断思量轻重缓急，心想，我一个人充黑脸不要紧，如果能为“狂徒”把气势打出来也值得。看了来人一眼，并不急着说话。

“看什么看，还不滚！”林美琪生气的道。此时她心里倒打起边鼓，心想，这个人如此面熟，可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好生奇怪。可看她如此年轻，又长得漂亮，一定不是泛泛之辈。看她一付如此不屑的样子想必一定有靠山吧！不怕，这块地方除了光哥便是我老爸，我有什么好怕的。

“哦！原来林美琪玉女不是玉女是妓女，那么，开个价吧！看你一眼要多少钱，我会付的。哼！怕人看就别出来混，免得弄脏别人眼，啧啧，一副骚包相。今天本小姐我心情好，放你还有你的狗腿子一马，现

在就给我滚远一点，一会，想走都由不得你了。”邪神不骂则已，一骂人便是句句难听。

林美琪气得脸都绿了，大约，她长这么大都是她骂人，还没让别人骂一句吧！突然有人如此骂她，她还一时间找不出什么话来还击，就只在那喘气。

邪神又横了她一眼，笑言：“慢慢来，这一口气不上来可就不好玩了，到了十八层地狱，那儿阎王小鬼可个个不近女色，公平严明，像你这种贱骨头，没人撒娇，岂不让我于心不忍！”她笑着摇头，很可怜的叹了口气。

“哈哈……”圣武、王翔等人实在受不了。一个个笑得那么夸张，本来其他人惧怕林美琪的权势，不敢笑，只好强忍着，但在圣武等人的带动下，更笑得不可收拾。

此时，一个胖胖高高、黑丑丑的男人带了一大帮人冲了进来，原本就不大的化妆间显得更小了。

“宝贝，心肝，谁惹你了，告诉我，我给你出气。”那个男人大摇大摆的走到林美琪身边问道。他又看向化妆间里的人，吼道：“看什么看，小心我黑老虎扒你们的皮，妈的！”他凶狠的扫视着众人。

虽然大家都不服气，但也都不敢再看，有的低头工作，有的匆匆出去了。大约是抱着不敢惹是非，不

如躲是非的心态吧！

邪神抬起头，很邪媚的笑着对那个黑老虎伸出手，那黑老虎不知是真被鬼迷住了心，还是被邪神一笑勾走了魂，色迷迷的伸出自己的手，正要好好摸一摸，做梦也想不到邪神是个脸上笑得越好看，心里就越毒的女人。这不，这只黑老虎还没摸到她的指甲，就被她甩了两个耳光，这出其不意的一招，倒真打得黑老虎一嘴巴血腥。

这下可好了，黑老虎的手下都从怀间拔出刀来，指向邪神，大有一声令，就把邪神大卸八块的架势。

“天啊！”慕风等低叫一声，心想，这下可惨了，且不论东方邪神多么了不起，多么有势力，可远水救不了近火。若论打架，他们哥儿四个哪个人没经历过，就算让刀砍几下也没关系，可初次登台，就形象尽损，以后，可怎么办？不，现在又该怎么办？大家心中都实在没了主意。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

“光哥！”林美琪扑了上去，不愧是个演戏的，当场就哭得惊天动地，像在给她爸妈嚎丧，倒不像是心痛，真让旁人偷笑。

“臭娘儿们，给你脸你不要脸，老子今天就砸你的场，不让你们几个小王八蛋唱，妈的！”黑老虎拍着林美琪的背，一只手摸着火辣辣的脸狠狠的说道。

“放你的狗屁。”圣武忍不住大骂，又腾的站起来，双手抱拳，脸色铁青。

邪神横了他一眼，示意他坐下，然后冷笑道：“黑老虎，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若要打架，也按规矩划下道来吧！”

黑老虎一愣，想不到眼前美女竟也是道上的人，前几天听方老板说，二小姐回来了。他可一次也没见过二小姐，万一眼前的人就是，那该怎么办，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林美琪可等不及了，道：“我们光哥名叫李光，人称黑老虎，扬风组的堂主，怎么样，怕了吧！你们几个不知好坏的东西，现在求饶还来得及。不然，有你们好看。”她得意的样子真让人见识了什么叫狗仗人势。

“噢，扬风组，好，好得很，李堂主是吧！方老板没告诉你，二小姐我回来了吗？你好胆量啊！扬风组里是你这个小小的堂主当家，还是我这个二组长当家。”邪神冷着脸问。

所有的演职人员都走光了，现在的化妆间倒又有些空了。王翔几个人，还有黑老虎的手下都注视着邪神。

“还不把刀放下来。”

黑老虎几乎站不住了，对着手下人叫了一声。然后“扑咚”跪在邪神面前，哀求道：“二小姐，放过我吧！求您了，您大人有大量，就网开一面吧！”

邪神还是冷冷的注视着他，道：“你以为我人在美国，就不知道你这些年的所做所为了吗？方老板可一件一件的都说了。我也不跟你废话，林美琪你就看着办吧！你不是要给她做主吗？好啊！你要砸场不是吗？行啊！”

李光，也就是黑老虎，猛的站起来，挥了林美琪几个耳光，又自己挥了自己几个耳光，又道：“属下告退，属下告退。”说完，就带着手下夹尾巴狗似的跑了。

邪神又拿起工具，依旧给圣武梳发的造型，道：“如果我再不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想你们就该请私家侦探查我的底细了。我现在不想多说话，倩云，你代我说吧！”

“好。二小姐是东方财团总裁东方冷君先生的孙女，未来东方裁团的继承人，扬风组组长东方冷观学姐的妹妹。”倩云温柔的道。

“啊！”几个人一吐舌，无不惊叹。原来她是这么大有来头啊！

“你还真行。要不要我再为你补充几句，美国 BAB

公司，‘摇滚男孩’的前任经济人。”上官圣武半自嘲的道。原来她是位千金小姐，真是太讽刺了。

邪神偎在他耳边道：“爱你到永远，我也是说话算话。”

“不后悔？早知道你这么有来头，我也不敢亲近了，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圣武有些心理不平衡的道。

“说到做到。”邪神道。

“对不起，几位，可以拍几张照片吗？”几位记者冲进来道。

“可以。”邪神道。

“请问，‘狂徒’乐队与林美琪小姐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你们坐了她的位置。”

“对不起，无可奉告。”

“那您以什么身份说话呢？”

“‘狂徒’的经纪人。”

“那您是‘摇滚男孩’的前任经纪人吗？”

“是的。”

“那您为何放弃美国如日中天的事业，到国内发展呢？是不是这边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呢？”

“这是我的祖国，这有我的同胞，在为国外音乐出力的时候，我感到不自在，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打

扫一片净土，为爱音乐，从事这方面事业的人，尽一份绵薄之力嘛！所以，我为大家引见其中最优秀的‘狂徒’。”邪神魅力十足放着电道。

“那请问，‘狂徒’打算何时推出首张大碟呢？是东方小姐为其量身定做吗？”

“不，不，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请到了天王制作人，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上官欧文当制作人。也就是我们的吉它手，上官圣武的哥哥。”邪神不忘为圣武做广告。

“东方小姐，请再说点吧……”

“东方小姐……”

看来与黑老虎和林美琪一斗高下的同时，就为“狂徒”乐队免费做了一次广告，这一下，明天的头条新闻又出炉了。

“好了。”邪神给王翔上好了妆道。看了还在那不断拍照的记者，无可奈何的道：“对不起，各位，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请让一让，我们要登台了。”

“王翔，你过来！”邪神又道。

“什么事？”王翔问。

邪神在王翔身边小声道：“你改唱《不碎的梦》，有没有把握。”

“没问题。”王翔点头道，然后又小声说道：“你知

不知道你刚才笑得真丑。对了，我现在有些崇拜圣武了，敢做敢言。你可别告诉他哦！不然他会笑死我的。”说完，他就走了。

圣武此时又习惯的走到邪神身边，把手搭在她肩上对她搂搂又抱抱，然后在她耳边道：“那小鬼神秘神秘的跟你说什么？怪怪的，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啊！”

“你啊！就是这么多心。”邪神手指用力地戳了戳圣武的胸口。

圣武抓住她的手，道：“这可是谋杀亲夫啊！”

“你不生气？”邪神白了他一眼。

“我哪里敢呢！只是心里有些醋味，你也该了解才对嘛！”圣武道。

“好了，快去吧。”邪神道。

他们几个走上台，台下已经有不少人离席，去另一边的娱乐区。看来，出师不利，毕竟，他们刚刚出道，也没开过演唱会。但是，他们相信，一曲下来，这儿就要挤破头。

王翔他们也不用什么开场白，试了试麦克风，吉它与贝斯也划出了几道音浪，他们就相互一点头。

王翔道：“各位，现在由我们为大家演唱《不碎的梦》请大家欣赏。”

随着抒情有如圆舞曲的前奏，王翔那微带磁性，

更充满忧愁的声音，轻唱起《不碎的梦》他用有如深秋夕阳下，飞舞的落叶般的情调诠释着这首歌，随着曲调的变幻，他愈唱愈深情，一颗心，也随着歌声在沉淀，在飞远，他的眼神，更似飞越了几个世纪，迷惘中满含着期待与祝福。

而其他“狂徒”的成员，也更似王翔般投入，随着歌声，似乎也记起了自己的美好往事。

当王翔那半告白似的轻哼出最后一句歌词，音乐的最后一个音符也消失在空气中，就那么一瞬，所有人都屏息着凝望，心灵所受的振撼，都那么不可思议。接着，就像暴风雨来临般的掌声与叫喊，还有的人，不停的挥手。

在后台，邪神却没有那么激动，在心中流露着淡淡的忧伤。这份矛盾的情怀，使她的面容在妩媚中多了一份典雅与庄重，让人看了有种打心底萌发的一种敬慕。

而这时的倩云，就有如小女儿般，哭得好不伤感。真分不出她是高兴还是悲哀。

邪神没有办法，就拿出面巾纸道：“倩云，你别像个小女孩儿似的好不好，以后我怎么放心让你接我的棒。”

倩云擦了擦泪，很乖巧的点点头，有点迷惑，因

为她实在不知邪神话的用意。

“各位，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再唱了。后面的节目也同样精彩，我们可不想因为自私而影响节目的运作，谢谢。”圣武走到王翔身边道。接着，他拾起扔在台上的玫瑰，放在唇边吻了一下，向台下的人挥了挥手。

几个人终于从台上走到幕后，也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王翔得意洋洋的说道：“太棒了，看到台下那么疯狂，我的情绪也跟着疯狂了。真想不到，竟这么受欢迎。”

圣武白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骂道：“要不是我给你解围，你还在那儿立正站好呢！”他摇摇头，一脸不了解的样子。不过心里却表扬他，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唱发挥到这个水准也真不容易了。不过要看是谁写的词，谁谱的曲，还有谁给他伴奏。

“好了，你就别骂他了。”邪神赞许的道。

“送给你，圣诞快乐，美杜莎。”圣武把手中的玫瑰送到邪神手中，满含无限深情的道。他的眉眼似乎都在笑。

“Thank you。”邪神接过花，也深情的道。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了，亲了亲他的面颊。

“走吧！”几个人道。

“今天是圣诞，我们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如何？”邪

神对其他人道。

“好。”大家道。

“怎么庆祝。”王翔道。

“这样吧！倩云你和王翔去买吃的，嗯！林枫、慕风你们两个负责把乐器送回家，嘿嘿，我和圣武给你们带份惊喜回去。”邪神对大家说道，然后神秘的挑挑眉。

“好吧！”

“那我们先走一步。”

几个人就地分手，各自做着邪神交代的事。这种顺从让人有些奇怪，感叹邪神魅力无穷。

圣武和邪神拉着手走在街上，已是入夜，风不怎么温柔，吹来吹去，都像是在向人们示威，邪神倚在圣武的肩上。好像如此，才能避开世间风雨似的。在每家店铺的橱窗上，画满了对人们圣诞的祝福。五光十色的节日彩灯，又一个个亮得如天上繁星，这种温馨的妆饰，更衬托出他俩那相濡以沫的深情。无论过路的还是路过的人，都不禁多看他俩几眼，或者，多给他们几个微笑。

“美杜莎。”圣武叫了一声。

“什么？”邪神问。

“你会永远爱我吗？”

“为什么不会呢？你以为我真是千金小姐型的女孩子吗？”

“因为你身份特别，我就会有一种怕怕的怪感觉，我最讨厌让身份来束缚人生了。”

“我自由的像风，何来束缚。”

“今天不会，明天不会，后天呢？计划不如变化快。不过只要你不变心，我也不会变心。你变心，我还是不变心。”

“这样才乖嘛！”邪神快乐的拍拍圣武的头，冲他做了一个鬼脸道。

圣武懒懒的伸了伸胳膊，突然用力一拍邪神的肩，搂住道：“快说吧！你有什么鬼主意，还不从实招来。”

“不告诉你，不告诉你，我要让你和倩云、王翔，林枫、慕风，一起收到这份惊喜的礼物，让你们知道，我好爱好爱你们。”邪神欢愉的声音飞扬在空气中，她的表情就像个天真的孩童在对星星许愿一样。

“从来都是你花样最多，好吧！不告诉我不告诉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圣武不在意的问道。他知道，只要邪神不想说，就一定不会说，一再追问，只徒增烦恼。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把悲伤放在心里，把快乐送给每一个人，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回家啰，邪神道。

“这么快。”圣武问道。

“出来逛逛而已，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小偷呢！”邪神出其不意的问了一句。

“啊！”圣武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他很无奈的叹了口气，心中想，这个坏巫女还真神通广大，什么事儿也干得出来。

“计程车。”邪神一挥手叫道。

两人回到家，并不急着上楼，只在楼下站着。好像在等人，其实在喝西北风。

“喂！我们为什么不回去，或许林枫、慕风他俩已经回来了。”圣武问。

“不用急，他们没回来。”邪神向楼上看了一眼道。接着她向远处一指道：“你看，两个人这不才回来嘛！我说的没错吧。”

“嗨！回来了。”

“上去吧！”

林枫和慕风走过来问。

“不行！”邪神道。她跳向门口，把双臂伸开，一付紧张兮兮的样子。

慕风和林枫询问的看着圣武，只见他一耸肩，摊摊手，那样子也似什么也不知道，就只好作罢。

“喂！你们怎么不上去，专门在这儿等我们吗？”

倩云和王翔牵着手走过来道。

“不是。”林枫道。

“东东不让我们进去。”慕风道。

“好了，人到齐了，我们回家喽！我说过，要给你们一份圣诞礼物，别怀疑了，走吧！”邪神欢快的说道。

几个人匆匆上了楼，到了门口，邪神又道：“你们别惊讶哦！也别怪我自做主张。”

他们推开门，不由的大叫一声“哇！”便被自己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整个客厅里所有的东西都不知被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最靠墙的地方有两个人，一位在弹着钢琴，另一位在拉着小提琴，在房子的最中央，有两个厨师模样的人，最意外的是，两人的中间竟放了一个六层的航空母舰型的大蛋糕。随着他们进门，“砰”的一声，一名厨师打开了一瓶香槟酒，场面真是感人。

“太棒了，这不是在做梦吧！”王翔叫道。

“太美了，一定是做梦。”倩云道。

“可以吗？”圣武向邪神做了一个邀舞的动作。

“很荣幸。”邪神欣然回应。

两个人伴着小提琴和钢琴的乐声，双双滑入舞池（客厅）。两个人谁也不言语，只默默的注视着对方。

眼睛，是他们交流的工具，陶醉，赞叹，感激，相映成辉，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心灵之窗捕捉对方神情的每一瞬变幻。

一曲下来，他们还没有结束这种精神交流。人类的语言原来远不及沉默的作用。

厨师把酒分别倒在六只杯子里，每个人各取了一杯。

“干杯，祝我们圣诞快乐。”邪神说道。

“干杯。”大家共同举杯道。

他们六人都享受着这种惊喜，邪神的这一份圣诞礼物真是太棒了，他们两人一组的说着话。

“你这个小巫婆，真是精灵古怪，也不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这么绝妙的主意都不提前说一声。”圣武说道。

“说出来不就没意思了，怎么样，你开心吗？”邪神喝着香槟问。

“当然开心了，什么时候也轮到我們为你做点事才好呢！”圣武道。

“你们把歌曲弄好，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想看着你们笑口常开，我想你们幸福，我想，我们永远保持一份愉快的心情，无论以后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团结，从容的面对。”邪神的样子有一种祝愿，又有一

种期待。

“你是我们的幸运巫女，有你在，会有什么不快乐呢？”圣武道，接着，他把手伸给邪神。

邪神拉着他的手，摇来摇去，道：“我们就像一个家，一个永远没有不快乐的家。”

“这杯酒真好喝，或许是我的心醉了的原故，你打算什么时候嫁给我啊！”圣武问。

“啊！嫁给你，怎又是这句啊！”邪神道。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我们是一家人啊，你不嫁给我怎么算一家人。”圣武道。

“讨厌啦，我只是打个比方，就像人们形容一个人眼睛漂亮就会说她的眼睛像星星在闪烁！”邪神笑着说。

“你有一双比星星还美的眼睛，因为你是我心目中的美杜莎。”圣武俯身在她耳边道。

“美杜莎，为什么？”邪神不明白的问。

“因为在希腊神话中，美杜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仙女，可是，她的恋人在一场战争中死了。她也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巫女，头发变成了蛇，双腿也变成了蛇尾，身上长满鱼鳞，口中也长出一对狼牙，谁看她一眼，谁就会变成石像。”圣武说道。

“那与眼睛有什么关系。”邪神还是不明白。

“谁看她谁就会死去，如果，你是美杜莎，我就算变成石像也还是要看着你。”圣武道。

“谢谢，因为美杜莎的情人死了。所以，她的眼里只有恨与怨，如果我是美杜莎，你死了我一定不会活着的。”邪神把圣武的手抓得更牢更紧了，仿佛抓住的是自己的生命。

“傻瓜，我又不是神，当然会死。”圣武笑道。他把邪神拉入怀中，感动的从背后抱住她，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眼中微盈的泪。

“可是我是啊！那我就施一段法术，让你永远不死，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邪神道。

“快乐的享受生命，从容的面对生命，今生拥有你，我已满足了。如果有来生，我们就乞求命运再让我们重复今生的爱情，这不是更美妙吗？”圣武道。他把下巴压在邪神的肩上，在她耳边吹着热气。

“这个建议也好诱人哦！”

“那当然。”

“好像和你在一起本身就很诱人了。”

“宝贝，你可以不说话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找机会吻你哟！”

“不行，十二点了，该切蛋糕了。”邪神从他怀中

挣脱出来道。

突然，灯灭了。一片黑暗中亮起一串火苗，蜡烛一个个插在蛋糕上，让人不禁再一次赞叹邪神的用心良苦。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大家切着切糕，分享着美妙的夜晚。

5

上午九点，倩云迷糊的爬了起来，看到其他人睡意尚浓，轻轻的一皱眉，没办法的说道：“真是小孩子，起不来就不要玩得那么晚嘛！东东的手下不只是办事迅速，家具也都回到了原地，蛋糕也不见了。一觉醒来真像做梦。”她边说边从卧室中把被子抱出来，一条一条盖在客厅中睡觉的几个人。

就在她给邪神盖被时，突然被邪神用空手道扳倒在地，再一只手压住她的上身，另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

邪神迷糊中以为有人偷袭她，便使了一招。睁开眼一看，才知是倩云，忙放手道：“是你啊！吓到了没

有。真是不好意思，伤到了没有？我可是无心的。”

倩云一边揉着脖子一边用几乎崇拜的目光注视着
她，笑着说道：“我没事，东东，你的功夫真是太好了，真了不起。你跟谁学的啊！其实，我也学过一点防身术，有空教教我如何？”

邪神头一歪，嘴一撇，眼一钩，打趣的问：“是不是以后嫁给王翔，怕他欺负你啊。”

“才不是。”倩云红着脸道。低头痴痴一笑，然后学着邪神的样子反问道：“你学功夫是为了以后圣武不会欺负你吗？”

虽然两个人都摆出相同的表情，但感觉却是千差万别，东方邪神或许并不坏，但天然一段刹气，不怒而威，搞怪的样子有一种独道的素媚，不妖艳却调皮。罗倩云论长相是差于她，但倩云之美，在于赤子之心，有一种天上白云，地上清泉的纯美。

“好啦，我洗洗脸就去买报纸，你也不用再特别准备早点了，烤几片面包就成了。哦，还有，把他们几个臭小子也叫起来吧！”邪神说道。她睡意全无，伸伸胳膊就下楼去了。

“知道了。”倩云道。

不一会儿，邪神就跑了上来，见倩云怎么叫他们几个都没有人听，不由一阵怒火中烧。“起来，给我起

来，听到了没有。”邪神不快的说道，然后有些生气的踢了几个人几脚。

“干嘛！再睡一会儿嘛！”王翔拥着被，翻了个身，眼睛睁也不睁。

其他人倒也识相，听话的爬了起来。看来，王翔真是少根筋，邪神的话也敢不听。

果然，邪神头一甩，下巴一扬，冷“哼”一声，走向浴室，提了一小桶水出来。接着狠狠的泼向王翔。王翔倒像着火了似的跳了起来大喊一声“救命啊”再看他脸上，真是找不到一丝还想睡觉的意思。

“活该。”圣武乐噙的道。

“既然起来了，也就别再睡了。”邪神转身又走进浴室，把桶放下，回来招呼大家看报。

王翔愤怒的横了她一眼，口中不断低喃：“原谅这个疯婆子吧！看在昨天的礼物的份上。王翔真伟大，王翔不生气。”他一边安稳着自己一边向浴室移动。

“各位，我们时来运转了，你们来看。”邪神展开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写着“‘摇滚男孩’引爆本市，BAB 公司城市探宝，举办新人大赛，将优秀选手做为‘摇滚男孩’接班人。”

“哇！这真是个好消息，万岁。”倩云道。

“天啊！我们有机会一步登天啦！”王翔有些不敢

相信的道。

“谢谢。”圣武道。

“谢我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这声‘谢谢’可会让我脸红的哦！不过说出来的话就收不回去了，我也只好说一声，不用客气了。”邪神顽皮的对他眨眨眼，道。

“哈哈……”大家都被她逗乐了。

在这个有些潮湿的上午，人间那份淡然的真情变得那么热切，把心灵最深处，也就是人性最柔软的地方，烘得那么温暖，就算如此寒冷的冬季，也似有阵阵春风在轻轻抚慰着面庞，展露着笑颜。

“天啊！出人命了。”王翔拿起另一份报纸，看了几眼，便有些绝望的叫道。

“怎么了？”大家停住笑问，心中不禁好笑，有什么事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你们听听，真是八卦，邪女，这段报道是写你的。”王翔说道。

“哦？说来听听吧！”邪神问道。她心中却想我不过是个经纪人罢了，有什么报道会盯上我呢？真是太奇怪了。

“你们听着。在昨日的圣诞演出时，名为‘狂徒’的新人大出风头，一曲《不碎的梦》把台下气氛推到

最高点，而在幕后，其超实力的美女经纪更是大出风头，与当红影视歌三栖明星林美琪叫板，更让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称黑老虎的李光为其下跪，场面之热烈实在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但这位在欧美乐坛已经红透半边天的名经纪，为何回国重打江山呢？而与其形影不离的合作伙伴——天王级制作人上官欧文也同时归国。在欧洲两人便多次传出绯闻，而归国是否为找寻另一个更安全的避风港呢？此事便不得而知了。似乎这位美女经纪人凭着自己不凡的姿色，又同时与“狂徒”的主唱王翔、吉它手上官圣武（上官欧文之弟）关系暧昧。不知这一代倾城狂花会花落谁家？”王翔大声的念出一段报道。他的脸上写满无奈，接着用哭笑不得的调调说道：“我的姐姐，你要出风头可别拉我下水啊！万一我的小云云不理我了，那我可真的活不成了。”

“没出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神经病，统统都是神经病。”邪神没好气的道。

“你跟那个同性恋传过绯闻啊！不会吧？那种货色你也要？”圣武有些吃醋地道。

“真无聊，那群笨记者。唉！难道俊男美女走得近就叫拍拖啊？可笑，其实，我是另有目的。”邪神拉着圣武的手，苦闷地道。

“哦？他是俊男？那我不就成了宇宙超级霹雳无敌神通广大，一不小心长得太帅的俊男喽？”圣武一副理所当然地道。

“圣武，吃面包，吃早点。”邪神哭笑不得的说道。接着拿起一个三文治就向他嘴里塞。

“圣武，你就体恤一下我们的心情吧？”

“是啊！一不小心长得太帅的人。”

“哈哈……”

其他人都找不出词儿形容他了，不得不服气圣武高人一等的脸皮厚，不由苦笑这种不知廉耻为何物的狂人。

“对了，你们几个，不久就要录制唱片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邪神边吃边问。

“没问题。”几个人道。

“倩云，从今天开始，你要到公司上班了，我想会有报纸，杂志，电视台找我们做报道什么的。”邪神又道。

“是，我知道了。”倩云道。

“还有，告诉你们几个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等你们灌好唱片，我们便到美国、法国、韩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做宣传，你们说怎么样？”邪神笑道。她用一只手撑着下巴，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们。

大家先是一愣，然后齐声高呼“万岁”。

圣武坐在邪神沙发的靠背上，从后面温柔的轻拥住她。而邪神也自然的把身子靠向圣武那份自在的深情，真让人有种赏心悦目的感受，他俩相视一笑，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这份恩爱，可羡煞旁人。

听，窗外寒风怒吼，看，窗内似拥春风，原来这种天壤之别的温度，仅热情便足够了。

忙了几天，终于到了进录音室的日子了。上官欧文准时来到录音室，才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的。就算坐在录音室制作人的位置，他还是不敢相信，他会与自己这辈子最怕的，最头痛的魔女和自己那小儿科的弟弟一起联手打造专辑。

不过，最难以理解的是，东方邪神为何那般神似他生命中不容错过却不得不错过的一个女子。相似的容貌，真的是巧合吗？

欧文想到在美国的一些旧事，不禁在唇边勾起一个略带回味的笑，而且又再自问：为何她又走得如此匆忙，如今，那名女子又在何方呢？是否，已嫁作人妇了……

“欧文！”邪神等人推门而入。

“你们真是可以，足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有什么好一点的理由？”欧文看了一下表问。

“还不是塞车，你以为我们想啊！还有那个白痴，坚持要送倩云去公司再来灌唱片。”圣武提起时间就火大。

“倩云，现在可是个大忙人了。”邪神道。

其他几个人也不多说客气话儿，打过招呼就完全进入了工作状态。邪神充当欧文的助理制作人，两年多的默契自然是没话说，不过王翔的表现却相当让人头痛，他身边一下少了倩云，唱出的歌竟没一点感觉。

更不幸的是，上官欧文，上官圣武加东方邪神三个人几乎从头争到尾。上官兄弟俩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一刻妥协，再加上邪神，两方游击，是非更是一大堆。

可是，三人倒真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卡。”

“卡。”

“卡。”

看吧！好戏又开锣了。

“你猪脑啊你！我都说了一千遍了，这段要把音往下降，往下降，你怎么把音升个不停，欠 K 啊！”上官圣武火冒三丈的骂道。看他的表情，几乎要把王翔和乐谱通通吃掉才能消气。

“我觉得这样才更火爆，你才猪脑，怎么编的曲，烂透了，哼！”王翔翻着白眼道。

“OK，OK，别吵了。王翔，这段用低音才显得更深情嘛！”欧文解释道。

“我觉得就算再低沉，用电吉它和电贝斯伴奏始终不完美。”邪神摘下耳机，两手撑着头说道。看她的样子就知道什么叫痛苦。

“如果再加上个古典吉它，来一小段独奏的点缀就更好了。”欧文道。

“没错，可是我只有两只手，拜托，你们两个别在那儿异想天开了行不行，还是实际一点吧！”圣武说道。

“喂！谁说这儿除了你别人就不会弹吉它了，哼。”邪神白了他一眼道。说着，便愤愤的甩门出去了。

不消片刻，邪神又冲了回来，只不过手上多了把又破又旧的古典吉它。她道：“你们听好了，我可没在美国白混。”

接着，邪神就照着上官圣武身边的乐谱试弹起来。虽然指法有些生涩，而且也没有圣武弹得那么有韵味，倒也完全是倾注了所有的深情与心意。一曲下来，倒也不容人小视她的实力。而且，门外汉看的是热闹，如果这儿有观众，一定会给她与圣武同量的掌声。

“东东，你简直太帅了。”席慕风道。

“对。”一向习惯沉默的林枫也开了金口。

“没话说，比起有些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翔说道。

“谢啦！”圣武搂住邪神道：“我的美杜莎当然比有些人强得多了。”

“哼！”王翔白了他一眼，仿佛在说，这儿可没你说话的份，真不知趣。

“哼！”圣武也白了他一眼。更似在说，美杜莎是我的，她才不会胳膊肘向外拐，帮你这个白痴整我。

两人之间又陷入了僵局，这种气氛大家是再熟不过了。对于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无计可施。其他人只好相对耸耸肩，交换几个无可奈何的眼神罢了。

“OK！现在从头开始。”上官欧文认真而严肃地说道。他才不理他那宝贝老弟在那发神经呢！

这一下，大家都十分投入，就按这种速度一天下来才录了两首歌，这种速度让欧文大叫头痛，就算如此他也毫无办法，新人嘛！慢工出细活儿。他只好以这个借口来安慰自己。不过，倒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那个邪女没有给他“惊喜”。

夜渐深，欧文与他们在录音室分手，圣武等人倒不是特别累，放弃乘车的念头，准备散步回家。

王翔一双大眼到处张望，突然很兴奋的说道：“哎！你们看，那边是我们的海报啊！”他抬起手，指

向不远处。

“哇！真是不错，一级棒。”席慕风对林枫道：

“好看。”林枫道。

“那天拍照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出卖色相的艺人呢！”王翔吐吐舌道。

“我还不知道，原来我的男朋友这么帅啊！真是，真是。”邪神对圣武说道。她边说还边不停的摇头。

圣武抱住她，色色的道：“难道我不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妆就不帅了吗？就算如此，你一个劲摇什么头啊！”

邪神可怜兮兮加小心翼翼，吞吞吐吐地说：“大家怕昧着良心说话会遭天谴嘛。”说完她就抿着嘴，想笑又不敢笑，用力忍着又忍不住，就把头用力的向下低。

“哈哈，哈哈。”王翔笑得格外卖力，前俯后仰间，一个重心不稳就一屁股坐到地上。

这一下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王、王翔，你还好吧！呵呵！”邪神弯下腰，脸对着王翔的脸，一双美目几乎眯成一条线。

圣武也几乎忘了邪神刚刚的话，冲着王翔傻乐，但一会又想起什么的问：“美杜莎，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觉得我不帅吗？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翔站起来后，一拍邪神的肩，说道：“邪女，你

放心，大胆地说实话吧！虽然你伤害了一个无知青年的自尊心，但是老天爷会原谅你的，说吧！我支持你。”他带着如救世主般崇高的表情，而且还不断在胸前画着十字架。

邪神一转身，对着王翔甜甜一笑，然后表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就不理他了。

“圣武，你不帅谁帅呢？你别满嘴胡言乱语，我可没有那种笨念头，刚刚只是在骗你而已。”邪神甜死人不偿命地道。

上官圣武听她这么一说，才高兴地道：“这还差不多，谅你也不会像某些人那么想。”说着，他白了王翔一眼。

王翔和慕风、林枫走在他俩后面，看着两个人有说有笑。邪神眼里除了圣武好像没别人似的。心里就酸酸的，而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认命当跟班了。

你们看到邪女那一百八十度的大变脸了吗？”王翔有些不满地问道。

“嗯，怎么了？”

“嗯。”

林枫和席慕风问。

“又不是脸部特技可以申请专利，玩得那么专业干什么？”王翔没好气地道。

其他两人同时白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只是那眼神仿佛在说，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一个星期下来，录制工作终于完成了，几个人累得不成形，还没来得及多喘几口气，就在当晚参加了一个推介新人的单元节目。在经过一番打扮后，四个人粉墨登场。

主持人是一对漂漂亮亮的姐妹花，在一场妙语如珠的开场白后，她们便向“狂徒”不断提问。

“啊！四位可否先介绍一下‘狂徒’这个名字的来由呢？”主持人问。

“这干你屁事啊！我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是歌手，又不是在做秀。”圣武也许是真的太累了，嘴巴比以往更臭了。

“啊！”两个主持人张嘴结舌，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敢相信的看着四个人。

“嗯，好，我们不问这个，那么我们说些别的吧！”其中一名主持人压下心中怒火，随机应变地问。

“是啊！我们说点别的吧！这位吉它手上官圣武就是天王制作人上官欧文的弟弟吧！”另一名主持人可没那么大方，她言谈间暗示“狂徒”由于上官欧文的助阵才有今天。

“很不幸，那个变态狂、同性恋确实是我老哥！他

可没你说得那么神通广大，小姐你是不是秀逗啊！那种三流‘蹩脚’也能说成天王制作人，有没有搞错。”上官圣武很不解的看着两个假笑连连还装大方的女主持人，没当场开骂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上官！”席慕风拉拉圣武的衣服，小声道：“你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被踢出演播室的，还会被媒体当成拒绝来往户。今天东东没来，你就合作一点吧！”

“那有什么关系，马上回去睡觉不是正好，唱片叫座是要靠实力，玩那些花样做什么？”圣武振振有词地道。

主持人已经认栽了，为了节目，为了工作，只好耐住性子，对上官圣武是不敢再问，她们又把目标锁定在王翔身上。

“王翔，有传闻说你们乐队的经纪人和你与上官先生关系暧昧，你对此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主持人问。

“喂！这干你们屁事啊！八婆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不客气。”圣武骂道。

其他三个人都做了一个统一动作，那就是用袖子擦一擦额头上的汗珠，他们有一种前途无亮的感觉。（无亮，指没有光亮，没有希望）

“看来吉它手上官圣武很有性格，这样，我们来谈

谈你们正在后期制作的唱片好吗？”

“是啊！你们对名为《不碎的梦》这张唱片有什么看法吗？想必必定会有不俗的见解。”

两位主持人也真不容易，被骂不能还口还能连马屁都拍上了。

“你神经病啊！我们说好就一定好？就代表有水准？你简直是在侮辱听众。我说你还是跳楼好，你就去跳楼吧！”圣武愤怒叫道，说完后就抬脚走人。

其他人看他走了，又还能怎样呢？录到这个份上，他们再不走都不行了，真无奈。

回到家，圣武也不选地方，倒在沙发上就睡。

倩云，邪神闻声而至，看到几个人落魄而归的样子，心中就明白了几分。

“怎么，不顺利？”倩云着急地问，一会儿又道：“还是出了什么事，你们没跟人打架吧！还是他们对你们有偏见……？”她不自觉把一两个问题一问再问。

“是我们对人家有偏见，天啊累死了，不行了得先休息一会儿。”慕风向自己的卧室走去，边走边说。

“好了，倩云，让他们先睡一会儿吧！等明天再说吧！”邪神道。

“好吧！”倩云叹了口气道。

几个人对她感激一笑，就各自回房了。

邪神看他们都回了自己的房间，便越过一些摆设，走到圣武所睡的沙发前，半跪在他身边，俯身说道：“你要在这儿过夜吗？”她向圣武的耳朵里吹了几口气。

圣武受不了逗弄，睁开了眼，贪恋地看着邪神的美色，像是撒娇的说道：“我怕打搅你的修行啊！今天为什么不陪我们？”

“去你的，你才在修行呢！我在网络上发布聘人的消息！不久我们就要到各国做宣传了，公司里可能少了人啊！你看，我们先去法国，美国等，然后呢！再去韩国，最后一站是日本，我打算今年在日本过年呢！你说好不好。”邪神办事处处周到，为了圣武不耽误行程，她不得不出此下策，希望他能工作家庭两不误。

“谢谢，你永远都这么细心又周到。”圣武感到不知该再说什么才好。让心爱的女子为他如此操心，他却不好好珍惜她所争取的机会。今天的失控，自己不但失望，也会让她伤心。现在，他倒真希望有人卖后悔药，或用什么方法让时间倒流。

“谢什么，这个词用在我们之间好象有点不太合适。”邪神笑道。

“可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圣武抚着她的秀发，不解地问。

“你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为你做的每一件事，带给

我的也只有快乐，这样有什么不好吗？”邪神回答道。她的耳朵贴在圣武的胸口，听着他快速的心跳。

“你非要把我们独处的一段时间都搞得那么感人吗？”圣武合上眼问。

“没有啊！”邪神笑道。

“你也同样是我的全部，我们去日本见过我的父母就结婚好不好，生一个乐队那么多的宝宝。”圣武认真地问。

“不要。”邪神笑道。

“为什么，小巫女，为什么还不肯嫁给我？难道我们结婚不好吗？让婚姻来证明我对你的爱。”圣武有些着急地道。

邪神笑道：“我要一个合唱团那么多的宝宝。”

“你好调皮，害我紧张半天，看在你答应我求婚的份上，暂时原谅你吧！”圣武终于把心放回原位。

“可是……”邪神又道。

“还有什么好可是的。”圣武再次激动起来。

“我才只有十九岁，怎么结婚？”邪神道。

“是啊！那就先订婚好了。”圣武道。

“有这个必要吗？”邪神问。

“当然。”圣武说道，“我要先把你锁住，天知道会有多少人对你想入非非，万一你移情别恋，那我怎么

办？虽然我不喜欢被束缚，可是锁住你，是我这辈子的至高理想。放心，就算结了婚，我还是会爱你如昔的。”圣武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美人骗到手再说。

“可是，就算订婚还是可以分手，就算结婚还是可以离婚啊！这样吧！再过几年，等我们再大一点，路走得再久一点吧！如果结婚，就永远不离婚。”邪神认真地说道。

“好吧！说不过你，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圣武真的很无奈。心想，女人就是会异想天开，结婚就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嘛！

“嘀嗒……嘀嗒……”一阵冬雨，在窗外掀起了一阵浪漫风暴，一滴滴，一颗颗，追逐着投向大地的怀抱。

“下雨了。”圣武说道，他抚着邪神的背，却感到怀中的可人竟在发抖。他用手执起邪神的脸，不由一阵心痛，她唇无血色，面如铂金，原本目光炯炯的双眸此刻却神情涣散，再握她的双手，一片冰凉。

“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哪里不舒服吗？你说话啊！”圣武眉头打结，一再追问。眼看心爱的女人如此痛苦，任谁心里也不会好受，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不住地摇晃邪神的肩膀，可见她更痛苦又把她

一把抱在怀里。

邪神用尽所有力气，挣脱圣武的怀抱，跌跌撞撞的进了卧室，接着把门反锁，看来，她是有意不让任何人进去。

圣武走到门外，无力地摔坐在地上，倚着门，双手用力地扯着头发，他的懊恼是可想而知的了。

只听，卧室传来邪神惊恐的尖叫声：

“别打我！”

“求你了，别打我。”

“不要打姐姐！”

“魔鬼，魔鬼，你是坏人。”

“下雨了，下雨了。”

“我不要淋雨，不要，不要打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你去死吧！死吧！”

“我恨你，我恨你！”

“魔鬼，你去死吧！”

“啊——！”

她一阵叫喊，接着，胡乱地挥着胳膊，把灯啊、花瓶的东西打烂，又把桌上的书什么的统统挥到地上，

这不免伤到自己，看样子她已经失去理智了。现在，就像一个又可怜又可怕的精神病人。

“美杜莎，你开门啊！”

“你还好吗？”

“你怎么了，快开门啊！让我进去！”

圣武听到室内的声音，一下子跳了起来，有些抓狂地大叫一通。然后，用手拼命地敲门，就是没有回应。

其他人闻声而出。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圣武，你还好吧！”

“东东在里面吗？”

他们四个人关心地问，可是圣武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呆呆地，失魂落魄地杵在门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啊——”

“啊——”

几个人听着邪神的尖叫声都心如火焚一般。却也只能在门外干着急。

林枫不知何处而来的勇气，拽着圣武的胳膊，双目直直地盯着他，道：“你在这儿发什么呆，还不撞

门。”

“哦！”圣武回过神来似的，接着向门后退了几步，飞起一脚“砰”门倒真合作，一脚就被圣武给踹开了。

门开了，大家也都呆了，被邪神的样子吓呆了。她浑身是血，几乎称得上是体无完肤，披头散发像鬼魅一般，可最让人不安的是，她一个人缩在最阴暗的角落，呆呆地看着地毯，眼珠一转也不转，仿佛像被自己的灵魂抛弃一样，没有一丝丝生命的味儿。大约，能证明她还是个活人的地方，就是她在瑟瑟发抖的身体和不知在自语着什么的唇。

“轰——隆，轰——隆——”天边传来两声闷雷，闪电的光泽照亮了她的脸，或许这只是感觉。紧接着，她又像被电击一样“啊”的大叫一声，她彻底地崩溃了，真的发狂了。

“天啊！”倩云不禁惊呼，若这是外人，她定不敢再多看一眼，真是太惨了。

“美杜莎，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怎么会这样，你怎么样？”圣武冲上去拥抱住叫道。接着，他果断地抱起，捂着耳朵的邪神，就要向外冲，仿佛全世界都比不上怀中的人重要。

王翔搂了倩云，他也不忍心看邪神自我伤害到这种程度，也不了解，到底是什么力量，或是什么事，

让她变得这么 Hysteria（歇斯底里），太可怕了，这种伤害对如此坚强的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邪神是到底为了为什么呢？他胡乱地想了一通。

“你想干什么？”林枫很镇定地拦住圣武。

“让开，我要送她去医院，你忍心看她再这样下去吗？”圣武对林枫大吼道。他几乎要当场落泪，可泪在眼中打转，他还是忍下来了，因为他明白，现在不能脆弱，只有坚强再坚强，理智再理智，难道不是这样吗？他是男人，要保护自己的女人。

“你想让东东被那些医院里的医生像看耍猴戏一样看她发疯吗？然后再关起来，盖一个神经病的印，你想听听报纸、电台怎么说吗？”林枫也有些发火地吼道。

“可是，现在最少也要让她清醒吧！”席慕风道。他看到这一切后，除了担心就是无奈。

“还要给她包扎。”

“是啊！浑身是血。”

倩云、王翔补充道。

“好，以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林枫看着圣武道，那双原本被冰封的眼，此刻仿佛在说，相信我吧！

圣武无言，无助中双眼也似在回答，一切就交给

你了，我相信你，相信你。

“王翔，你去药店买些安眠药。”林枫道。

“好。”王翔说完就身向门外冲，也顾不上带一把伞，可见他急切如火烧的心情。

“倩云，你去拿药箱，我们要给她包扎一下。”林枫对倩云道。

“嗯！”倩云应了一声，就急急的向别的房间冲。

“小慕，你去烧点开水来。”林枫道。

“没问题。”慕风向厨房跑去。

“那我呢？我该做什么？”圣武问道。

“你就抱着她吧，对她说话，看她已经奄奄一息了，真可怜。”林枫道。

圣武用力搂住邪神，不断低喃，“好了，不怕，美杜莎、美杜莎，你好些了吗？我爱你，我希望你坚强，好吗？美杜莎……”他没办法，不是他软弱，只是他看着心爱的女人把自己伤成这样，哪还有半刻的自持，任谁也不会冷静。

“药箱，来了，绷带、纱布全在这儿了。”倩云从另一间房里跑出来紧张地道。

林枫此时就像个大夫，抬起邪神的手、脸看了看道：“伤口不深，但很多。”接着拿起一块纱布，倒上点酒精，把自己的手反反复复擦了个遍，又再倒一些

酒精在一块纱布上，开始给邪神的伤口消毒。每一处，他都认真仔细；每一处消完毒，他就小心细致地包上绷带。

“安眠药。”王翔推门而入，看他那个形象，简直是个落汤鸡，哪还有一点明星架势。

“水，我烧开了。”慕风也从厨房捧着一杯水冲出来说道。

“嗯！这儿也好了。圣武你喂她吃药吧！药量要大一点，四片吧！”林枫道。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圣武真心诚意地道，他取过药，打开瓶盖，倒出四片药，然后很轻柔地对怀中半梦半醒，半死不活的邪神道：“乖，吃药，我们把药吃了好不好，来把嘴张开，听到了吗，美杜莎？”

自从邪神被圣武抱住，便渐渐的不再发抖，也不说一些听不懂的话，也不再发狂了。慢慢的有些清醒，可她无论怎么用力，脑袋中依旧一片混乱。痛，传遍全身，很无力很讽刺地问：“我是不是……让你们很失望……我不是有心的……真的，对不起。”她气若游丝，她无力挣扎，她很傻的责备着自己。

邪神还是不理睬圣武手中的药，很悲凉、很失落地道：“你哭了？”

她抬起手，想为他擦一擦泪，可手臂上的痛疼却

让她皱紧了眉头，但她还是忍着疼为圣武擦干了泪。她笑了，虽然，笑得那么没有生机，虽然，此刻她憔悴的像被狂风摧残过花朵。但这是她真心的笑容，打心底里感激的笑容。

圣武擦干自己的泪，也回给她一个笑容，用一种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声音道：“我们吃药，乖！”

此时，倩云实在也承受不住了，“啊！”的一声，也跟着哭了起来，她原本就有些林黛玉的天性。

其他人也是满含着伤感，他们不约而同地想，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再看窗外夜幕中已不见雨丝，也同样听不见雨声了。暴风雨终于过去了，一片祥和与宁静笼罩着他们，一切会变好的。

“咚咚咚，咚咚咚”一阵敲门声。

“谁啊！这么晚了。”王翔一皱眉，嘟着嘴，他不希望别人来打搅邪神。

“我，欧文，快开门。”

“你怎么这个时候会有兴致光临我们的狗窝。”王翔抱怨地打开门。

欧文不理王翔，一头冲进来看到浑身裹创的邪神，登时心中一沉，接着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他双手紧握着邪神的胳膊问道：“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告诉我

吧！”

“你干嘛！走开！”圣武叫道，他腾出一只手用力推他哥。

邪神抓起药，扔进嘴里，喝了一口水，然后很欣慰又微带伤感地问：“你问的是冷同还是东方冷观？”然后她仔细地看欧文，可头却越来越沉，使她没有一丝力气再睁开眼，更没力气再说一个字。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跟她是姐妹关系，也难怪，一遇上下雨天，都搞得那么落魄，那么狼狈，你跟她之像又何止这一点，我早该猜到了，怎么这么笨呢！”欧文自言圣武自语。

六年前，邪神之姐冷观，在美国街头认识了欧文，那同样是一个雨天，冷观无助的瑟缩挣扎在雨中，被欧文遇到。欧文心有不忍就把她带回家，细心呵护，时光飞逝，过了两年，不知何因，冷观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邪神出现了，她有时候在某些方面都与冷观相当相似，所以，欧文就内心生疑，只是苦于找不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今天，终于证实了他的想法。

“天啊！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翔一只手拢着湿发，另一手叉着腰，皱着眉问。

“你啊！最好先去洗个澡。”倩云拍了他一下，关心地说道。

“好主意。”王翔道。

“你们也累了，我和我老哥在这儿就行了，不过，你们得让出个房间来给我用一下。”圣武向林枫、慕风道。

圣武温柔地抱起邪神，那轻柔的样子，就像在呵护一件珍宝一般。他看着邪神睡得那么安稳，不似往日，就算沉睡也会轻皱眉头，他只是看也不舍了。

两人无言走进慕风的卧室，圣武轻轻地把邪神放在床上，再拉过被，轻轻盖在她身上，再在她的额头印一个吻，轻声道：“好好睡吧！但愿做个好梦！”然后，拉着欧文，退出了房间。

欧文坐在沙发上，等着圣武发问，再看这个平时粗鲁的老弟，对邪神的举动是如此温柔细致，真有些不敢相信，也不知是何时如此情投意合。缘份，真是如此弄人。

圣武走进厨房，冲了两杯牛奶，拿着走到欧文面前道：“请吧！”

“谢谢！”欧文道。

圣武喝了一口牛奶，闭了闭眼，又愤然睁开，问：“我想你一定知道她是为什么如此神智全无。”他目光

炯炯，执着而坚强地盯着欧文，期待着他的答案。

欧文点点头，也不言语，仿佛在沉思着什么，又好象在犹豫着什么，他抬头看了自己的弟弟一眼。瞬间，他被这种目光中流露的热切诚恳等混杂在一起的东西所感动，这目光烧着他的血液，而血液中兄弟的爱也同样在烧着心，他拼命抑制自己的感情，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说道：“还是你自己问她比较好。”

圣武仿佛明白了什么，但也沉默了，只是喝着牛奶，眼眸又散乱的射出几丝哀痛，几缕惆怅，几分不平。

像邪神这么美丽，这么智慧，这么有才干，这么活泼而生动，更无比富有的女孩子，她天生就是完美的代名词，集合着神与人共同的美好特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爱上她了吧！”欧文再度开口。

“是啊！看到她把自己伤成那样，我几乎都有一种快死掉的感觉，你知道吗？她曾问，我是不是只爱她的相貌。是的，在今天之前，我就以为我只爱她的美貌、才气。不过，经历了今天，我才发现我错了。看到她体无完肤的样子我好怕，怕她再也活不成了，我才发现，我更渴望和她交流、渴望她好好地活着。”圣武平静地说道，但从他颤抖的手和唇来看，才知他心

中的激动。

“是吗？认清自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你会把这番话告诉她吗？”欧文问。

“不会，有些话，我们早已用心交流过了。对了，冷观好象是她姐姐的名字，你和她姐姐什么关系。”圣武道。

“就像你和她啊！有时候，爱上了，就又等不及错过了，如果片刻的孤独会换来终生幸福，那么，我认为值得，我爱冷观，爱到疯狂。”欧文道。

“原来这样。”圣武道。

“什么？”欧文问。

“美杜莎曾说，跟欧文在一起是另有目的。”圣武道。

“什么目的。”欧文问。

“帮姐姐看住情人啊！”圣武道。

“原来这样。”欧文也明白了。

“哈哈——”

“哈哈——”

兄弟俩尽释前嫌，终于重修旧好，在慕风的卧室里彻夜长谈，一会儿是小时候的趣事，一会儿是各自天涯，别离故乡的愁绪，一会儿又共同思念在日本的父母亲人。

“唉！这几年到处跑，也没回国看看老爸老妈！真是对不起他们啊！”欧文道。

“不要紧，今年一起回去吧！美杜莎说，今年到日本过春节，并同时进行宣传。”圣武安慰地说道。

“这太好了，看你满嘴美杜莎说这个，美杜莎说那个，真是。”欧文笑道。

“那又怎样。”圣武道。

不管谈话的兴致多好，也难敌困意侵袭，两人都不禁打了几个呵欠，倒在沙发上朦胧地睡去。

6

翌日，倩云买报纸回来，便使劲敲林枫的门道：“不好了，你们两个快出来，出大事了。”

接着，她跑进自己的房间，道：“王翔，不好了，你快起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也不早说，听到了没有？”

王翔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问：“什么事啊！累死我了，天大的事儿一会再说，我就再睡一会。”说到这

儿，王翔又呼呼地睡去，看来，打雷他也听不见了。

倩云可不容他这般使性子，恐吓道：“你再不起来，我可学东东，拎一桶水把你给泼醒了。”她说到这儿便有些良心不安，如果不这样，王翔又怎会乖乖听话。

王翔一听这话，立刻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裤，一蹦三尺高地跳下床立正站好，睁开眼一看，道：“原来不是那魔女在鬼叫，害我差一点要跳楼。”然后又迷迷糊糊地问：“发生火灾了吗？还是有什么大事？”

“你们干的好事，哼！”倩云气呼呼地说道：“出来。”然后，自己先转身出去了。

林枫、慕风也刚好出来，问：“倩云，你这么早叫我们做什么？”

倩云伤心地反问：“你们做了什么好事自己会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不早说，今天都上报了，你们还不预备跟我说实话吗？”

“啊？”

“啊？”

“啊？”

从卧室出来的王翔，加上林枫与席慕风三个人出其不意的默契，居然同时“啊”了出来。不为别的，而是惊诧于倩云的反应，还有昨天那么一点点小事也

会上报，还蛮快速的嘛！他们同时在心里这样想。

“你们自己看吧！”倩云低叫一声，把报纸扔到桌上。

席慕风拿起报纸，展开娱乐版，不禁在心头打了个问号，念道：“‘狂徒’太狂妄，大骂主持人。昨日，在某工作室中，参加演播的名为‘狂徒’的四人乐队，自视有王牌经纪人东方邪神与天王制作人护航，竟然嚣张地大骂主持人，使两位素有玉女之名的主持人泪流涟涟……”他念到这儿，抬头看着林枫和王翔，一脸疑惑地问：“是这样吗？”

“天啊！我们终于也上头条了。”王翔自嘲地摇着头道。

“你还说呢！”倩云道：“还不去晨跑，磨菇个什么劲啊！真讨厌。”

“什么跟什么？”

“就是。”

慕风和林枫两个人一搭一和地说道。

“那我走了。”王翔道，说话间就出去了。

慕风把报纸扔到沙发上，他无奈地盯着倩云，找了个地方坐下，道：“倩云，这事儿，我们三个可无能为力，我们除了说一句‘嗨，你们好’。”此时慕风满脸堆笑，摆了摆手，做了个打招呼的样子，又道：“除

此之外，再就没开口的机会了。圣武的嘴，我们又不能在摄相机前捂住。他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看等东东醒了再说也不迟吧！”

“唉！我想也是上官二少爷旧病复发了，天啊！我真是命苦啊！”倩云愁眉苦脸地道。

“对啊！”林枫道。

“我做了三明治，你们也吃点吧！”倩云道。

“好啊！”林枫道。

“你啊！就没别的好说了吗？是啊！对啊！好啊！你昨天分配任务的时候怎么那么多话啊！”慕风抱怨道。

“不知道。”林枫道。

“真让你气死了，我早闻到倩云烤面包的香味了，嗯！还有咖啡牛奶的香味，真是太棒了！”慕风笑着拍手道。

不觉已是午后，欧文、圣武也纷纷起来了，欧文与倩云等说着话儿，在客厅喝着下午茶。

圣武却一起来就跑进慕风的房间守着邪神，他希望邪神一醒来，就看到自己。

斜阳西下，暖暖地照着这间雅致的卧室，雨后的天气十分清明，一切仿如在明媚的三月。邪神的脸上，圣武的全身，都蒙上了一层金色，如同他们的人格一

样，全在闪闪发光。

邪神已醒，却还不愿睁开眼，只觉得被圣武握住的手，那么暖，那么柔。可心中，却百味俱全。该怎么跟他解释呢？说不说实话呢？长这么大，都活在欺骗中，够了，她已不想再说谎了。可是，若把一切从头道来，不知道他会不会转身跑掉呢？

她悄悄睁开一只眼，本来打算偷偷看圣武，不想却被他抓了个正着，索性把两只眼都睁开，嘟着嘴说：“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美女啊！”说完，她还抛了个白眼给他。

“你啊！会贫嘴会生气会骂人，就表示你没事了。又是我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巫女了。”圣武笑道。他点了一下她的俏鼻，又俯下身，在她的嘴巴上重重地吻了一下，道：“这算是个小小的惩罚。”

“我的骨头好痛啊！看来昨天我一定疯的很凶吧，有没有吓到你们？”邪神抿一抿唇，很小心翼翼地问。

“我的魂儿都让你吓没了，你浑身是血的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都觉得可怜，不过，林枫把你身上的伤口都包好了，这儿的伤就交给我好了。”他温柔地点了一下邪神的心口。

邪神全身一震，这泪水就不知怎的，流得那么起劲，就算她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自制。她双手握住圣

武那只握着自己手的手，激动地问道：“你还爱我吗？不嫌弃我是个疯子，一下雨就不能自制，你不怕吗？不会躲着我，你快说啊！”她突然松手，整个人都缩向墙角，拥着被，惊恐地自喃，“你走吧！我知道你已嫌弃我了，你已经准备远走高飞了，我就知道不该爱上你，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得到爱情，我该跑掉，我该一个人躲起来，我该藏得更好，天啊！我是在埋怨吗？……”她不停地哭，不停抽泣，可怜的样子就像一只迷路的小鸟。

圣武两只手像抽铁钳一样紧紧夹住邪神的双臂，狠狠地盯着她那一双珠泪涟涟、无助惊恐的眼。瞬间，他又温柔地拥她入怀，怜惜地爱抚她的面颊，说道：“你这样说，是安心咒我无葬身之地吗？我爱你，怜惜你，关心你还来不及，怎么会弃你于不顾，那样还是我上官圣武吗？就算你肯我还不干呢！小巫女，你别胡思乱想好不好。”

邪神无助中深望他一眼，从他那双深情的眸子中读到了许多，然后破涕为笑，问道：“那你不走了。”

圣武苦笑着反问道：“我什么时候说要走了，我的东东二小姐，别在那儿发挥你超一流的想象力好不好，看你，哭成什么样了，好心痛哦！”说着，边为她温柔地抹去脸上的泪水。

“我哪有？圣武，我好怕失去你哦！从没有过的伤心，我宁愿放弃我所有的财富来换昨夜重来，真的，如果我真是巫女，我就施一个魔咒，让你们忘记昨夜。”邪神无力地说道。

“我不许，不许你这么傻。爱一个人，就不会在乎她的缺点，你富不富有，我不在乎，你快不快乐我就要在乎，人不就是因为有缺点才会不断前进吗？相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完美了。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无论你是富有的千金，还是王牌经纪人，还是那个被风雨折磨的无助小女人，我都爱你，我的坏巫女，美杜莎。”圣武用力搂住她，声音颤抖地道。

“我值得吗？”邪神问。

“你说呢？要再听我发誓吗”圣武道。

“不，该发誓的人是我，圣武，无论未来遭遇如何，命运如何，我永远爱你，不怀疑你，如果我违背，就让我像美杜莎一样吧！”邪神认真地说道。

“嗯！我们都不变心，认真的爱着对方，好吗？”圣武道。

“好，”邪神道，“我头好晕啊！肚子也好饿。”

“哦？”圣武道。他伸出一只手，在邪神额头一摸，道：“你有些发烧，可能昨天有些着凉了。”他想一想道：“这样吧，你先吃点倩云特意为你煮的粥，皮蛋瘦

肉粥还是银耳莲子羹，你喜欢哪一样？”

“皮蛋瘦肉粥吧！”邪神不淑女地伸出舌头抿抿嘴，仿佛在回味着什么，然后俏皮地道：“倩云真好。”

“呵！我又不好啦！真是的。”圣武有些吃味地逗她道。

“好，更好，行了吧！”邪神嗔道。

圣武无奈起身，转身欲走，却被一只小手拉住，他笑道：“宝贝，放手。”

“哦！”邪神缩回手，应了一声。

圣武又拍拍她的头问：“小巫女，你想见见我哥吗？他很着急，想见你姐姐。”

“不，”邪神惊叫一声，又一笑，笑自己太神经过敏了，道：“好吧！不过，要等我吃完粥，休息一会。”

“好。”圣武犹豫地问：“你还是很在意对吗？就是我，你也在小小心心的面对，是吗？”

“我……可以喝一杯酒吗？”邪神问。

“对你有好处吗？”圣武问。

“我想是这样。”邪神道。

“那好吧！你等着，不过要先把粥吃了。”

“是。”

圣武笑着开门，出去，又轻轻地关上门，万般怜爱与无限情意流露在他眼波里。

“怎么样，她醒了吗？”

“精神状态好吗？”

在客厅中说话的人见圣武出来，无不关心着急地问着长短。

圣武挥挥手道：“你们别急，放心吧！”

“那可不可以进去看她？”欧文急切又充满关心地问道。

“最好不要，老哥，你再呆一会儿好不好，明天吧，她现在还有点发烧，让她吃点粥，再吃了药，精神好了再说吧！等她恢复了，你不见她，她还想见你们呢！”圣武笑着说道。转身向厨房走去，捧了粥，出来问：“倩云，上次美杜莎的酒，还有剩吗？”

“嗯！我收在柜子里了，要喝吗？我去拿。”倩云走向那个大大的落地柜，从里面拿出一瓶红酒，两个杯子。

“好了，你放在这个托盘上就好，真是谢谢你了，这么细心。”圣武赞美地道。

“不用谢，要什么尽管说好了。”倩云把东西放在托盘里道。

“知道了。”圣武认真地回答，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几乎离不开这群相识不久的朋友了。他们不只形影不离，甚至是相交莫逆，也就在这段时间中，他更深

深爱上了他生命中的女子——东方邪神，那个可以让他为其生为其死的女子。

圣武推门进去，见邪神已穿戴整齐的下床活动了。他忙把东西放下走过去，把邪神抱到床上道：“你怎么起来了，万一烧得厉害了怎么办，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喂呀！我没事了，没你说得那么弱不禁风，吃完了要把卧室收拾一下，不能总占着慕风的地方，还有工作等着我呢！”邪神道。

圣武把粥端了过来，用半命令的口气道：“今天啊你就别想了！把粥好好地吃了，再喝一小口酒，然后把药吃了，就安份的躺着养养神什么事都等退了烧再说！”

“哎？怎么听你这话这么别扭啊！那至少也要把那边的房间收拾收拾吧！”邪神边喝粥边闲散地说道。

“你以为倩云闲得住？她昨儿就给你收拾得舒舒服服的了。”圣武坐在床上抿着嘴偷笑，他想，这回你总算没心事了把。

“还是不行，BAB 公司已经在网上跟我取得联系了，我得再跟他们细细的详谈一下，这样吧！我退一步，不下床去就是了。”邪神认真地问道。

“你啊！怎么就闲不住呢！”圣武有些生气地说，

心道，我怎么回回都说不过她那张讨人喜欢的小嘴。

“那你就算是同意了？”邪神一挑眉毛，笑问。她看圣武已默认，便端起碗，三口两口的把粥吞了。

圣武急得直说：“慢点，慢点。”

邪神咳了两声道：“没事，这个粥，咳咳，太好吃了，所以……”

“你啊！说你什么才好呢！”圣武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打开酒瓶，分别给两个杯子倒上酒。

邪神放下粥碗，舔了舔嘴巴，道：“圣武，你给我的手提电脑拿过来，它在那个房间，不知坏了没有。”

“好。”圣武应了一声就出去。

不一会儿，他拿回来一个精致的电脑道：“给你，我看你真是闲不下来。”

“谢啦！”邪神笑道：“唉，什么声音，外面好吵！”她又皱了皱眉头，不解地问。

“他们在看八档的电视剧。”圣武道。

“原来如此，”邪神打开电脑漫不经心的应了一句，一遇到工作啊，在她心中就什么都要靠边站了。

又是深夜，邪神从容地伸了伸胳膊，看样子一切搞定了。不然她不会那么开心。

她看了看圣武，他已趴在桌上，熟熟的睡去了，大约是为太累了，又或许是心灵的轻松，让他无忧亦无

虑，反正，他睡得那么甜，那么安然与自在，也许，他正有一个好梦。

邪神微笑着，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此时她笑得那么纯美、那么温柔，她的眼，注视着圣武的倒影。眼波流转间，尽是似水温情。她的笑，她的眼，无不诉说着她自我的重生，一种劫后重生，她不再是以前那个自负骄傲高高在上的她了。

邪神拿了件衣裳，轻轻的披在圣武身上，但还是——一不小心，把圣武给惊醒了。

“是我弄醒你了吗？”邪神问。

圣武从身上拿下衣服，反披在邪神身上，道：“没有，你的工作搞定了吗？有什么进展，不如说来听听吧！”他一边说，一边拉着邪神，把她扶回床上，盖好被子。

“你也上来吧！我们挤一挤，没关系的。”邪神说道，然后自己就向里挪了挪。

“好吧！大冷天的，挤一挤也暖和。”圣武道，他翻身躺在床上，用脸使劲地磨蹭着邪神的脸又说道：“好了，不冷了，快说来听听吧！你说完这个，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请你帮忙解围。”

“你这么一说，我哪还有心情说关于以后种种的计划，还是先听听你又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

吧！”邪神轻哼道。

“你啊！积点口德好不好，这么损的话都说得出口，小没良心的。”圣武生气地笑骂道。

“谁是小没良心。”

“不是你是谁，好了，真服了你。”

“你啊！你啊！只有在我面前才示弱，还蛮有眼光的，选我当靠山。好吧，我一定竭尽全力。”邪神笑道。

圣武便细细道来，那天在演播现场做节目的前因后果，还有昨天在报纸上的片面之词。

邪神听完后，大笑了一通道：“白痴，真是笨得没救了，哈哈，太可笑了。”

“你干嘛骂个不停啊！”

“哦，我不是说你们呢。”

“那你说谁？”

“那些跟你作对的笨蛋，还有报纸。”

“为什么？”

“你看，他们明知你们有我和冷观捧，还敢这么明显的下战书，这不是摆明了找死嘛！真是太可笑了。你说呢？”

“你有什么好主意？”

“你以为我是以德抱怨的人吗？我们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并且，还要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宋朝人司马光《温以读话》曰：‘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你这个笨家伙，就不会动动脑筋吗？还是要我把白话文作成古诗你才懂啊！要不然，就等着瞧好了。”

“嗯！反正你有办法这一点，我已了然于胸，等就等，没关系，我有耐心。”圣武说到这儿，把双手交叠在脑后，一副坦然的样子，好象有邪神在就万事大吉似的。

“好吧！说点别的吧！我也没兴致跟你讲行程了，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你我合力再打造一首媲美于《不碎的梦》的超级金典。”邪神皱了皱眉，揉揉太阳穴，提起这事她就有些烦。

“为什么？”圣武问。

“BAB 公司给我们一个有钱也买不到的好机会，让我们无条件参加最后总决赛的晚会，也就是说，评委，专家，都会隐身于客人中，观察所有歌手、乐队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是不是只会唱歌，在亲和力上是不是很差。”

“那怎么会是两首歌？”

“第一首，参加比赛，第二首是最后的压轴曲，这

个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太优惠了，所以，我们至少要唱几首象样的歌才行，你看呢？”邪神盯着圣武的眼问。

“很有必要，BAB 公司怎么会与亚洲的乐队签约呢？因为你，还是另有什么特别原因，我拒绝相信理由是我们的实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对自己充满自信。”圣武道，他在手中把玩着邪神的秀发。

“聪明，不过这个问题却有够笨的，因为 BAB 现任总裁娶了个中国太太。巧的是，我们曾是朋友。”邪神回忆的道。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一场早已定下结局的戏，没劲，我们要真真正正去拼，堂堂正正的争，无怨无悔的输。”圣武道。他认真的看着他手中的头发，不禁想，如果这头发再长长一点就更好玩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了，你们要做的就是把歌唱好，把乐器弹好，就足够了。这种小事就由我来处理好了。”邪神道。

“好啊！那就拜托你了。”圣武转头看了看桌子，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叫道：“啊呀？糟了，吃药，你还没吃药呢！你看我都把这个事给忘了，都是你，勾引我说话。”

“什么勾引，好难听，嗯！我想我已经好了，好象

退烧了，你老实躺着就好了。你啊！就是最好的特效药了。”邪神拉住他道。

圣武还不放心地摸了摸邪神的额头，笑着说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看来我还是蛮神通广大的嘛！”

“阿武。”邪神温柔地依在圣武的怀里，选了最舒服的一个姿势，准备诉说一切的一切。

圣武听邪神这样称呼自己的声音，以及她的动作，都让自己感到无比亲切，他问：“你想说点别的？”

“你不想听啊！你不是一直很想听我说一些关于我的事吗？难道，你的这种心情已有所改变吗？”邪神问道。

“怎么会呢？可是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何况，你还需要休息，我们以后再说也不迟啊！”圣武说道。

“真的？”邪神问。

“真的，天都快亮了，你再也不休息一会儿，明天吃不消的，你身上有不少伤，如果恶化了，我一定不原谅自己的。”圣武道。

“没关系，我想说。如今，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对你坦白我也才安心。”邪神道。她笑得那么温柔，话儿也说得那么暖人。

“好吧！只要你想说，我随时随地分分秒秒都想听。”圣武说道。

“ 嗯！得从我祖母说起，她应该是个美女吧！我爷爷爱她成痴，娶之为妻，共相厮守，可惜我奶奶生了我母亲就难产死了，我爷爷很伤心，所以就用尽心思抚养我母亲。” 邪神说到这，停了一下，皱了皱眉头。

“ 宝贝。” 圣武叫了一声。

“ 哦！我母亲年少时也在日本念书，因为好玩，就组建了扬风组，到如今，传到我和姐姐手中。我妈结婚后，生下我又难产死了，我父亲很爱我母亲，而母亲死后，他就疯了。” 说到这儿她不禁颤抖了起来。

一会儿，她又继续说道：“ 他认为是我害死了母亲，的确，如果没有我，我妈妈也不会死，父亲也不会疯，是我害的。”

“ 不，这不关你的事，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用自责。” 圣武着急地道。

“ 不，我没关系，他从我懂事以来，就一直在打我，骂我，拿我出气，如果那时候不是在美国的爷爷常记挂着我们，给我打电话，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每一次下雨的时候，他就把我和姐姐关在一个很空很空，很华丽的屋子里，放一些毒蛇、毒虫子，或许是更可怕的东西。” 说到这儿，邪神整个人都缩成一团，眼中布满了惊恐，她的手紧紧地抓住圣武，那么用力，以至于长长的指甲几乎掐进了圣武的肉里，她已忘记了

一切，整个灵魂都回到过去。

“这一切都让我害怕，可是，我美丽的、天真的、爱我的姐姐更害怕这一切，我们听着雨声，雷声和鬼叫声。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蛇在我们身上缠绕，还有虫子在咬我们。我们不敢呼吸，不敢说话，一次次在死亡边缘徘徊，等待着那个被称作父亲的人良心发现，或者比起关暗室更想毒打我们的时候，才可以走出那个鬼屋，更或许，家里的仆人同情我们，给我们点吃的喝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没有见过阳光，青草，人潮，我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死亡吗？或许那个时候，死亡是一种解脱，我又怕到了天堂或地狱，母亲也来向我索命，上学的几天是最快乐，也是最痛苦的。”邪神流着泪，嚼着苦涩的味儿，苍凉地道。

“为什么呢？你完全可以离家出走，到任何你喜欢的地方。”圣武心疼地喊道。他真不敢相信，天下间竟有这样的父亲，真是太可怕了。他心痛得都快死掉了，为什么这种痛苦的事会发生在她身上呢？他为邪神不平，他真想狠狠地毒打一顿那个父亲，或者，把那个魔鬼父亲也关在暗房里，让他尝尝滋味，不，那个人根本没有资格当父亲。他现在也才了解，为何邪神不爱住酒店的房间了。

“因为，我和姐姐是轮流上学的，如果我走了，那姐姐呢？她该怎么办？我又怎能让她们独自承担痛苦。他享受着折磨我们的快乐，让我们生死不能，一方面，我还要对话筒另一边的爷爷笑，我好痛苦，真的好痛苦，知道吗？那时，我不过是个小女孩。”她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了，这样的倾诉反而让她痛快了一些，至少能面对自己。

“好了，好了，我不再提这些不快乐的事了，好不好，别哭了，以后我会好好地照顾你，让你今后的生命中全部是甜蜜和幸福，好了宝贝别哭了，别哭了。”圣武拍着她的背，说道。

“我要说，说出来会更舒服，如果现在不说，我怕以后就没有勇气说了。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要保护姐姐，也为我们曾经受过的苦讨回公道。那是一个雨天，夜很黑，雷声雨声，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手中有一把匕首，这是我从他书房偷的。他终于来了，喝酒喝到大醉，皮带就像雨点，一下一下打在我们身上，我不怕，真的，我在等一个机会，果然，他打我们打得手都酸了，他一停，我就拔出匕首，刺向他的心，狠狠地插了进去，血一片鲜红，他睁着眼，我看不清他是惊讶还是在笑，临死时还不忘狠狠地盯着我，我杀了他，我杀了他。”她盯着圣武，那么悲哀地看着

他。是啊！毕竟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女儿，血缘是不争的事实，到最后，邪神要用自己的手结束父亲的生命才能活下来，这是一种何等荒唐和悲哀的宿命，又是不争的事实和注定的安排，或许做父亲的再宽容点，做女儿的再软弱点，一切就不会是这样结束了。

圣武闭上了眼，他真的很想分担邪神的苦。可是他没有办法进入邪神曾经的生活，便也不会真正了解这是怎样深刻的伤痛。一个倾注所有真爱也无法摆脱的恶梦，那样讽刺的留在童年。可是，他可以抱紧邪神，给她力量，人，只有自己战胜了自己，才能不被自己伤害到体无完肤。或许这种战斗的方式很残酷，却是最有效的。

邪神也感到来自圣武臂膀的力量，她欣慰一笑，接着道：“我十三岁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后来，爷爷来了，我才重新活过来了，我不断的学习格斗、射击，研究武器，什么都学，我只怕闲下来就会回忆，十六岁和二十岁的姐姐到处流浪，姐姐认识了欧文，可不得已要离开，所以我又多了个任务，盯着你老哥。”

“我现在明白了。”圣武抱着邪神，对她说道：“我一定会用一生的时间来爱你，你不必再害怕了，放心吧！”

“你为什么不逃掉呢？”

“那是不忠实的表示。我只是忠实于我的心和你。”

“谢谢。”

“如果真想谢我，就别再哭了。”

“好，不哭了，泪流够了。”

“这样就好。”

“我们现在要赶快飞往韩国，我接了两个广告。”

邪神擦干泪，说道。

“什么时候走？”圣武问。

“那也要等我处理完你那件好事，然后在报纸杂志上亮相，看看你们唱片在中国的售卖量。”邪神道。

“还要这么久。”圣武道。

“没多久，很快的，天亮了。你要累的话就再休息一会儿，我可要起床了。”邪神说到这儿，一个漂亮的翻身就跳到地下，得意地拍拍手道：“不坏吧！”

“孩子气。”圣武摇摇头，然后盖上被，翻身“呼呼”睡去了。

她推门出去后，看着大家在外面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但一看到自己就都围了上来，感觉还真的另有一番温暖。

“东东，你好了吗？”倩云问。

“精神不坏。”慕风道。

“是啊！”林枫道。

“真是不错，你复原的速度比你姐姐快多了，冷观没有五、七天是下不了床的。”欧文感叹道。

“好啦，没事了。谢谢你们关心，小女子来世一定结草衔环相报。”邪神拱手道。

“你快来看，有人寄过来一些扑克。”王翔道。

邪神接过来一看，分别是一张梅花六，一张红桃五，一张梅花 A，她笑了笑道：“欧文，你有福气了，我姐姐会在两天或两周内，到这个地方来，红桃五意味是会面，而梅花 A 是两天或两周内，而梅花六是当心别操劳过度，明白了吗？”

“太好了，太好了。”欧文感动地道。

“是吗？”邪神反问，不过她可没空理欧文了。她拿着笔不知在写什么，好一会儿，她抬起头道：“慕风，你把这个送到 × × × 报纸去，给他们的总编，可以吗？”

“没问题，可以看吗？”慕风问。

“当然。”邪神道。

席慕风展开纸，说道：“女主持人出卖色相，勾相不成反生恨，有意刁难。故意在言论间批评观众。所以请读者挥正义之剑斩不正之风，‘狂徒’乐队宁可被这种节目拒之门外，也不说有损听众尊严的话……”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邪神。

“太惨了，我想那个节目要关门了。”

“两位女主持也不用再做玉女了。”

“谁叫她们不识相，偏找我们的事，而我们的经纪人又是超级大恶女。”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胡说了一通，而席慕风则开开心心地去了报社。

“对了，欧文，你按这个地址，去等我姐姐吧！或许，两天后你们就可以团圆了。”邪神在一张扑克牌上写了个地址，递给欧文。

“什么时候你这个邪女也学会善良了，我怎么不知道。”欧文接过地址一看，有点不可思议地说道。

“是啊！可能是你老弟太有魅力了吧！让我想邪恶一点都不行。我是不是变得太多了。”邪神挑挑眉问。

“怎么会，这样的你才可爱嘛！”欧文赶忙道。心想，这个魔女虽然现在不正常，可能是脑袋秀逗一会，万一，一会再恢复神智，又不知该怎么整我了，还是逃吧。

“是啊！我是恋爱中的女人嘛！”邪神笑着道，脸上的表情写满了心满意足。

“好了，我也该走了，我怎样给冷观一个惊喜呢？我得好好想想，对了，没事别找我，有事就拨我的电话吧，再见。”欧文道。

“不送。”

“再见。”其他人说道。

“东东，你好象有点言不由衷哦！”倩云拍拍邪神的肩道。

“你的王翔呢？怎么不见他。”邪神对刚才的话避而不答，反问起倩云问题。

“跑步去了。”倩云羞涩地道。

“怎么？有人找我？”王翔推门而入道，看他一身大汗却活力不差哦！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以后啊我可不敢说王翔的坏话了，免得被他的顺风耳听到。”邪神吐吐舌道。

“哦！原来是在讲我的坏话！东东，你什么时候被圣武的三八男脾气给传染了。你的鸡公圣武呢？怎么不见了，分手啦，要不要我找个哥儿们安慰你一下。”王翔乐滋滋地道，边在心中想，曹操是什么东西，一种菜吗？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才跟倩云分手了呢！白痴就是没神经。”圣武正好出来，骂了王翔一句。

“你这是什么意思，孔雀男。”王翔骂道。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还是别在这儿找骂挨了，不然，等邪女反应过来，那可就糟了，他在心里这样想着。

“回来，我有话说。”邪神道。

王翔无法，只好硬着头皮回来，很不情愿地拉开常坐的一把椅子坐下后，往椅背上一靠，怎么滑滑的，回头一看，他不禁惊叫“天啊，怎么这么多番茄酱，你，你，你，一定是你搞的鬼。”王翔气呼呼地指着邪神张牙舞爪地大叫。

“对不起，对不起，来擦一擦。”邪神抽出面巾纸，不由分说往王翔脸上擦，结果又糊了他一脸的奶油。

“哈哈……”

剩下的几个人哭作一团，特别是圣武，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拼命拍桌子。

“笑什么笑，我很好笑吗？魔女，魔女，魔女，你一定是撒旦转世的。”王翔不高兴地道，不过看样子他倒没有真生气。

“这样吧！你先进去换换衣服，让倩云给你放好洗澡水，行了吧！”邪神道，不知她是真歉疚，还是另有花样。

“只好这样，不过我警告你，魔女，不要再搞花样，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王翔怒吼道。

倩云正要往浴室走，却被邪神一把拉了回来，说道：“我去吧！你给王翔热杯牛奶，让他一会儿好喝。”

“哦！”倩云答应着。

邪神对圣武使了个眼色，两人就双双进了浴室，

没一会儿，又双双神秘秘地偷笑着出来。可以确定的是，王翔要倒霉了。

邪神回到客厅，隔着门，对里面道：“王翔，你好了没有，倩云给你放好水了，怎么还不出来，真是的。”

“这不出来了么？”王翔满含愤怒地道，然后又狠狠地瞪了邪神一眼，才悻悻地走向浴室，口中又埋怨些听不清的话。

这回他也变聪明了，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量了浴室的门及门口。确定没有问题后，才用脚把门踢开。再次确定没有问题后才进去，他心想，原来东东也不是非常坏嘛！只不过是小儿科的顽皮罢了。看来，冷观太夸张了。他进去后把门关好，脱了衣服（上衣）。准备洗头，他打开水龙头，“妈呀，救命啊！”水龙头像冲天炮喷得他满脸水。这倒不要紧，淋浴头也如瀑布般当头冲下，这一回，想必是王翔洗得最快的一次澡了吧！

他愤恨地低叫一声“见鬼”，然后想，我要收回刚刚对这个邪女的评价，简直是太可恶了，没道理光被她整。

王翔怒气冲天地走出浴室，像个落汤鸡一样，林枫最拿手的摆酷在此时也行不通了，他不笑都很难，

不过他还是很客气地用杂志挡住洁白的牙齿，王翔没工夫理他，他正在找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东方邪神，正在这时，突然听到自己房里传出几声大叫。

“倩云，倩云你怎么了。”

“倩云你别晕啊！来人啊！”

王翔已顾不得什么了，用力撞门冲进去，早已埋伏好的圣武只伸了伸腿，王翔就表演了一个地道的狗吃屎，而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的邪神也只伸了伸腿，可怜地王翔就把自己的吻献给了邪神的鞋。

也正在此时，还没等王翔爬起来，倩云就捧着牛奶道：“王翔，来喝牛奶吧……”话还没说完就呆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问：“王翔，你洗完澡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没什么？”

“是他不小心。”

“是他不小心。”

邪神、圣武两个人真有默契，二度说出相同的话来。

最后，邪神站了起来，拍拍王翔的头，道：“是不是很意外？不过没关系，以后你就会慢慢习惯了。”

“小姐，有幸请你散步吗？”

“当然。”

两个人就好象刚做完善事似的，高高兴兴地挽着胳膊走了。

直到听到关门声，王翔才回过神来，破口大骂道：“我咒邪神、上官圣武一家全死光，两个人会出车祸……”

这时，大门又开了，见邪神走进来道：“王翔，记得喝牛奶哦！对了，在背后骂人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说完，她又出去了。

7

两个星期后，“狂徒”的专辑终于面市，据有关消息，他们的专辑极受欢迎，从而片约、广告纷纷而来。现在，他们已经是当红的乐队了，这使他们进军国际歌坛更有信心。

而就在这天，“狂徒”的小窝来了一位了不起的客人，她就是邪神之姐，东方冷观。

东方冷观一身黑衣黑裤，带着墨镜，高束一头长

发，白皙的肌肤，微皱的眉头，冷冷的就像一块冰，但同时又给人一种神圣不可靠近的感觉，她身上有一种冷静的杀气。不同于邪神，那种几近于妖魔鬼怪的邪气，让人明知危险却还一再前进的吸引力。

“老姐，你可来了，好久不见啊！你还没老得出不了门啊！爷爷还没死吧！真是太幸运了。”邪神对刚刚见面的姐姐亲切地拥抱着，她这短短几句话可真没把旁人吓出心脏病来。

倩云、慕风等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拼命地挖耳朵，而圣武则想，她姐妹俩可真了不起，自己和老哥都不够看了。

而此时，冷观一点都不介意，问：“活在你身边可更是生不如死，或许老天爷觉得我和爷爷坏事做尽，这样来罚我们才更适当，对吗？”她冷冷的声音就像利剑一样刺向人心。

邪神无所谓地道：“还是老姐你有自知之明，不简单。”

“哼，你啊！”冷观道，“哦对了，你们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对你们的事或许比你们自己还清楚呢！”她对其他人点点头。

“对啊！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归她管了，你们不过是一碟小菜。”邪神歪着头道。

“你们不用听她胡说八道，倩云，你还好吗？没有被这个不良欺负吧！”冷观道。

“学姐，我很好，东东怎么会欺负我呢？我们相处的很好呢！”倩云激动地回答。

“家姐，我想还是到客厅喝倩云泡的茶吧！味道很好哦！我都爱得离不开它了。”邪神挑挑眉笑着说道。

上官圣武把手搭在她的肩上道：“你要小心，我可是会吃醋的哦！”

“随便你，反正你现在是赶不走的啦！”邪神对他眨眨眼，调皮地道。

“对了，我老哥在哪，你不是给他留了个冷观姐姐的地址吗？你不会又整到他了吧！真是见鬼了。”圣武不敢相信地道。

“你跟他有仇啊！拜托，我只让你看着他，又没让你把他玩死，说，他在什么地方，出了事我可扒你的皮。”冷观白了邪神一眼，无奈又没好气地骂道。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想应该放出来了吧！”邪神半自言自语地低喃。

“什么？什么叫快放出来了？”圣武问。

“搞什么？”冷观道。

邪神撇撇嘴，不高兴地理着白眼，道：“你们凶什么凶啊！应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应该在警察局吧！”

至于哪一间警局就不知道了。”

“怎么会这样，天啊！我老哥又没做错事，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圣武捂着脸问。

“他会进警局？你开什么玩笑，你可真是越来越有规矩了啊！”冷观真的要被她气死了。

“偷东西算不算，哼。”邪神得意地道：“我写的那个地址，我都不知道它在哪儿，或许，他运气好找到了，就用某种手段进去啦，然后，我敢打包票，他一定会把房子打扮打扮，这是他的老调调了，嘿嘿。”

“天啊！”

“主啊！”

圣武和冷观两个人听得背脊发凉，额头出冷汗，听到最后都差点晕过去。说实话，他们又暗自偷乐，幸好邪神这种杂七杂八的手段没用在他们身上。

而王翔已经开始发抖了，心想，这个魔女也太邪门了，整人上瘾啊！好象这种鸟事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真是上辈子欠她的不成？那下一个会不会……

这时，林枫正对慕风讲上次王翔主演，邪神编剧的悲惨世界——“洗澡物语”。慕风捂住嘴，努力不让自己笑得太难看。

“好了，这些事以后再说，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和你谈，你的房间在哪儿，我们单独谈一谈。”冷观皱

着眉头道。

“嗯，这边。”邪神随手一指，她又深看了圣武一眼，才安心走去。

两人进了房间，把门一关，冷观就支持不住痛苦地倒在椅子上，流着泪说道：“小妹，我和爷爷绝裂了。”

“啊？”邪神惊了一跳，然后又急急地问：“怎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你和欧文，不会吧！爷爷不会这么小气。”

“对，他就这么小气，他认为我和欧文门不当，户不对，非让我嫁什么亲王，天啊！这又不是十九世纪，亲王有什么傲的。”冷观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

“姐，你怎么跟爷爷说的，不会就这样大喊大叫吧！天啊！你性子也太爆了，有话不会好好说，如果我是爷爷，我也一定不会同意的。”邪神摇摇头道。她真真服了自己的姐姐了，长得像冰山性子像火药。

“小妹，事关我和欧文的终身幸福，你让我怎么能不激动，反正我对他老人家还是一如昨日，只是他不理我，那只能这么办了。”冷观没好气地说道。她真是服了这个小自己四岁的妹妹了，什么事好象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似的，如果自己也有她半点的自制和冷静就好了。可惜，人改变了自己就等于改变了人生。

“让我说你什么才好呢！这样吧！咱们先放下这些不快乐，痛痛快快地去日本玩一圈，好吗？”邪神快乐地问。

“怎么！你急着见公婆啦？”冷观也笑问。

“去你的，老不正经，人家是怕你不开心，你倒好，先笑话起我来了。你跟欧文马上要结婚了，要见公婆的是你呢！”邪神道。

“怎么，你不打算嫁给圣武吗？”冷观又问。

“我们之间，还要经过另一个波折，才有机会在一起。这也是命中注定的，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等再等了。”邪神忧心地道。

“又是你第六感告诉你的？”冷观道。她知道小妹的第六感特别灵。

“嗯！这个波折，不久将要来了，我真怕，我看不到‘狂徒’称霸歌坛就先离开了。命运啊！”邪神摇头道。

“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我离开了爷爷，他一定会来找你的，到时候，恐怕他老人家非要找个人把你嫁掉。”冷观冷笑道。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和圣武一直没有经过什么考验就那么好，也该是问题来的时候了。”邪神冷静地道。

“什么啊！我没念过你那么多书，我只知道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什么天啊，命的，都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啊！就是太爱爷爷了。”冷观摇头道。

“也许吧！但是管它呢？现在有一刻安闲，咱们就享一刻幸福。”邪神点头道。

“那去日本，倩云怎么办？”冷观问。

“他们非留下过春节不可，那也只有等我们回来再说喽。”邪神道。

“还有爷爷，不回去看看他。”冷观不禁又问。

“你啊！嘴硬心软。你又不是不知道爷爷的习惯，凡有什么节日，他都在奶奶房里，不肯出来的。”邪神笑道。

“对哦！我被气糊涂了，有声音，是不是欧文来了，我们出去看看。”冷观边说边开门往外走。

两个人出来后，就看见欧文可怜兮兮地倚在沙发上，那狼狈不堪的样子，真让人心酸，长满胡渣的脸，干裂的唇，不整的衣衫还有股怪味，整个人都变形了，也瘦了一大圈。

冷观埋怨地看了邪神一眼，就轻轻地走到欧文身边，半跪了下来，满含泪水的眼睛堆满了重逢的感动和心痛，颤抖的手轻抚欧文的脸，泪滴在他脸上。

欧文半梦半醒，突然，被那双在梦中出现过很多

次的手抚摸着，他猛然抓住，牢牢地抓住，真实的感觉，告诉自己不是在梦中，他张开眼，温柔地注视，那种化不开的情意，浓得让人心醉，他先前对邪神的怨恨也随之烟消云散。此刻，一切都不重要了。

邪神偷眼看了一眼圣武，圣武也同样盯着她，只不过，眼眸中散发着强烈的怒气。

邪神吐吐舌，作个鬼脸，便悄悄的、偷偷的向后退去，走到门边，轻轻地打开门，退了出去。为了不让人听到声音，她就在门和门间夹了一叠面巾纸，之后，她就轻声快步跑了。

走到大街上，她才发现，外面实在太冷了，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如果现在再回去，定是一顿大骂，还不如吃一通，玩一顿再回去。

“什么鬼天气，看我哪天修理你！冻死人了！”她不断抱怨，向老天做鬼脸，翻白眼，不过可惜得很，老天爷似乎一点也不在乎邪神的恐吓，风越吹越大，天也阴得更厉害了。

就在这时，邪神身上一热，她一看，身上披了一件衣服，再抬头，看见圣武嘟着嘴的脸，她心里也一热，道：“你看见我出来啦，对不起嘛，我下次不会那样整欧文了。”她心里却想，当然不会那样整他喽，又不是傻子，哪有上一次当还不学乖的，可以变个方法

嘛，嘿嘿，总之我不会放过他。她在心里偷笑，表面上又装出很后悔的样子。

圣武看见邪神后悔的样子，几乎要哭出来似的，也来不及去想她话中的漏洞，便一把将她搂进怀里，痛惜地说道：“你知错就好，咱们下不为例了。如果你再搞怪的话，嘿！嘿！那别怪我重重的罚你哟！”他别有深意地看了邪神一眼，不住地偷笑。

邪神被他眼中的缠绵电了一下，不过她还故意装做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明知故问道：“哦？你会罚我吗？”

圣武却显得很有耐性，又有些赖皮地道：“我怎么会打你呢？也不会骂你。难道还不明白？你知不知道，你装傻的样子也好美。”他一边说，一边赖上邪神的唇。

邪神无力地抗拒这诱惑的惩罚，微微地挣扎更像在做某些象征性的表现，这反而让圣武的吻更具侵略的魅力。

仿佛，就在那双唇交接的一瞬，他们的灵魂飞越了几个世纪，相撞出的火花点亮共同的一片天空，心灵相互呼应，脑海中只保留彼此最美的模样，这纯洁而浪漫的时刻，这绮丽多思的华年，就在冷风中，留下相爱的热吻。

三天后，上官兄弟和东方姐妹，直飞东京，几个人一下飞机就驱车去了上官家，到了上官家，两个人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客厅，这是一间典型的中式建筑，摆设古香古色，几乎让人忘了身在日本，有一种温馨典雅的中国气息。宽敞的屋子，有香炉、美人宫灯、精致的屏风、诗筒、字画等玩器，雅而不俗。

几个人坐定，欧文便急切而彬彬有礼地介绍道：“父亲，母亲，这位是东方财团的大小姐冷观，扬风组的掌门人，这位是二小姐邪神。”

“爸，妈，哥发神经，别理他，冷观姐马上就要成为你们的大媳妇了，而邪神，正准备嫁给我呢！”圣武道。

“伯父，伯母，初次见面，还请多多关照。”冷观很有礼貌地道。

“伯父好，阿姨好，一点小礼物请二位不要嫌弃才好。”邪神道。说着她把手中的礼物放在桌上，微笑地看着二老。

“是吗？谢谢，二位小姐屈尊降驾肯光临寒舍真是三生有幸啊！真是太怠慢你们了，肯嫁这两个小浑蛋，老伴，我们终于可以跳出苦海了，这是真的吗？”上官的父亲激动地道。

“是啊！我还打算把他们两个送到庙里去修行呢！”
上官的母亲道。

“不会吧！”

“不会吧！”

上官两兄弟哀怨地对望一眼。

“阿姨，伯伯，你们放心好了，我就来充当圣武的难民收容所好了。”邪神笑道。

“真的，小姐你真是太好了。”上官的父母道。

“咳咳，小妹。”

“咳咳，爸、妈。”

冷观，欧文同时提醒。

“真是，我有那么烂吗？”圣武摇头道。不一会儿又道：“冷观姐，美杜莎，我父亲上官英，我母亲多美子。”

“随便坐，随便坐，刚刚只不过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上官英道。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打搅之处还请多多包涵。”冷观道。

“不敢当，不敢当。”多美子道。

“是啊！你们的身份可真吓人。”上官英道。

“秀子。”多美子叫道。

“是，夫人。”下女道。

“把客房收拾一下，小姐的房间要格外干净，多熏点香。还有，准备些热水，让他们洗一洗澡，再吩咐厨房准备些酒菜。”说完这些才觉得满意。

“阿姨太客气了。”邪神道。

“来者是客，应该的，你们先去洗一洗，再吃点东西，坐飞机一定累了。”上官英道。

“是啊，小文，小武，招呼客人。”多美子道。

“走吧！”欧文、圣武道。

兄弟俩把姐妹俩引到一个浴室样的地方，正巧，秀子也从里面出来，道：“大少爷，二少爷，洗澡水放好了。”

“你去忙吧！”圣武道。

“姐，你先去洗吧！我头晕晕的，想先躺一会儿。”邪神道。

“好！”冷观应道。

“走吧！我带你去客房，躺一会，走吧！”圣武拉着她就走。

几个拐弯，到了一间与客厅相连的客房。推门进去，倒还雅观，只是小了一点。

邪神脱了外衣，躺在床上，问道：“圣武，你们家几点吃饭？”

“七点。”圣武道，他从柜子中拿出一条很厚的棉

被，盖在邪神身上，又道：“你躺好。”

“我没胃口，太累了，好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姐呢！我要找姐姐。”邪神拥着被喃喃自语。

“小巫女，你好好睡，我走了。”圣武道。

“不要！”邪神惊叫一声爬起来，又无力地坐下，道：“不要让我一个人呆着，我有点怕，知道吗？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是这样吗？你这张小嘴，就会给人甜蜜炸弹。留下是吧！有个要求哦！”圣武道。

“讨厌，说吧！”邪神问。

“别在我家里搞花样，安安份份的，做一个模范生，行吗？”圣武问。

“这样啊！”邪神有点失望地道。

“不行吗？”圣武又问。

“好吧！看在我的圣武的份上，不过，好象来不及了。”邪神小心翼翼地道。

“啊——救命啊！”客厅一阵尖叫。

“怎么回事？”圣武问。

“我送给阿姨一只很可爱的小白鼠。”邪神道。

“你真是够调皮的了，算了，保护我老妈是我老爸的事，他们居然要把我送到庙里修行，就小小的惩罚一下他们吧！”圣武道。

“太好了，哪！头也不晕了，满身的力气，哈哈！”邪神跳了起来。

“好啊你，敢情是装病，小巫女，让我怎么治治你呢！得好好想想。”圣武把她拉到怀里，用下巴揉她的肩。

“不要嘛，这样好痒。哼，你就知道欺负我，我不依。”邪神道。

“你想不想听我唱几句胡乱想的歌儿？”圣武轻柔地发问。因为这一时刻的温馨与美好，他实在有些感动。

“好啊！”邪神笑叫道。

“我不爱你你不爱你这是在说谎。”圣武唱了一句。

“讨厌。没有别的啊？”邪神咬了他一口。

“好了，改天再唱吧！一句就足够了，小鬼，你要睡一会儿还是去吃饭。”圣武问。

“走吧！吃饭。”邪神道。

晚上，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吃了一顿日本风味的料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客气，因为上官夫妇对二小姐邪神的礼物还是心悸有余，所以吃完饭就各自回房了。

邪神躺在床上，左翻右转，心里叽咕着，上官的爸爸妈妈也太小气了，我只不过送给他们一只小老鼠嘛，又不是一条小白蛇，有什么好怕的，真是，还是

欧文好玩，怎么整都不生气，嗯，这段日子该怎么关照他呢，算了，别让圣武再难做。

她边想边准备睡下，可这时就有人推门而入。她凝神一看，原来是圣武，才放下心来，拍手笑道：“你怎么又来了，你不安分地睡下，往我这边跑什么？这卧室可通往客厅，也就是说，你爸妈可听得见我这儿的任何风吹草动！快走吧！”

圣武才不听她的，一屁股坐到床上，道：“我是来看你睡下了没有，你不想和我单独呆一会儿吗？为了在明天之前不害相思病，我先来解解相思之苦。”

“你也学会说好听的了，乖乖，相思病又不是神经病，不会传染人就行了。”邪神拍着他的脑袋笑道。

“走吧！去我的房间，我们也喝几口小酒，聊聊天怎么样？”他不容邪神拒绝，一把将邪神抱起来就往外走。

邪神搂着他的脖子，她怕惊醒其他人，想反抗，又想骂他，一切只好忍住，怕其他人撞见，说她行为不检点。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经过了好几个拐弯，绕过一个花园，才到圣武的房间。而这儿，却是地道的和式建筑，门外的景象并不十分清楚，大约有几棵樱花树。此时风很大，邪神更是把头埋在圣武的怀里。

圣武把门一关，邪神就跳到地上，问：“你不是不准我喝酒吗？怎么又改主意了？”

“是啊，是啊！看你穿的这么少，还不快到被子里去，我去拿酒，你别乱动，知道吗？”圣武放下她，笑了笑。

“哦！”她应了一声，也觉得快要冻麻了，就“呼”的一下，掀开圣武早铺下的被子，钻了进去，又“砰”的跳了出来，苦叫一声，“好热啊！”

圣武打开另一道门，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抱着几瓶清酒，两个小杯子，乐颠乐颠地出来，问：“怎么了？”

“太烫了！”邪神苦笑道。

“你往一边躺就好了。”圣武道。

“我们好象小偷哦！哈哈。”邪神抱着被，轻笑出声来道。

“是吗？我是为了不吵醒其他人嘛！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圣武还在狡辩，他拉过一旁准备好的小桌子，把酒瓶酒盅放在上面。

“你住的地方，院子这么大，还会有别人啊！啊！是谁啊！是不是又是什么凯莉，又是血腥玛莉。”邪神问。

“好了，好了，我就不能有一点错误，嘿嘿，我们

还是小心为妙，在此偷情，可要提高警觉，以防万一对不对？”圣武一边倒酒，一边打着哈哈，陪笑着说道。

“喂喂喂！我可没承认我跟你偷情哦！你可别自作多情，是你把我硬拐来的，要划清界线。”邪神喝着酒道。

“在心里别偷乐了，以免内伤。在跟你偷情的可是世界第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美男子哦！”圣武臭美地道。

“哈哈，白痴、白痴，就你还……”邪神被他逗得直乐，伸手拍他的脸。

“这可是你先招我的，可别怪我辣手摧花。”圣武边说边抓住邪神的手，张口欲咬。

“哈哈。”邪神把手抽了回来，对他挤眉弄眼地道：“来呀！看我不打傻你这个天下第一，世界第一的臭美男。”

“你才找打呢！”圣武扑上去道。

“你好重，一边去。”邪神道。

圣武也发觉两人之间暧昧的姿势，他突然有一种冲动，要再次升华两人的感情。这种情欲，纠结在他的心里，像一股热潮，在扑打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跳起来，夺门而出，外面天寒地冻，任风吹打，

想冷却自己的心情。

突然，一双温暖的手臂从后面搂住他，以这袖笼中传出的阵阵体香，还有这娇嫩的肌肤，他又怎么能猜错这是谁呢！没错，就是邪神，他不回头，只怕一回头，看到的是一双泪眼，而那泪，一颗一颗都在指责他刚刚的冲动。

“对不起。”圣武道。

“进去吧！外面好冷。”邪神呜呜地道。

“我终于发现，我是一个浑蛋，我没有资格看你，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突然一转身，无言地盯住邪神的脚，道：“他妈的，你为什么不穿鞋就出来了。”

“你刚才抱我过来的，不过没关系的，以前雪越大，我就会光着脚，在雪地里站越久，习惯了。”邪神道：“而且，现在还没有冰冰的雪，我不怕的。”

“我怎么会和你那个浑蛋父亲做一样的事呢？我看我真是坏透了。”圣武自责地道，他抱起邪神，让她的脚站在自己的脚上，心想，这样或许会更好。

“你别傻了，他让我那么站着，我不得不站。而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邪神温柔地抱住他。

“我们进去吧！不然会着凉了。”圣武说道。

“我们再跳一支舞吧！也浪漫一下嘛！我最喜欢和圣武一起跳舞了。”邪神道。

“好。”圣武道。

他俩就在早已谢去了春红的樱花树下，在夜幕里闪闪亮的星光下，在晚风的催促下，旋起了有舞中皇后之称的华尔滋。

除夕将至，广告商纷纷在这个时期进行广告宣传，虽然“狂徒”没有全部到齐，但有邪神和圣武，便也应付有余，一口气接了三个广告，并成为某服装品牌的专属广告模特儿。

当然，入乡随俗。邪神、上官圣武大扫除后，（日本人每在这一天都要做一些迎接年神的准备，称大扫除。在这一天，许多日本人家还要用长长的竹竿挑起大眼笼子，挂在屋檐下，以防止恶魔进入各家各户）。他们还买了门松（门松：不仅是一种家庭装饰，日本人正月里立门松，是把门松作为年神的附身之物。）

“阿武，你们日本人过个年也太复杂了吧！真是的。”邪神有些受不了地道。

还未等圣武回言，冷观又问：“欧文，这个丑兮兮的东西又是什么？”

“哦！那是年绳，为迎接新年而挂的，传说草绳带在身上可以避瘟疫邪气。”欧文道。

“那干嘛挂在门上，好看吗？”邪神一听“邪气”这两个字，就有些不太喜欢，嘟着嘴问。

“挂年绳的地方也同样意味着清洁的地方。”圣武补充道。

“你们啊！真是，看来看去，还不是一根破草绳？还洁净呢！”邪神不屑地道。

“喂！小姐，你到底想说什么。”圣武没办法地看着她，问。

“嘿嘿！我的问题很简单。”邪神眼珠一转，再道：“那就是，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天啊！当然是传统料理，其中，小鲣鱼干是日本人举行庆贺春耕仪式的吉祥食品，菜肴中当然少不了八头芋。”圣武轻笑着道。还很好奇地拍拍她的脑袋，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做的，怎么问的问题都好奇怪。

那是什么东西，好吃吗？算了，算了。在这儿有的吃，有的住，没有被人卖了，就已经很不错了。邪神这样想。

吃完了年夜饭，上官英夫妇打开电视，一大群人围成一堆，看着电视直播全国各著名寺院敲打梵钟。

远远的，传来阵阵钟声，“咚——咚——咚。”一切是那么温馨而祥和，钟声，也同样庄严而愉快，似是散播在人间祝福的声音。

“这钟会敲一百零八下，这意味着清除一百零八个烦恼！”圣武把头俯在邪神的耳边，小声地告诉着。

邪神无言点头。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更琐碎而又有趣的事。就是去神社参拜，以求一年平安无事。

一大清早，几个人就乘车去了东京最有名的明治神宫，给神佛敬上几个喜钱，希望得到更多的眷顾。

回到家，就开始吃起年糕汤。

“哇！好难吃啊！又粘又腻，难以下咽。”邪神咬了一口，又吐了出来，俯在圣武耳边道。

“怎么了，吃不来是吧！”多美子温和地道。

“是有一点啦，毕竟我是个‘老外’嘛！”邪神从小没有母亲的疼爱，而年长的女性对她只要好一点点，她就受不了了。

“工人都走了，这样吧！我下厨给你们烧几道小菜，你们也都尝尝我的手艺吧！”多美子放下年糕汤起身道。

“不用了，这样太麻烦你了。”

“是啊！这样就行了。”

邪神和冷观说道。

“没关系，你们坐，让她去吧！”上官英笑着说道：“我第一次吃这年糕汤的时候也是这样，可你阿姨就没

像对你们这样对我，让我足足吃了三天，唉，奇了，三天后，我竟也爱上这种汤了呢！”

“啊？要吃三天？不会吧！”邪神苦笑道。她可不想这样吃三天。

“给，喝吧！”圣武递给邪神一杯酒。

“嗯！”邪神喝了一口，道：“哇！好酒，这酒真美，有名字吗？”

“当然，这叫‘屠苏酒’是用……”圣武还没说完，就被邪神惊恐的表情吓傻了。

“吐骨酒，呸。”邪神把那口酒尽数吐了出来。

“怎么了，怎么了。”冷观拍着小妹的背。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圣武、欧文问道。

邪神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道：“酒是不错，可是喝下去后，会把我的骨头吐出来，那不是要我的命吗？”

“哈哈，哈哈。”上官一家被她逗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上官英好歹还用手捂着嘴，而欧文和圣武却把年糕汤尽数倒在地上，笑得没了劲，冷观也没头脑地笑了。

“喂！就算我说错什么，也可以原谅的嘛。你看，我什么都不懂，可你却偏让我第一个喝，讨厌。”邪神生气地道。

“好了，好了。”圣武笑道。

“有什么好笑的，你说。”邪神挥开圣武的手，有些抓狂地问。

“这叫屠苏酒，是用一味中药屠苏散做成的，屠苏散的处方包括：白术、桔梗、山椒、防风、肉桂、红小豆等。日本人喜欢将屠苏散包在红绸内，浸入酒中饮用，饮屠苏酒是以前宫廷习惯，后来传入民间。喝这种酒，要从年龄最小的人开始。”圣武含笑解释道。

“哈哈。”邪神笑了两声，便附在圣武耳边道：“以后有这种事啊！拜托你开开金口，提醒我一下嘛！”

“知道了。”圣武笑道。

“哈哈……”欧文笑出声来。

“笑笑笑，你再笑我就扒你的皮，看你还笑。”邪神不快地道。

欧文的脸顿时变了色，苦苦哀求道：“冷观你要救我！”

“有什么严重吗？”上官英道。虽然他经历了白老鼠事件，但看儿子的表情又不禁怀疑。

“家妹的性格是不太完美。”冷观道，毕竟是姐妹，说话总会婉转一点。

“是吗？”欧文问。

“嗯？”邪神恐吓性地嗯了一声。

“当然，当然。”欧文陪笑道。

“好了，来吃吧！”多美子手中捧了一个大托盘，走过来道。

“哦！太棒了。”邪神道。

第二天，可怜的欧文还是没逃过灾难，被邪神吊在树上好一会，以重重的摔到地上告终。

而他们却不敢在日本多呆几天，简单地一宣传，便班师回朝，与倩云等人会合。

8

BAB 公司——千年有情人。大型选秀节目，在这天如期举行，王翔等人正努力练习新曲，准备与各路高手一决高下。而这首歌的名字为《秘密》，就让我们也暂时保密吧。

这天终于来了。

冷观和倩云、欧文一大早就去拿前些日子在商店订好的礼服，同时，邪神在客厅对四个大男生做最后训话。

邪神背靠着窗，很平静，有些忧郁且很不舍地看着四个人，用一种刻意的愉快，又真的是在快乐着的声音道：“我很欣赏你们对自己的理想如此执着的信念，还有颇为敬业的态度，我们虽相处时日不久，但作为你们的经纪人，我用尽办法让你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得最好。很庆幸我们已成为最知心的朋友，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谢谢你们给我的关爱，让我明白除了钱、地位、权力外还有另外的感情。我希望，你们的明天，比今天还要耀眼，也同样团结着，彼此支持着。或许，这场晚会后，我们也可以摆庆功宴了。”她笑中有泪。

“东东。”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

除了圣武，其他人都有些迷惑地问。不是圣武明白什么，而他觉得，他俩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了言语外的默契。

“好了，你们别怀疑什么了，三八兮兮的，我是有感而发嘛！”邪神道。

“我们回来了。”

“快来看，好漂亮的衣服。”

“真受不了女人。”

他们三个人快乐的一拥而入。手上还抱着一大堆衣服袋子。

倩云道：“这是学姐的，这是东东的，这是我的，那是，你们的。换换衣服吧！”她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又道：“不早了，快来不及了，这么大的音乐聚会，BAB公司一定会对我们产生不良印象的。天啊！”

欧文笑着拍拍倩云的肩，道：“倩云，你别急，按照东东二小姐的脾气来说呢？再迟上一个小时，准备好了再走都算是破天荒的早呢！”

“死欧文，你欠修理啊！我什么时候迟到过嘛！其实我是要吊吊BAB公司的胃口，现在是双向选择嘛！”邪神死撑道，接着她狠狠地盯了大家几眼。

大家对她真的是又怕又爱，只好笑着安慰说道：“是，是，是！了不起，明智！”

邪神满意地点点头，又凶巴巴地道：“那还不赶快去换衣服，你们五个人，三间卧室随使用，而我们三个人，当然要到我房间去。”她拉着冷观和倩云就走入自己的房间。

就在关门之前，她又探出脑袋道：“我们没出来之前，不准进来。还有，不准‘偷看’。”接着就一点幻想也不留地把门“砰”地关上。

他们几个大男生只好无奈耸肩，用不了多久时间，

他们就把衣服换好了，陆陆续续地出来，因为他们要表演，而且还是乐队，所以服装很有独创性。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走，他们几个人在客厅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三位女士才无所谓地走了出来。

倩云一身白色的公主服，看上去就像个芭比娃娃，大大的眼睛，粉红的脸颊，嘟着的小嘴也是很清新的粉红。

冷观身着复古的旗袍，却无袖，露肩，一件大披肩，裙部开叉到大腿，头发也梳得很有特色，把头发都梳到左肩。银白的眼影，银白色的口红，脚上也穿了一双银白色的高跟鞋，看上去就像五六十年代的夜总会女郎。

而邪神，她真是美呆了，头发松松的用几粒珍珠挽起，再看她的脸，灰红的眼影，灰红的腮红，有些发紫的唇，她的礼服更美，胸线开得很低，腋窝处各有两指宽的吊带绕在脖后，裙摆，在大腿缝处高高的正三角形的开着叉，开缝处还有些水波纹的花纹。哦！还有一双半截手套。

“太美了。”

“是啊。”

“……”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呼。

圣武跳上去，很绅士地执起邪神的手，吻了一下，道：“你呆了这么久，只是向我们证明你的美丽吗？”

“难道，阁下，这有什么不相衬吗？”邪神很优雅地抬眸反问。

圣武摇摇头，道：“哦！您这么美丽，却不配带上几件漂亮的珠宝，真让我感到受伤，让我送一件礼物吧！”

“礼物，哦，先生。”邪神道。

“是的。”圣武从上衣袋中拿出一个黑丝绒的盒子，把它打开后，在盒子中，安然躺着一条精美的项链，由九颗黑色的大珍珠，乌星捧月般，陪衬着一块精美的大钻石。

“太美了，这是阿拉伯公主的首饰吧！怎么会在你手上呢？”邪神惊叹道。

“水晶之泪，永远给最美的女人。”圣武道。他取下项链，把盒子看也不看，随手扔到地上，接着，名为水晶之泪的项链就在邪神的脖子上了。

“情人节快乐。”圣武又道。

“情人节快乐，谢谢！”邪神道。

“好美。”其他人称赞道。

“走吧！出发。”冷观道。

而她们一下去，就又被那阵仗给吓坏了。四辆加

长型的凯迪拉克，车上的司机见他们出来，又统一动作的下车开门。而前后，又各有三辆奥迪，车上坐着保镖，或说是扬风组的成员，也纷纷下去，足有几十人，他们叫道：“老爷吩咐，请大小姐，二小姐上车。”

“妈啊！原来她们的来头可真是不小啊！”王翔在林枫耳边咕咕叽叽。

“是啊！”林枫道。

欧文对冷观施了一礼，冷观挽着他的胳膊，上了第一辆车，邪神接着随圣武上了第二辆车，随后是王翔和倩云、林枫、慕风。见他们各自上车，保镖也跟着上车。

第二辆车上，圣武看着邪神，脉脉无言。邪神紧张的表情，让他有些理不清头绪，而她似乎有些明白，又似乎十分迷糊。

“我们先喝一杯好吗？”邪神问。

“好的。”圣武道。

“司机。”邪神叫了一声。

接着，司机按了一个电钮，从车窗下的地方，各升起一个高脚杯。

邪神又说了一句道：“香槟。”

司机又选了一个电钮按下去，接着，从座位底下又伸出几根钢筋围成一圈一圈的圆柱，里面正放了半

瓶香槟，由此可见，这种酒，是她常喝的。

邪神熟练的拿起香槟，从容的为两人各倒了半杯酒，又放回香槟道：“干杯！”

“干杯。”圣武和她一碰杯道。

“我好象有些紧张。”

“今天的气氛是有些怪。”

“是吗？”

“你不觉得吗？”

“或许是我太紧张了。”

“是吗？你的神经中枢不是都是整人的神经吗？”

“那你要不要试一试？”

二十几分钟，车停了下来。他们几个出来后，发现，夜幕的黑暗已沁入蓝天，亮丽的星辰也代替了绯色的骄阳，大街上车水马龙，各式各样的人，衣着争奇斗艳，五光十色的灯也把门口装饰得金碧辉煌。

他们几位下车后，正要进去，一位保镖却在邪神耳朵边低声地说了几句，邪神一点头，挥手叫他退下了。

几个人一进去，王翔等人先是一惊，又马上兴奋得有点手舞足蹈了，而邪神几个人又忙于应酬，好不容易才脱身。

王翔对着摆在二十几张桌子上的食物流口水，

一手端着盘子，一手猛夹东西，吃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旁的倩云、林枫、席慕风从头到尾都在捂着脸，这可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实在丢不起这个脸啊！

邪神和圣武各从侍者那儿拿了杯酒，翻着白眼走过来，道：“你别吃撑了。”

王翔头不抬，眼不睁，话都说不成句了，只含糊地道：“不会。”他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食物，喃喃地道：“再吃什么好呢！”

“你饿死鬼投胎啊！”邪神气愤地道：“喝一杯吧！润润嗓子，过一会儿就轮你们上场了。真没教养，白痴！”

“哦！”王翔接过酒，一气灌了下去，点点头道：“好酒。”

不一会儿，就轮到“狂徒”表演了，他们以一首《不碎的梦》让台下掌声连连。

这一下，BAB公司的签约合同，花落谁家终见分晓，主持人邀请“狂徒”再次登台献艺，可王翔却突然肚子痛。

“我来吧！”邪神道。

“啊！”

“你？”

其他人不敢相信地问。

“嗯！相信我。”邪神道。

“好吧！试一试。”圣武道。

邪神款款登台，先是对着所有人风情万种的一笑，拿起话筒道：“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王翔先生的魅力你们已经欣赏过了，为他倾倒过了，这一点，不禁让我这个小经纪吃味，我已得到王翔同意，代他唱这首名为《秘密》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她的声音，与这首歌并不十分合拍，毕竟这是为王翔量身定制的，不过她有张惠妹的深情又有李玟的魅力，缓道出《秘密》。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相爱，放弃还是坚持，都是最痛苦的折磨。别再延续，这美丽的错误，就让我在你最耀眼的时刻，一个人带走所有的伤。

冷眼看淡繁华，素手挥别牵挂，我为自导自演的离别，准备了无数的泪。午夜的风，吹干泪，吹乱思绪。想你，就完成我人生最重要的事。

常恨往事太甜，才会像火，一寸一寸烧着心，不能到街头买醉，酒醒后注定还是空，锁紧了唇角、眉头、心怀。

这场情爱沉沦，是你我唯一共同的秘密。

她唱完后，深情地望了一眼圣武，那眼神包含了很多、很多。似乎就只那么一眼，她就无限满足了。

若无其事的傻傻地笑着，其实，她已听不见雷动的掌声，也看不见别人对她笑，脑海中一片苍凉的空白。

她笑着下台，见侍者捧来电话，她又漠然拿起，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阿神，我就在外面，该回家了。嘟——嘟——”

她放下电话，还在微笑，越过人潮，无声地消失在这喧哗的地方。

街，冷冷的，停了一辆车，当凉风吹动她的衣裙，她只是麻木地抱着胳膊，脑海中已不知什么是冷了，只不过，是风吹来的习惯而已。突然，她又想起那天，圣武为她披上的衣服，那种情意的回味又温暖了她的心。

车上，下来一个绅士打扮的老人。严苛的五官，眼眸如冰，还颇硬朗的身体，手中还握了个手仗，此人正是东方冷君，邪神的爷爷。他不说话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无声的威严，或许邪神的气质正遗传自他。

“爷爷。”邪神道。

“嗯！走吧！”冷君道。

邪神无奈举步，却被另一个声音打断。

“等一下。”圣武叫道。

“阿武，你快走吧！我们之间结束了，你快走吧！”

邪神扑上去拦住他道。

“不行！”圣武道。

“你别再缠着我了，走吧！我叫你走，别理我了。”

邪神大叫。

就在此时，冷君对手下道：“扶小姐上车。”

两个手下拉住邪神，仅一推，就把圣武推倒在地上，别看他会剑道，可没有兵器，冷君身边的这两个人又不是泛泛之辈。

圣武坐到地上，手中却抓住了邪神的一只手套，他很不甘心爬了起来，正要出去，却见邪神对自己挥挥手。

邪神给手下两耳光，道：“拿开你们的手，我自己会走。”

那两个人堵在圣武前面，任他踢打都没有任何反应，什么感觉也没有。

邪神上车后，冷君不动声色地道：“难道你选中的就是这个笨蛋吗？你比你姐姐要优秀得太多了，可为什么眼光却没有你姐姐好呢？”

“爷爷，东方家就交给我了。”邪神道。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明天，你就去美国吧！没有什么事的话，我过几天去找你，还有，没有我的许可，上官圣武对你来说就是个陌生人，我已和冷观做了个

了断，你别让我失望。”冷君冷冷地道。

“是。”邪神道。

第二天，邪神就搭飞机去了美国，阴差阳错，她一走，圣武就被请到东方冷君所住的一栋别墅。

东方冷君没有丝毫感情地问：“小伙子，你好像很爱我孙女。”

“当然，想必你不会了解。”圣武道。

“哼，很好，那我们来做笔交易如何？”

“我恐怕很难尝试您那恶毒的手段。”

“不，年轻人，我只是个商人，我打算把邪神嫁给一位国王，不过，我对你没什么坏感，这样吧！你五年内赚几个亿，那我会重新考虑考虑。”

“好，规则呢？”

“退出歌坛。”

“再见，东方先生。”圣武退了出去。

三天后，圣武毅然离开了乐队，投身演艺圈，无论什么活，别人不敢接的，他统统都做尽，做绝了。

与此同时，邪神也在商界成了鼎鼎大名的女商客，在黑道上，也成了无与争锋的大姐大。

几年内，他俩各自干着自己的事，仿佛，谁也不认识谁，邪神听着圣武的绯闻，圣武看着邪神的成就。

拼了几年，他们也各有各的名号。

上官圣武人称火爆浪子。

邪神被白道上的人称作辣手女商客，并成为美国十大杰出青年，而黑道上的人，都叫她杂命魅影。

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交集点，那就是情人节这天。

圣武每在这天，都会看那只邪神留下的手套，喝个大醉，边喝边流泪。

邪神每逢这天，都会看着项链，不眠不休，同样泪眼汪汪。

五年之约将至，圣武把钱寄给东方冷君，并附上三个字“我、要、她。”

东方冷君看着这三个字，仿佛也听见了一颗热情的心在冷冷地叫喊，他也不再是五年前的自己了，看着共伴身前身后的娇俏孙女，看她在如此青春年少的二十几岁里，竟比自己还老气横秋，终日锁紧了眉头，心性似乎除了那个臭小子外，没有什么能让她动心的。

他招来佣人道：“叫二小姐来。”

“是。”

不一会，邪神叩门进来，静静地等着爷爷发出下一道命令。他们之间的亲情，过得也没味儿了。这几年来，邪神已不再接受任何的感情了。

“神儿，五年了，你，真的始终如一，宁可弃天

下，也不负他？”冷君有些情绪浮动。

“不，天下算什么，他，又是谁？”邪神问。

“为了他，你可以放弃所有吗？为了他，你虽死无悔？”冷君问。

“不，我还有一样放不下。”邪神道。

“哦？”冷君问。

邪神终于再难支持，冷冷的脸上挂满了泪，动容地道：“就是爷爷您啊！”

冷君也老泪横流道：“这个，你拿去吧！”冷君从书柜中拿出一张机票，又道：“后天，他会在中国开一场告别影坛的演唱会，他在等你，如今爷爷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快乐，看到你姐姐，让她回来看看我。”

“爷爷。”邪神感动地道。

“去吧！”冷君道。

“嗯，我把他带回来，让您当我们的主婚人。”邪神笑中带泪道。

冷君看着孙女笑得那么开心，他也笑了。

异地的圣武，正准备着他的演唱会，请来好友王翔、倩云，他俩已结婚，还有林枫、慕风，还有他哥哥欧文，成为他嫂子的冷观。

如今再打量圣武，他已长成一个成熟稳健的男子。不再是当年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的大男孩 可是，

他火爆的性子却还没变，只是，如今他已懂得火爆的方式了。

演唱会如期举行，由于圣武从艺多年，大家渐渐已忘记他是乐队出身，又因为有 BAB 公司的签约的“狂徒”助阵，为其伴奏，还有王翔为他合声，所以门票一面市就抢购一空。

就在这天，成名的名经纪倩云，为他打点好了一切，轰轰烈烈的开了场，就听“咚”的一声，天花板上架了一个秋千，圣武又咚的一声跳在舞台上。

接着，台下掌声不断，圣武一挥手，接着就向在敲锣一样猛地在空气中点了三下，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乐师也“咚、咚、咚”三声，再接着就是一阵白色烟雾。

王翔、慕风、林枫出现了，王翔手中拿了两个话筒，递给圣武一个。

没有多少开场白，圣武拿起吉它沉着地注视着台下的观众，一曲一曲，不停地唱着。

就在演唱会结束之前，天花板，渐渐下落，在梅花形的秋千上，站了一位白衣女子，她身着白色礼服，还是相同的款式，还是那几颗珍珠，松松地挽了头发，不错，她就是东方邪神。

她拿起话筒，伴奏声也飞扬了起来，柔柔地唱着：

“多想，说声对不起，可是却无法解释心情，只好一个人走，裹紧外套不再回头，如今找寻了好久，发现还是你最好，愈是相思愈憔悴，路还是要走，只剩风雨，多想，再找个温柔的伴，期待总换来叹息，感叹一生抉择太多，惟对你的放弃，是我最深最痛的悔。”她注视着圣武，就那么注视着。

秋千落地，圣武一伸手，问：“小姐，赏个脸好吗？”

—本书完—

一九九九年初稿于家中

二零零零年改稿于家中

狱行天